

| Best of Translations |
《译林》精选

LA NOVIA DE MATISSE

马蒂斯的 新娘

[西班牙] 马努艾尔·维森特 | 著
赵德明 | 译

LA NOVIA DE MATISSE

- 轻盈、感性，一个温柔颓败的爱情故事
- 色彩、节奏，一趟碎金般的西班牙艺术之旅
- 马努艾尔·维森特，西班牙文坛长青树，众多文学奖项的常客
- 北京大学西班牙文学专家赵德明先生亲力翻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在这部小说中，维森特充分展现了他对西班牙艺术的熟稔知识。他编织了一个集合了收藏家、商人、造假者和小偷等众多人物的有趣故事。出人意料的结局令读者唏嘘不已。

——《出版商周刊》

LA NOBIA DE
MATISSE

Best of *Translations*

《译林》精选

- 一本杂志和它所倡导的阅读
- 网罗世界顶尖畅销书作家
- 尽收流行小说中的经典

ISBN 978-7-5447-0480-9



9 787544 704809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定价: 16.00元

LA NOVIA DE MATISSE

马蒂斯的新娘

[西班牙]马努埃尔·维森特 | 著
赵德明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LA NOVIA
DE MATISSE**

马蒂斯的新娘



LA NOVIA DE MATISSE
马蒂斯的新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蒂斯的新娘/(西)维森特(Vicent, M.)著;赵德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8.4
(《译林》精选)
书名原文: La novia de Matisse
ISBN 978-7-5447-0480-9

I.马… II.①维… ②赵…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202633号

Copyright © 2000 by Manuel Vicen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Oficina Del Autor, S.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102 号

书 名	马蒂斯的新娘
作 者	[西班牙]马努艾尔·维森特
译 者	赵德明
责任编辑	祖朝志
原文出版	Grupo Santillana de Ediciones, S.A., 200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110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480-9
定 价	1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赵德明

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不算复杂:亿万富翁路易斯的妻子胡里娅身患急性白血病,根据巴塞罗那、巴黎和纽约三家大医院的权威专家的诊断,她还有三个月的生存时间。但实际上,每次检查之后,她都打破了医生们下达的死刑判决期限。其中的奥秘就是:在每次判决之后,都有艺术大师的作品出来拯救她的性命。这三位大师是毕加索、莫奈和马蒂斯。具体的情况是,路易斯花大价钱买下大师的绘画:两幅美人图和一幅睡莲图,摆在胡里娅面前,她不但每天欣赏这些大作,而且在这些艺术品前面与丈夫或情人做爱。于是,她就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了死刑的期限,一次又一次地延长了寿命,直到全书结束的最后一句,她仍然是:“胡里娅的眼睛炯炯有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胡里娅淳朴的性格容易感受来自艺术品提供的愉悦、舒适和想象力;艺术美让她激动,加快血液循环的流通,改善新陈代谢的机能,从而增加了生命的力量,所以延年益寿。作者在书中反复宣扬了这样的主题思想:生命需要艺术。你如果能够欣赏到真正美丽的艺术,会有一生无遗憾的感觉。

但是,仔细阅读文本之后可以发现,作者在告诉我们,艺术与人生、艺

术与社会是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小说一开篇,作者就推出了米歇尔这个重要人物。他的重要性要超过路易斯和胡里娅夫妇。此公是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倒买倒卖艺术品的中间商。他一心着迷的就是买进卖出,占有高档艺术品的强烈愿望能够让他心潮澎湃,彻夜难眠,浑身冒汗;为了高价卖出,他可以给垄断艺术品市场的大亨当牛做马,摇尾乞怜,甚至充当男妓的角色,尽管一场离婚风波早已经让他对男欢女爱的事情心灰意懒了。

正是通过米歇尔在艺术品市场的活动和在社交场合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和艺术品的社会阶级属性。米歇尔感慨地说:“艺术家是国际大商人制造出来的。巨商是真正的创造之神。巨商指着某个陌生人说:你是艺术家。不久,陌生人就摇身一变成为闻名遐迩的大画家了。”此话有些偏激,但是不无道理。因为,艺术品一旦进入市场,就会受到资本的控制,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米歇尔直言不讳地指出:“西班牙著名画家米罗的作品之所以稀罕,是因为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买得起他的作品。”艺术品在什么人手里掌握就会有怎样的命运。米歇尔的一幅毕加索的作品被清洁女工不小心丢进了垃圾堆里,画上的美人惨遭种种肮脏东西的凌辱。米歇尔千方百计花钱雇乞丐们找回了美人图,请裱糊工匠整旧如初,卖给路易斯夫妇后,在盛大的晚会上受到众多业内人士的好评。这个故事让人不仅发笑,更会让读者思考艺术品的命运奇异多变。那么艺术家呢?谁在操纵着艺术家的命运?书中以女艺术家贝博的奇异遭遇,讲述了她当模特、情人和女画家的一生。她痛骂“画贩子都是婊子养的,因为他们心黑手狠”;大骂毕加索是“大坏蛋”,因为他玩弄女性,心胸狭窄,小肚鸡肠,吝啬得像只铁公鸡。

由此,作者描写了一个操纵艺术品国际市场的大亨、瑞士犹太人塞海尔曼。此人眼尖、心黑、手狠、厚颜无耻。他不仅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派刺客伤害拍卖场上的对手,而且四处宣扬:艺术家就是大商人的摇钱树,就是大商人的奴隶。在商人眼里,艺术家的清高、自由、操守和独立人格,分文不值。塞海尔曼赤裸裸地说,行商是不讲道德的,市场需要奴仆;赚钱是最高

利益,手段是无所谓的,必要时,杀人越货在所不惜。所以,他不仅操纵艺术品的国际行情,而且从事艺术品的走私活动和洗黑钱的勾当。

更为有趣的是,这部作品不是运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方法来看待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社会、美和审美等问题,而是充分注意到了矛盾的复杂性和矛盾转化的具体条件。例如,艺术对于人生的影响,既可以延年益寿,也可以颓废自尽;既可以让人自由,也可以让人甘当奴仆;既可以清心寡欲,也可以情欲熏心……所有的矛盾变化都取决于主客观因素的转化。再比如,艺术与社会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是主观意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二者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主观是可以认识客观,反映客观,表现客观的。美和审美这样的主观意识,通过社会群体的共同认识是可以产生审美共识和审美标准的。国际大亨塞海尔曼无论多么专横跋扈,他也得首先承认国际美术界对毕加索、莫奈、米罗、马蒂斯的一致评价。公理自在人心。在当代,公理就是公众普遍认可和遵守的共同准则。

再有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上述问题并没有做任何学术性质的阐述,而是讲述了许多个情节曲折、生动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说,在一个又一个故事和人物的言行中“包裹”着意味深长的见解。例如,米歇尔这样说道:“只要你把生命交给美,如同虔诚的信徒把生命献给上帝那样,美就会让你健康,使你得救,让你永生。”再比如,在全书的结尾处,作者有意安排了路易斯因为破产而自杀,他的妻子胡里娅反而活得有滋有味。这也是颇具艺术匠心的处理。

最后,译者的一点肤浅感受就是,无论文学大师还是艺术大师,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运用生动、和谐、优美的语言形象,或者美术形象,或者音乐形象,或者舞蹈形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充满了智慧、幸福、真诚和善良的艺术世界。那样的艺术世界是对我们这个残酷、欺诈、邪恶、丑陋世界的否定、批判和揭露,同时还为我们能够继续挣扎在这个黑暗的

现实里提供了追求美好未来的动力、启迪和才智。我们应该感谢大师们创造性的劳动,因为看到他们的作品,我们才会感觉到生活是美好的,这个世界并非处处是阴霾、污染和龌龊。

国际古玩商人米歇尔·威德拉诺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他的客户路易斯·巴斯托斯的建议：“我请你跟胡里娅上床。她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了。你能帮我这个忙吗？”路易斯·巴斯托斯表达这个愿望的地点是在马德里郊区自己的府邸里。他边说边指给米歇尔一间客房：天花板上有一面镜子对着双人床；而双人床则是在一次古董家具拍卖会上用高价买下的，因为据说伊莎贝尔二世女王曾经跟一个侍卫情人在这个床上做爱；有可能某位公主就是在那次云雨中孕育出来的，虽然这在拍卖目录上没有特别标明。眼下路易斯的妻子胡里娅并没有在这张御用床上垂死挣扎。这位充满了活力的小姐此时此刻正在客厅里摇晃着她那表面上光彩照人的身躯。据她丈夫刚才对米歇尔说，医生们发现胡里娅患上了急性白血病。米歇尔听到这样的建议之后显得无动于衷，只是端起一杯威士忌，微微一笑。

米歇尔惊讶地问：“我卖给你一幅画，你还要我跟你老婆上床？”

“正是如此。”他的客户路易斯说。

“我不知道……不知道为了艺术该不该干这种事情。”

路易斯并没有开玩笑。他可能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但是他刚刚从米歇尔手中买下一幅毕加索的作品，花掉了250万美元，已经悬挂在大卧室的更衣间里了。谁每天早晨穿袜子时有资格欣赏毕加索的作品，他就有权玩这类时髦的炫耀；他如果不表现出那副厚颜无耻的样子，将来就会落得处境尴尬。对于米歇尔来说，他并不因为自己的客户把他当成男妓而生气。米歇尔仍然厚颜无耻地微笑着，甚至连威士忌杯子里的冰块都不晃动一下。

但是,他对路易斯说,他会加以考虑的。

路易斯组织这次晚会,是庆祝买下毕加索的一幅陌生女子画像,展出的地点就是现在这座府邸,也就是眼下贵宾们云集的大客厅——手捧酒杯交谈的地方。他们中间有金融家、著名艺术家、评论家、政治家、几位打猎时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妻子或者情妇。人人都不得不对那幅画像说几句几乎尽人皆知的评论。一位被紫外线晒得黑红的女郎,表情极为冷淡,她是唯一发现画像上妇女面颊有轻伤的人。由于更衣间的光线不好,艺术评论家和一位金融家围绕那个轻伤展开了小小的争论,因为画笔上的颜料模糊不清,很难辨认那轻伤是模特原来脸上的呢,还是画布上的破损。只有米歇尔自己知道其中的奥秘,但是他宁肯保持缄默,而一门心思地观察胡里娅。此时此刻,她正在帮助两名摩洛哥女佣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杯盘。笑声中,男主人的嗓音最高,尽管他妻子活下来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

米歇尔一心着迷的就是卖画,这是他身上一种排斥任何其他激情的激情。对于性爱,他从来没有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因为一场暴风雨般的离婚纠纷已经闹得他心灰意懒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交换性伙伴的活动,也不出席小圈子的聚会:会上,印度大麻为躺在伊维萨岛草席上的男女扫除一切心理障碍,或者为聚会在纽约煤场上的男女铺平条条道路。但是,眼下,让他感到刺激的是,一位身份是企业新贵的丈夫请求他帮忙跟妻子云雨,这是丈夫给妻子末日的最后礼物。这样的请求会让任何一个年满五十七岁的男人充满自豪的。

在马德里郊区莫拉雷哈镇上的晚会上,大家只谈绘画。确切地说,是谈活动在艺术界的大量金钱,这是报纸文化副刊上天天出现的现象。现在,国际古玩商人米歇尔坐在一把越南出产的藤椅上,地点在胡里娅耕耘的室内花园的玻璃阳台里,正在讲述有些名画里面有害人的邪气。金融家和政治家们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他们身后是茂盛的热带植物,这时对这个话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有人问：“你的意思是说有些名画会带来厄运？”

米歇尔回答道：“这是有证明的。我自己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甚至会让买主死掉吗？”

“我认为会带来更加狡猾的邪气。”艺术评论家插话道，“它们会强迫买主过一种美学限度内、垂死挣扎的日子。那是再残忍不过的事了。”

“这个美学是个什么东西？美容、美发跟绘画有什么关系？”胡里娅把鱼子酱的盘子送到米歇尔眼前。

她丈夫立即喊道：“胡里娅！宝贝，别胡说！”

这时，米歇尔极力想从胡里娅的瞳人深处发现可以让她成为充当冒险伙伴的秘密需要。但是，她用无比纯洁的目光看看他，丝毫没有恶意的企图或者坏心眼。

“米歇尔，什么是美学？给我讲讲，行吗？”她问他。

“闭上嘴巴！这些事情你不懂。你会出丑的。”

“看在上帝的面上，路易斯。别把我当傻瓜！你醉了。”

“我妻子以为美学就是戴上面膜和修理指甲。请各位原谅她。可怜的胡里娅还没有变坏。她的拿手好戏就是墨汁炒鱿鱼。那炒菜的方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们会问：她除去美丽和善良，我为什么要跟她结婚？”丈夫说道，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客人们大为喝彩。

看来无论如何，米歇尔都不得不跟一个艺术方面的女文盲同床共枕了。在新兴的收藏家里，这样的夫妻大有人在。最近，光顾画店和拍卖会的人有：各种暴发户，交易所的投机商，武器走私贩子，房地产商人，大毒枭；他们把现金装在鞋盒里，买画时不问价钱和画家的姓名，放下大捆散发着汗臭的钞票就走。路易斯的财富来自几家大买卖，其中有一家生产试管的工厂，是父亲的遗产；还有一家建筑公司；还有一家向日本出口鲨鱼肠子、向瑞典出口牛内脏的企业；还有一处狩猎场，经常出租给金融大亨们，让他们用铅弹射向鹿群，而这些肥壮的动物是狩猎场上的工作人员用特别配制

的饲料养大的。相反地,胡里娅除去惊人的美貌外一无所有,如同老式情节剧里老套的情节一样;虽然她的脸盘极为漂亮,可是她那过分圆扁的双手和不大谐调的膝盖说明她出身贫寒。她父亲是个准尉,在军队里担当军械技师之类的职务;从父亲那里她继承了爽朗大方的性格;母亲是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所受的初级教育仅仅可以满足男人的食欲和性欲而已。

在这次晚会上,就在艺术评论家以压倒某些客人的激情赞美毕加索画上的紫色之美的同时,胡里娅在给一位著名金融家的夫人讲述炒鱿鱼的方法,就是她丈夫夸奖的拿手好戏。

“在一个中号煎锅里,放上五汤勺橄榄油,等油热以后放入切好的葱头,炒到葱头变得金黄为止。”

“毕加索在画肖像的时候从来不可怜女性。他喜欢折磨妇女的面孔。可是,在这幅画里……”评论家热情洋溢地解释着。他的话与胡里娅的食谱在谈话的圈子里互相交叉,传来传去。

“然后加上去皮切好的西红柿,炒好以后放上面粉和水。”

“毕加索认为,面孔有一层转义。模特的首要责任是与画像相像……”

“不等开锅就要加上鱿鱼,整个的或者切碎的都可以……”

“毕加索企图征服人类的面孔,而不服从它的要求。他笔下的画像都带有大自然的那种混乱……”

胡里娅说:“自始至终不要放盐……”

马德里郊区莫拉雷哈镇上那座住宅里的晚会还在进行中,除了漫天说钱之外,还有肤浅的艺术哲学评论,有烹饪食谱,还有几个女人之间的污七八糟的私房话。贝迪娜,就是那个发现画像上女人面孔有轻伤的黑红女郎,在给一位端着酒杯的女友讲述什么。

“这个问题我早就解决了。我一觉得压抑,就坐飞机去纽约。下午四点

到达那里,就在机场给纳尔逊打电话。纳尔逊是个黑人,我的朋友,有两米高。我告诉他:做好准备!我手里拿着内裤走进他的房间。我俩在二十四小时内连续做爱。等到我觉得浑身舒服了,就坐第二天的飞机回到马德里。我还来得及九点钟去银行办公室上班。我仅仅浪费一天的时间。”

她的女友说:“这里也有可以为你效力的黑人啊。”

“那不一样。再说,我爱上了那个米基·摩西·纳尔逊。”

贝迪娜刚刚从纽约治疗“性压抑”归来;假如她掀起那条名牌裙子来,她的女友还能看见她大腿内侧几乎带血的牙印残痕。毫无疑问,一个很有时髦经验的动物曾经到过大腿内侧;而贝迪娜觉得这些牙印是可以自豪的理由。但是,她对女友说,到达马德里机场时,发生了一件让她感到屈辱的事情。

“经过海关的时候,他们打开了我的旅行袋,里面装着我的卫生用品。在脏衣裳里包裹着一件仿真震荡器,是我刚刚在成人用品商店里买的。警察用手在旅行袋里摸来摸去,在乳罩和裤衩下面,震荡器的电池突然弹射出来。那个龟儿子仔细一看,发现了它,于是装出风趣的样子说道:‘小姐,您这么年轻、漂亮,用这种东西太早了一点。’我骂了他一句:‘你是个白痴!’”

“骂得好!他怎么回答?”女友问她。

“他回敬了一句:您什么时候有了需要,叫我好啦。我可以出色地给您解决问题。”

“真牛气!婊子养的!”女友骂道。

“我去督察室告发了他。他真是自找麻烦。”

在越南制造的藤椅上,继续争论的还是毕加索作品上陌生女子脸上的伤痕问题。评论家、米歇尔和两位画家已经确定这是个哲学问题。

评论家说:“这个模特在实际生活中经受了面皮擦伤,毫无疑问这使得她很有特色,后来画家把这样的特色表现在画布上了。对不对?时间的流逝

调整了面部表情；这个陌生女子可能经历过的种种激情会印刻在眼角处或者嘴角上。”

“很好。那又怎么样？”米歇尔问。

“多里安·格雷的情况就是如此。模特脸上的这个伤痕属于她的生活经历呢，还是画布自己的故事？”评论家提问道。

一位画家回答说：“这正是应该弄明白的地方啊。”

评论家继续说下去：“我的意思是说，画也有历史。有些画跟人一样晚年很糟。时间停歇在绘画上。一件艺术品可能的经历、抚摸过它的手、它唤醒的贪心、在一个又一个主人那里产生的艺术激情或者美感，无论对于它的特色还是让我们感到满意的激情或者不幸都是重要的。有些画会给人带来邪气，不是吗？”

米歇尔表示同意：“是的。我刚才说过了。”

“这股在模特身上、作品里、画家或者买主身上的邪气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

“没人能知道。否则的话，艺术也就失去它的全部魅力了。”

国际古玩商人米歇尔永远不会忘记毕加索那幅作品自从在纽约麦迪逊大街一家画店橱窗展出之日起所经历的种种危险。那是春天的一个上午，他快活之极，难以抵挡买下那幅画的诱惑，因为此前多次体验过的情欲冲动又在左右着他了。艺术品在某些收藏家或者投机商心里所产生的吸引力有时强大之极，令人非常不理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控制它。有些时候，占有一幅画的强烈欲望使得买主开始分泌某些体液；于是，嗅觉灵敏的卖主会像动物通过气味知道母兽什么时候发情一样捕捉到买主的气味。比如，米歇尔面对一件可能赚钱的艺术品，就无法避免地要出汗。这纯粹是化学反应。这一次，站在毕加索的那幅画前，他前额的每个毛孔都在大量冒

汗。他虽然站在画前静止不动,却觉得内心里在攀登峭壁;这一回甚至连鼻子都在淌汗了。画店的女经理非常了解这位买主有特色的汗液,因此她知道胜券在握了,尽管起初她还让他放松一下并且在办公室落座后献上一盘糖果。

她说:“毕加索的这个头像属于罗思柴尔德的藏品。”

米歇尔低声问道:“真的吗?他那么有钱,干吗要处理这幅作品?”

“您是行家。您很清楚收藏家喜欢和不喜欢的脾气。艺术市场上建立了奇怪的伴侣关系。我能给您讲点什么情况?”

“画上这个女子有什么材料吗?”

“在拍卖行的目录里特别说明这是一个陌生女子的肖像画。但是似乎有可能是偶然经过画家画室的某个情妇。她在法国尼斯城的一家旅馆里自杀了。看上去,她是在放满玫瑰色香槟酒的浴盆里割腕而死的。这是传说的故事。虽说不准确,可是给画增加了分量。”

占有艺术品的行动具有这样的情欲冲动:它能把你扔进一个垂死女人的怀抱,或者是一个病态十足的粗人手中。这是一种无法控制和不可救药的激情,但是,这非理性的首次冲动一旦满足,收藏家往往会迅速冷静下来。这很像男子的性欲高潮。因此一个细心的艺术商人绝对不允许一个激动不已的收藏家把画带回家去看看挂在客厅墙壁上的效果如何。假如这位买主还没有付钱,那么很有可能不久之后画店会收到命令:请派人把画拿回去,因为作品在买主家里逗留的短暂期间仅仅是安抚了买主的瞬间冲动而已。米歇尔非常熟悉这类事情,因为他既是买主,又是卖主,经常产生两种激情宣泄时的感觉。

米歇尔问道:“关于画上这位小姐的情况,您还能说点什么?”

“您想知道她叫什么,对吗?”



“的确。”

“她叫‘百万美元’。这是她的真名。”画店女老板说道。

“我在出汗。”

“我看见了。”

“劳驾,请给我一杯水喝。”米歇尔要求道。

“米歇尔先生,仅仅一杯凉水改变不了事物的现实。百万美元是这个由于被占有而自杀的美人开的价钱。开价的是她,而不是画店,请您弄明白。清楚了吗?我们无能为力。请帮帮这位小姐吧。”女老板冷冰冰地说。

米歇尔擦了一遍又一遍汗水之后,买下了这幅陌生女子的画像,价钱尚可接受;抱着毕加索的这幅作品,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广场旅馆。中央公园这片街区,毫无疑问是纽约最繁华的地段,散发着强烈的马粪臭味:是在敞篷马车驿站等候旅客的马群所为。这股不自然的气味让米歇尔联想起近年来办成的几桩艺术品生意。不少大画家的作品,在没有到达最后的目的地之前,都事先喷洒过这样的马粪气味。这种做法总是给他带来好运。

这一次他又把毕加索的作品扔在房间的软椅上,走出旅馆,前往一家出售波斯地毯的商店。曾经接待过他的那位店员已经知道这位顾客有个怪毛病:不注意地毯的质量,而是常常关注包装地毯的纸筒是否结实。此前,这位顾客也有过类似的问题。米歇尔要求提供两个纸筒,口径一大一小,把小的装入大的里面,为的是在二者之间造出一个适度的空间。米歇尔准备用这个法子欺骗海关。他把毕加索的作品从画框上拆下来,然后,卷在小纸筒上,再放进大筒里,中间塞入地毯,最后两头用火漆封住,以地毯的名义出口,从表面看就是一个简单的纸筒。

米歇尔放心大胆地把纸筒留在马德里海关里一个星期,坚信这一次也不会有人发现他的走私行为,因为他以前这样干过。他并不打算向自己挑

战,也不想冒险,可是他准确地知道海关人员会把这种明显漫不经心的态度看成是一种对信任的考验,因此他采取的这种相对镇静态度会打消他们的好奇心。几天过去了,米歇尔派遣一名职员去海关领出合法进口的波斯地毯。纸筒送进办公室以后,米歇尔掏出地毯,铺在麻布上,把纸筒倚靠在字纸篓附近的墙壁上。当天下午,他前往布拉瓦海岸与刚刚结识的客户、大企业家路易斯·巴斯托斯共度周末去了。路易斯这个家伙可以飞上一千公里去品尝一位著名厨师创造出来的一道新菜。

这一回,路易斯的目标是品尝布拉瓦海岸安布尔但地区的羊鱼,是布依饭店的名厨用清蒸羊鱼配上蔬菜做出来的,它的颜色令人想起西班牙著名建筑师高迪的陶瓷工艺。在玫瑰角的门特华小海湾,面对着大海,米歇尔、路易斯和胡里娅围坐在一张餐桌旁,上面还有一盘糖醋鹌鹑腿配红烧茄子。

胡里娅透过矿泉水杯,一面眺望蓝色的海洋,一面努力忘却太阳穴两侧跳动的阵痛,海浪拍打岩石的涛声让她分不清头疼还是水声。虽说她昨夜的快乐闹得她眼圈发青,但她仍然魅力十足。在巴塞罗那里兹饭店的皇家套间里,她又一次快活地把丈夫脱光,推进倒满香槟的大浴盆里,骑在丈夫的脊背上,让他喝个够。出浴后,二人又喝光了好几瓶酒,直到昏天黑地,一塌糊涂;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的时候,房间好像是一片战场,所有的东西都被打翻在地:台灯躺在地上,椅子四脚朝天,路易斯趴在沙发脚下,胡里娅四肢横在床上,脑袋几乎触及地毯。但是,阳光还给这个混乱的场面增添了一个奇怪的因素:一个绝色、陌生的姑娘裸体睡在浴盆里,手中拿着一个空酒杯。夫妻俩不知道那女子是什么人,为什么夜间会出现在饭店的皇家套间里。

在布依饭店吃午饭的时候,涛声中,路易斯告诉米歇尔,他俩不记得叫过什么女郎。他俩推测,那女子纯粹就是妓女,因为她要求付给她五万比塞塔(相当于五百美元),他俩不得不掏腰包,可是根本不知道那陌生女子究

竟提供了哪类服务,因为他俩醉得昏天黑地,没有任何记忆可言。对于这个事件,他俩并没有在意。现在已经感觉浑身清爽了,因为就在那天上午他俩一摆脱夜间纵酒狂欢的影响,就在米罗基金会的门口商定:要陶冶性情。站在一幅星座图面前,米歇尔努力给路易斯夫妇讲解:为什么西班牙大画家米罗在把符号与代数节奏结合起来的时候达到了美的高峰。画中看似星星的东西不是星星,而是女子的性器官。

胡里娅问:“米罗这么一幅乱七八糟的线条有什么稀罕的?”

“别胡说!宝贝。这些事情你不懂。”丈夫打断了她的话,亲热地拍拍她的屁股。

“米罗的作品之所以稀罕,是因为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买得起他的画。”米歇尔说。

“路易斯,你瞧,这很简单啊!现在我就明白了。”

当三人面对小海湾品尝糖醋鹌鹑腿的时候,米歇尔建议大企业家路易斯买一幅他手中的毕加索的作品:一个陌生女子的立体派头像,50×40厘米,原属于罗思柴尔德的藏品,收入塞尔沃拍卖行的目录中,拥有全部印章。上第二道菜的时候,他谈到这幅作品的杰出之处、三人喝的这瓶美酒——1976年西西里岛平原的葡萄酒以及画上女子的价钱:三亿比塞塔。

大企业家路易斯开玩笑说:“比起今天早晨出现在饭店浴盆里的那个姑娘,这个女子要的钱就太多了。”

“你知道吗?画上这个女子是毕加索的情妇。她是割腕自杀的,地点在法国南方尼斯的内格莱斯科旅馆装满玫瑰香槟酒的浴盆里。”米歇尔介绍说。

企业家应道:“这就是水平。”

胡里娅问丈夫:“路易斯,我要像她那样。哪天我也要泡香槟浴,行吗?”

“当然可以,宝贝。”

领班过来建议他们饭后点心吃烟味果冻,这是布依饭店对味觉研究的

最新成果。看来,最美妙之处是把味觉与回忆结合起来。于是,顾客会有这样的感觉:刚刚走进充满蒸汽火车的老车站,脑海里产生出内战后煤烟的气味,令人十分怀念往事。不了解内战时期的年轻人只能通过纯粹的电影想象猜测那股气味。把所有这些合成在一勺果冻里也是艺术创作。如果有天才驾驭臭味,那任何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转变为一种浓郁的芳香。这时,米歇尔回想起在纽约第五大街与广场饭店街角交叉的地段上永远弥散的马粪味道。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哪家化妆品跨国公司利用马粪提炼出诱人的香精?这样可以使好多人想起中央公园的魅力以及某些大企业和某些电影女神的光彩啊!

那是个让人非常愉快的周末。买卖毕加索这幅作品的生意差不多是谈定了,虽说最后的价钱还有待协商。但是,星期一有件令人非常不快的意外在等候这三位快乐的食客。星期一,胡里娅与医院有约,去接受检查,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她感觉极度疲劳,还有牙龈开始出血了。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吩咐她做些化验。但是,医生简略地看过化验结果之后,他要她做第二次更加耗费体力的化验时的表情——眉头紧锁,让胡里娅警觉起来。

星期一,米歇尔走进他在马德里的办公室,发现装有毕加索作品的双层纸筒不见了。他问女秘书纸筒在哪里。女秘书也刚刚度过周末,同样一无所知。唯一不是窃贼可是能踏进办公室的人就是清洁女工了。于是,紧急召见女工,焦急地询问她办公室那个纸筒的下落。清洁女工没有把那纸筒当回事,就回答说,她把那个纸筒连同其他纸筒、纸盒以及字纸篓里的东西收拢在一起,随后就扔进垃圾箱里了。

“您说扔进垃圾箱里了?”米歇尔喊道,狠狠地拍了桌子一下。

“我把所有的东西装进一个塑料袋里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女工说:“让我想想。”

“好好想想!事情很重要。”米歇尔恳求道,他真想揪住女工的脖领摇

晃一番。

“星期六上午我用过吸尘器,清洗过烟灰缸,擦过桌子,把纸筒装进了垃圾袋,后来把垃圾袋扔到人行道上的垃圾箱里了。有可能是星期六晚上卡车把垃圾运走了。”

这时女秘书说:“以前常常有捡破烂的收走包装纸。”

女工非常内疚地问道:“先生,事情很重要吗?当时,那纸筒就靠在字纸篓旁边。我以为纸筒已经没有用处了呢。原谅我做了蠢事。要是那纸筒很值钱,我赔偿吧。”

米歇尔尽管气得要命,还是极力克制住没有发作。他把自己单独关在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冥思苦想了好大工夫。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是路易斯,他告诉米歇尔:医学专家让胡里娅再做检查;他虽然感到焦虑,可还是决定买下毕加索的那幅作品,价钱是二亿五千万比塞塔,这是谈好的价格。只要米歇尔一交货,他就在马德里郊区莫拉雷哈的府邸举行一个盛大晚会,向社交界展示那幅作品,看看能不能驱散厄运。

米歇尔在鼻子里抹了一点可卡因,立刻开始行动。他有个朋友在市府里工作。朋友马上与环卫局局长联系。局长亲切热情地吩咐一名官员处理此事。官员积极认真地查阅了马德里地图以及环卫局下属组织系统表;最后查出一张卡片,他告诉米歇尔:礼拜天清晨从他家门前经过的垃圾车是84号,驾驶员名叫塞拉费因·博雅托斯。

两个小时后,米歇尔已经把塞拉费因请到一家酒吧里喝啤酒了。谈话的结果表明,塞拉费因为人果断,特别是当他知道这位谈吐高雅的先生准备拿出五十万比塞塔奖金时,他就更加果断了,当然条件是在垃圾总站找到失物。塞拉费因并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这类事情以前多有发生。许多市民直到把东西扔掉以后才发现它的价值。

马德里的垃圾总站由三座垃圾山组成。但是,经过回忆,塞拉费因终于想起来礼拜天黎明时分卡车翻斗的大约地点是在第二座山坡上。如果机器

没有碾碎纸筒,或者星期六晚上没有什么捡破烂的捡走纸筒,纸筒可能还在山坡上,还算走运吧。司机塞拉费因暗示米歇尔:您这身衣服不适合干下面这个活。可是米歇尔不得不身穿华丽衣裳前往垃圾山,正是为了这事他才穿上开司米的旧夹克衫、名牌牛仔裤和英国制造的高底皮靴。这身衣服,再配上一根拐杖,另外一只手捂住鼻子,开始登上第一个垃圾装运站,那里的臭气让他想起纽约广场街角的马粪气味像是法国迪奥香水,正是那股芬芳折磨了毕加索那幅油画。

这座垃圾大山上有住户。下午,太阳还高挂在天上,一群群乞丐也在登山。乞丐大军里有老人和孩子,甚至有些衣着不寻常的妇女。人人在山上拿着钩子寻觅着什么值钱的东西,说不定是件丢失的宝贝。塞拉费因说,那些女人都是疯子。据说,其中有几个是侯爵夫人,正在寻找丢失的戒指、发簪或者钻石。在乞丐大军的陪同下,米歇尔向想象中的标高爬去,那里会是84号司机塞拉费因翻斗车卸车的地点。那个废料堆大概是卸车点,二人开始用拐杖翻动剩饭、狗屎、烂布、黏糊糊的塑料袋,寻找那幅油画。很快,他俩意识到,工作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俩一辈子也翻不完这些垃圾。突然,塞拉费因像个牧羊人那样吹了一声口哨,为的是引起乞丐大军的注意。他挥动手臂,请大家靠近些。等到人们纷纷来到国际古玩商人身边站好时,他请求大家帮助并且许诺重奖。事情就是要寻找一个纸筒,其特征也详详细细地给乞丐们说了一番。

于是,寻宝大军开始行动起来。直到太阳下山,翻动整个垃圾山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可是谁也没有半点进展。塞拉费因再次建议,也许星期六收废纸的卡车先经过家门,把所有的纸片、纸筒和包装纸盒全部拉到回收仓库去了。应该给城市环卫局打电话。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万道霞光映照在肮脏的三座大山上。正当米歇尔准备放弃寻宝工程时,有个乞丐从山顶上举着一个破烂的纸筒,大声问道:这个破纸筒像不像要找的那个?米歇尔急忙上前去查看。这一回奇迹真



的发生了。经过四个小时的寻寻觅觅,现在这个乞丐挥动的破东西正是装有毕加索油画的纸筒,画上那个陌生女子的面孔肯定已经受伤。米歇尔看见了纽约那家地毯商店的图章;接着,他用手指伸进纸筒内摸摸,看看油画是否还在夹层里休息。很快,他高兴地大叫起来;随后转身面对乞丐大军,邀请大家去赛马饭店吃晚饭。

来到山脚下,米歇尔给塞拉费因开了一张五十万比塞塔(约合5000美元)的支票。这时,有个乞丐问:“饭店里能吃到什么?”米歇尔快活地回答说:“有肥鸡炖蘑菇!做得可好啦。随便吃吧。由我米歇尔买单,我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人啊!”

米歇尔的“大奔驰”全速向办公室开去,行李箱里装着毕加索的油画。等到办公室只有米歇尔一人时,他用剪刀铰开了纸筒,那陌生女子的面部完全破碎了,损害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画布碎成了几块,绘画部分已经脱落,垃圾里的脏东西已经渗透进画布的纤维里,因此一眼望去根本无法区别哪里是毕加索的笔触,哪里是垃圾的污染了。

国际古玩商人米歇尔正在考虑找个修复图画的高手。这时,电话铃响了。路易斯打电话告诉他,胡里娅准备在下周星期五举办盛大晚会。已经向金融家、政治家、艺术家以及经常出现在杂志上的人物发出邀请了。

贝迪娜不仅是唯一发现画像女子面部有伤的人(虽然修复得完好如初),而且还是这样的女郎:她在晚会开始阶段不大引人注目,但是随着黎明的到来,客人们纷纷身陷在沙发软垫里的时候,她就越来越楚楚动人了,直到酒瓶空空、客人开始吻别、大家开始打哈欠、烟灰缸装满烟头的时候,最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她的魅力。晚会到了尾声时,贝迪娜和米歇尔落座在门厅边的沙发上,分享着威士忌。年龄的差距并不妨碍人们把他和她看成是时髦设计的一对,完全匹配。他腹部向内收缩,灰白的头发下垂,颈

部修长,豪华饭店里浸泡出一副知识分子的神情。她有三十来岁,健身运动使得她身材苗条,她爸爸是银行董事,自己有一辆白色高尔夫汽车,在纽约有个黑人未婚夫,有一张经常火热的金卡。贝迪娜甩掉过十几个各类情人,其中有:吃软饭的,高级经理,衬衫上挂着一对银链的帅哥,歌厅里的烂仔,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但是眼下,那位阅历丰富的长者用讲故事的办法把她给征服了:纽约索思比拍卖行卖出了法国著名画家马蒂斯的画作。分手时,贝迪娜和米歇尔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约定保持联系。

在路易斯家的门厅处,曙光已现,米歇尔是最后一个告辞的客人;与此同时,已经从花园的停车场上传来了别的客人马达的轰鸣声以及大家纷纷从车窗里喊出来的“再见”声。路易斯当着胡里娅的面热烈拥抱米歇尔。

“毕加索的画很漂亮。我们很高兴。你还卖,我还买。”大企业家说道。

“我也希望如此。我跟你说过马蒂斯的一幅画吗?”米歇尔问路易斯。

“没有,还没有呢。你记住今天晚上我求你帮忙的事情了吗?”

“记得很牢。”



米歇尔正式进入艺术品市场之前是个纯粹的舞台家具商,由于喜爱吉卜赛歌舞便经常出入吉卜赛人的舞台上下;恰恰是马德里旧货市场的一些吉卜赛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把米歇尔领进了古玩交易。起初,他开始收购从教堂盗窃或者拆下的木版画和祭坛画屏;随后,转向仿造17世纪的花瓶和静物画;接着,通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印象派直到抽象派的绘画,他一路走到今天。最后,他终于成为山大王,占据了这一行的头把交椅。

经过一路上不断的小买小卖之后,米歇尔的品位和嗅觉日臻完善,因为他是个极为精明的人,虽然耽搁了好长时间才改掉了旧货商人在他身上留下的小商贩的毛病。这些旧货商人无论出售西班牙大画家格列柯的赝品还是贩卖一个绷床,手段都一样;无论卖脸盆架还是转手荷兰著名肖像画家哈尔斯的作品,态度并无二致。倒腾艺术品的吉卜赛人出没在侯爵夫人中间,她们已经破产,手里仅有准备拍卖的宫殿。吉卜赛人还与村子里的教士或者修道院院长周旋,因为他们准备用古罗马时期的版画换取修理教堂屋顶的开支。

收藏家和旧货商人之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马德里旧货市场的店铺后面有时会出现一幅布满灰尘的油画,某个非常懂行的人能够花二十比塞塔就把它买下来,而货摊的老板还不知道这油画是散失在民间的戈雅或者委拉斯盖斯的大作,他一直以为是名画的蹩脚仿制品呢。大家甚至能举出许多实例来。据说,不久前有位外国教授从旧货市场用五千比塞塔买走一幅布满蜘蛛网的油画,画中有位老人端着一盏油灯,拿回去清洁、修复之

后,在右下角露出了大画家伦勃朗的签名。这是伦勃朗的自画像之一,人们以为它失踪了,尽管在画家的遗嘱里留有记录。

米歇尔就曾经撞上过这样的好运,立刻变成了百万富翁。有一天,他偶然买下一幅画:它靠墙竖立在一堆废旧物品之上,地点在塞哥维亚城里一家不起眼的古玩店的地下室里。画面上有《圣经》故事:《富翁艾布隆的宴会和可怜的拉撒路》,结果竟然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卡拉瓦乔的珍品。但是,米歇尔更加走运的事情还在后头呢。经过马德里布拉多艺术博物馆一些保守专家和几位官方艺术评论家的分析,有人说:这画是穆尔西亚地方的画家佩德罗·德·奥连特的作品;有人说:最多不过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画坊的产品;激进的专家说:绝对是赝品,是19世纪仿制的玩意儿。这个意见让商务部轻而易举地发放了出口许可证,可是等到这幅作品一在伦敦出现,人们才发现它是卡拉瓦乔的真品。经过全部合法手续之后,索思比拍卖行卖出了这幅油画。很快,米歇尔的头上戴上了这样的皇冠:70年代拥有三亿比塞塔的富豪。从那天起,他开始飞黄腾达,举止大变。他的名字如同名牌货一样响亮。

也是在那同一时期,他的好运再度发挥作用。米歇尔在马德里的卡扬格酒店里认识了女画家贝博,一个七十五岁的英国女人,年轻时给巴黎画派的重要画家莫迪里阿尼当过模特。在冬夜最难熬的时刻里,人们经常看见这位放荡不羁的女画家瘦骨嶙峋地斜靠在吉卜赛舞台的栏杆处,手指上夹着香烟,旁边总是有一杯酒。她身材高大,香粉使得脸上雪白,天鹅绒的贝雷帽歪戴在头顶,丝巾除了盖住颈部的汗毛之外,其余的部分搭在胸骨之上。这个瘦高的英国女人,眼下像个阿富汗人,她还是在少女时期就离家出走了,大约在20世纪初叶,从伦敦飘落在巴黎,她像个荡妇,嘴里叼着一支长长的烟嘴,身穿查尔斯顿式的舞裙,头戴羽毛帽。那个时候,巴黎的画家们在烟斗上插一支天竺葵;超现实主义的作家们泡可卡因足浴;音乐家们从大楼顶上跳下,在空中不停地拉着小提琴,好像大画家笔下的形象。

贝博在两次大战期间那群放荡不羁的人群中是一个疯狂的少女。她周游先锋派艺术家们的巢穴,经历过种种画架和简陋的床铺。她让大画家莫迪里阿尼产生灵感,与长期生活在巴黎的罗马尼亚著名雕刻家布朗库西过从甚密,最后与突尼斯著名王子阿布都勒·瓦哈布结了婚,王子是个非常高雅的艺术家,画过一些充满东方情调的水彩画:绿色的棕榈和蓝色的宫殿。这个讲究绝对自由的英国姑娘与一位阿拉伯贵族的婚姻,可以看作是那支梦幻大军中的又一个艺术创造。这位巴黎塞纳河岸最自由的姑娘抓到并且驯服了一位苏丹君主,在疯狂的黑夜里,她用一条银链拴住君主的脚踝,牵着君主沿着圣日尔曼大道散步。

“一个女子为了解放用不着那么费劲。”贝博深更半夜在酒店的欢闹声中叫喊道,“你早晨起床,按照毕加索的说法,抓住自由的尾巴,于是就自由啦。”

“喂,姑娘!”歌手贝贝喊道。

“什么事?”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卖画的朋友。”

“你是卖画的?”

“正是。”米歇尔咧嘴一笑,回答说。

“画贩子都是婊子养的。”贝博骂道。

“完全正确。”被骂的人点头称是。

这是启动漫长友谊的谨慎方式。这位女艺术家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米歇尔身上有她不歧视人的起码要求:不当着她的面喝可口可乐,不使用任何塑料东西,不听命于任何社会常规,不说套话。贝博喜欢带点妓女味道的姑娘,喜欢身穿高级服装但是有些皱巴的稍许颓废的男人,比如米歇尔现在这副模样。对她来说,如果你不穿名牌皮鞋,那就不算个人。米歇尔对待吉

卜赛歌手那副厚脸皮的样子吸引住了贝博。于是,就在酒店柜台旁,在嘈杂的玻璃杯的碰撞和吉卜赛人大谈17世纪版画的喧闹声中,她开始详细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第一次亮出法国大画家马蒂斯的名字;第一次说出马蒂斯的模特之一名叫安托瓦内特,这个女孩为马蒂斯的名画之一《生活的欢乐》摆过姿势。

贝博认识安托瓦内特的时候,后者可不是画上那个裸体少女的模样了:在画面的左侧,躬身整理头发上的鲜花。那时,安托瓦内特已经是四十五岁的女人了,重病缠身,神态凄凉,头戴宽边草帽,身穿长裙,挽住一位朋友(开面包店的老板,她的保护人)的手臂,在法兰西学院的咖啡馆里闲荡。画家伏拉明克有时为了帮助她,在三家咖啡馆卖完信笺之后,义卖一张画来接济她。阿布都勒·瓦哈布王子是在她辉煌的时期认识了这位众星捧月的仙女,他在破拿巴大街的阁楼里接待了她,而十五岁的贝博刚刚来到巴黎与王子分享颓废生活。

贝博说:“那会儿她肯定是个绝代佳人。我丈夫买过马蒂斯为了画她而做的一张画稿。可爱极了。马蒂斯为她发疯是不奇怪的。”

米歇尔问道:“您至今还记得这件事呐?”

“怎么能不记得呢!那张画稿在画室衣柜的门上用四个图钉钉了好几年呢。它在门上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美军开进巴黎为止。”

“画稿怎么样了?”

“嘿,别提了!”

在酒馆的喧闹声中,吉卜赛歌手们鼓励女画家再讲一遍来西班牙的故事。贝博起初不肯讲,可是或许是因为米歇尔身上有股诱惑她的吉卜赛人式的魅力,她笑起来了,酒过三巡之后,同意讲述大家早就知道的故事:三十年前,她在南方黑夜的吸引下,拉着阿布都勒·瓦哈布王子的手,从巴黎出发,来到了西班牙。在文化名城塞维利亚,夫妻二人走进一家舞厅,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吉他手给一位民间歌手伴唱。贝博一面不停地喝酒一面观



察吉他手。突然之间,她冲动起来。演出休息的时候,她请王子等候几分钟,因为她想去化妆室问候吉他手。

“好啦,讲完了。”贝博突然不说了。

“说啊!后来呢?”米歇尔催促道。

“讨厌。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行了,行了。给这位朋友讲讲化妆室里的事情。”歌手贝贝颇有权威地吩咐道。

“我进去问候吉他手。”

“后来呢?”

“我目不转睛地看了他五分钟,一言不发。忽然之间,你别问我为什么!我俩决定从后门逃走。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啦。”

贝博和那个名叫马格达雷诺、黑皮肤、络腮胡的吉卜赛人私奔了。二人钻进了黑色或者善于用色的西班牙。她早在伦敦时就首先永远告别了仅有燕麦粥的早饭,离家出走后又永远告别了嫩黄瓜加莴苣的三明治;后来,因为她突发的吉卜赛激情而损失了突尼斯的宫殿和圣日尔曼大街的顶楼;经过多年在吉卜赛人中间的走动之后,她如今已经是吉卜赛文化加炸糕和大蒜的专家了。她独居,陪伴她的只有几只猫,住在马德里的顶楼里,不时地携带画架去科尔多瓦乡间画水彩画:诗情画意的橄榄园。她讨厌说英语。经常说西班牙语,但是夹杂着大量骂人的话,天生高雅的气质与完美的内心追求相得益彰,正是这一点从第一刻就吸引了米歇尔。就在卡扬格酒店的柜台前,这个了解二战前期巴黎情况的女人吸引了他,因此,他决定成为她的朋友,决定立刻买下她十幅水彩画,不讨价还价。

“交换条件是:把你了解的艺术家的故事讲给我听听。”为了达成交易,米歇尔这样提议道。

“大部分艺术家是混蛋。”

“毕加索也是混蛋?”

“他不是混蛋，是大坏蛋，是婊子养的。”

“真的吗？你在巴黎见到他了？”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玩一种深褐色纸牌，王牌上画着土匪。还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富罗蕾咖啡馆为了抢一只煮鸡蛋跟达达派画家特里塞坦·特萨拉打架，两个人像傻小孩。你知道吗？模特安托瓦内特快要死的时候去向毕加索要钱。那时候他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住在奥古斯丁大街上，就是在那里他画出了那张狗屁《格尔尼卡》。”

“别这么说！贝博，傻瓜。”歌手贝贝打断了她的话，“《格尔尼卡》是最棒的作品了。”

“闭嘴！你唱歌很好，可这艺术方面的事情不懂。那个婊子养的毕加索干的是什么事啊？他不让安托瓦内特进画室。她一脚迈进门里，像个乞丐似的伸手要小钱。他一分没给，把她轰走了。”

“马蒂斯怎么样？”

“马蒂斯是位好先生。他很有威信，大家叫他‘博士’，因为他的画似乎可以解除观众的痛苦。他的画可以治病啊。”

一个吉卜赛人说：“那个可怜的模特还没有结果呢。”

贝博冷漠地耸耸肩膀，继续说道：“大约在1906年，马蒂斯刚刚画完《生活的欢乐》就把它卖给斯泰因兄妹了，这兄妹二人是美国籍的犹太人，非常有钱，那时住在巴黎。据说，马蒂斯已经把仅有十六岁的安托瓦内特变成了自己的情人。他和她去阿尔及利亚南方旅行，到过小镇比斯克拉，那时所有的高雅人士都去寻找阳光的感觉以及全部无过错的幸福。回国时，他带回绸缎、陶瓷和一件非洲木刻。马蒂斯和安托瓦内特回到巴黎的时候，毕加索经常造访斯泰因兄妹。在这两位百万富翁的犹太人家中（位于富乐鹭鸶大街），马蒂斯和毕加索互相认识了。在那里，毕加索第一次见到了马蒂斯带来的那个乌木面具，与此同时也爱上了那个美丽的少女，而她此前给他当过模特，眼下她的画像就悬挂在斯泰因家的客厅里。”

“贝博，再喝一杯吧！来点炸薯条吗？”一个吉卜赛人一面打哈欠一面问她。

女画家回答道：“你臭小子才吃葵花籽油炸的薯条呢。”

跑堂的向柜台一角走去，那里聚集着一群吉卜赛人。除去米歇尔，她讲的那一套谁都不感兴趣。米歇尔似乎被二战期间画家们的往事征服了；他们的作品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宝贝，正是他极力要发现的。

“再来五杯酒！一份醋溜鳕鱼！”跑堂的站在柜台旁喊道。

“我喜欢你所说的内容，贝博。尽管这些文盲不听你讲话，你还是继续讲下去吧！我看咱俩会相处得很好。”

“算了吧！我讨厌殷勤周到的古玩商人。我宁愿跟卖破烂的打交道。”老太太嘟嘟囔囔地说道。

“古玩商都是婊子养的。可是你一定会喜欢我的，因为我诚实。走着瞧吧！”

老英国女人喊道：“哦，好伟大的西班牙人啊！”

黎明时分，吉卜赛歌手都一一离去了。空荡荡的酒吧里只剩下米歇尔和女画家了。她胳膊肘支在柜台上站着，一手端着酒杯；他骑在一把椅子上，脚下是布满了贝壳的锯末屑。

贝博继续说：“马蒂斯和毕加索虽然表面上相处得很好，还互相交换作品，可是不久就暗暗地记仇了。原因就是为那个女孩而争风吃醋。”

“仅仅是为了那个女孩吗？她的毒性就那么厉害？”

“那个在沙龙里穿得像个妓女的姑娘，能够让任何人激动不安。而毕加索尤其不能抗拒她的魅力，特别是他去斯泰因家里看见她画像上那副裸体的模样时。”

贝博告诉米歇尔她是怎样走上立体派的道路的。马蒂斯从阿尔及利亚带回巴黎的木雕，实际上来自加蓬。那是个黑色偶像面具，鼻子呈牛角形，让毕加索特别激动。那个时候，他刚刚画完《亚威农的少女》（1907）。可能由

于一时冲动，毕加索把那个非洲偶像的鼻子加到画面上右边一个裸体妓女身上，像是一种嘲弄，或者像是天才的悔悟。立体主义就是从这个鼻子起步的。这个名字是马蒂斯发明的。这是绝对自由的第一块招牌。但是，贝博来到巴黎时，法兰西学院会议桌上说的却是：毕加索那一举动仅仅是对安托瓦内特古典美的报复，因为她完全被马蒂斯掌握了。那是一场酷刑。毕加索没完没了地折磨斯泰因兄妹，直到让《生活的欢乐》从他眼前消失为止。斯泰因卖掉了《生活的欢乐》，在原来的地方挂上了《亚威农的少女》。直到海明威带着拳击手套第一次迈进斯泰因的家门，那是20年代的事情，《亚威农的少女》仍然待在墙上。

米歇尔问贝博：“你还认识海明威呐？”

“那时他在巴黎，到处充好汉。有一次，我看见他在里拉咖啡馆跟人扳腕子。他是个自以为是勇士的二尾子。那个时候，安托瓦内特已经在大街上要饭了。毕加索也已经占了上风。他坐在一个装满百元大钞的衣箱上画画。”贝博说道。

黎明时分，米歇尔陪同老女画家贝博回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来了，二人还坐在顶楼的几只猫中间，沙发上有个敞开的书包，里面放着水彩画。画的是橄榄，绿色加金黄，非常精美。米歇尔挑选了几幅，没有注意数目和标价；但是，他一面挑选，一面注意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有镜框，画上是女子，站在巴黎街头。

“谁画的？”米歇尔问道。

“我丈夫阿布都勒·瓦哈布。”

“你有多余的吗？”

女画家贝博指着一个箱子说：“还剩下几幅。”

在红色灯心绒的箱子里面，贝博收藏着一批珍宝，这是她丈夫画室留下的成果。贝博多亏了阿布都勒·瓦哈布这些作品——一些有怪癖的收藏家极力寻觅的画作——无须放弃黄金般的放荡生活而成功地活下来。她本

人的作品没有什么销路,但是遇到生活拮据的情况,生活所迫,贝博便喊来随便一位保护神,打开那个宝箱,就处理一件那位突尼斯王子画家的佳作,那是他在进口的中国宣纸上完成的作品。眼下这一次贝博不仅不反对把阿布都勒·瓦哈布的水彩画出售给这个刚刚认识的古玩商人,而且还给他提供塞海尔曼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塞海尔曼是瑞士著名的画廊大老板,他对市场上如此出类拔萃的艺术商品极感兴趣。

米歇尔携带着阿布都勒·瓦哈布这张水彩画第一次来到瑞士。为了能够联系上塞海尔曼先生,没有比这张水彩画更好的名片了。这个拥有国际市场的犹太人控制着大范围的艺术品买卖,他在米歇尔身上大概看出了某种东西,因为在这笔生意成交之前,他邀请米歇尔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那里的气氛让米歇尔感觉到自己已经加入某个秘密犯罪集团,感觉到虽然是其中成员之一,却不晓得实际上他们是些什么人,因为从事艺术品秘密走私的人们都有非常神秘的印记。共进午餐期间,米歇尔听到了第一节课,连同一道美味佳肴吞进口中。

“既然艺术不讲道德,那商人为什么就得讲道德?”塞海尔曼先生问道,一面亲切地微笑着接过跑堂放在他盘子里的龙虾。“这条准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是我父亲从我爷爷那里学来的,那时买卖画的生意还不是由我掌握的。艺术家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犯罪的感觉,艺术没有国界,为什么咱们要划分国界呢?有一条黄金规则。艺术市场需要捆绑在艺术上的奴仆。”

“塞海尔曼先生,我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呢。我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会教育我。”米歇尔说道,“我弄些水平不高的玩意儿。有了阿布都勒·瓦哈布这幅水彩画,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发觉手里有一种奇怪的能量。”

“您准备从博物馆盗窃一幅你喜欢的画吗?”塞海尔曼这个犹太国际商人问道。

米歇尔反问：“这是建议吗？”

“你先回答！”

“塞海尔曼先生，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还没准备好呢。”

“您应该知道一种类似瓦哈布水彩画传到您身上的能量可能导致您疯狂。您准备杀人吗？”

“为了什么动机我就应该杀人啊？”

“比如说，为了意大利大画家卡拉瓦乔笔下的一位天使。”塞海尔曼先生回答说。

“一次，我曾经有过一张卡拉瓦乔的作品。就从这张画开始，我认真做起这种生意来了。”米歇尔说道，一面给自己杯中斟上莱茵酒。

塞海尔曼先生说：“我买下你这幅水彩画。你要的价钱是合理的，我按你的要价付钱，但是只要你不准备为了一件艺术品盗窃和杀人的时候，就别来见我！”

“但愿有一天我能为一件艺术品杀人。”

“你那幅卡拉瓦乔画的是什么？”

“是《圣经》上的场面，富翁艾布隆的故事。”

“你知道吗？几年前我在伦敦为这幅画拼命竞争过。”

米歇尔也许没有准备为艺术品盗窃和杀人，但是这拦不住他进监狱。大约在70年代初12月的一个上午，他乘出租车向马德里机场驶去，首都被包围在巨大的车流之中，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纷纷向撒拉曼卡区的某个居民点开去，轰鸣声不绝于耳。米歇尔随身携带着一个装满钞票的红色皮箱，大约有七百万元之多，这是用来购买侨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画家索罗亚的一幅油画。在交通堵塞的情况下，米歇尔猜想大概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件，但是他更多考虑的是即将要做的又一个买卖。在那几年

里,阿根廷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大危机;那些土生白人庄园主在二战期间旅居欧洲时购买的印象派大师的珍品,如今正在以大甩卖的价格出售。此前,米歇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下过几次手了。每次到达之前,他都请某个阿根廷朋友带进几百万黑钱;一旦存入某个银行,他就拿着收据入境。

出租车开上机场高速公路的时候,交通已经比较顺畅,警笛声也已远去。到达机场后,米歇尔已经忘记路上的情景,他把红色手提箱托运给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经过安全检查的时候,警官注视米歇尔的时间比以往要长。但是米歇尔善于对付警官这种审视的目光。一切都似乎正常,虽说立刻出现了第一个不正常的信号。所有出港的航班都取消了,在长达三小时的时间里,机场广播没有任何说明。米歇尔在酒吧里喝了一杯啤酒,丝毫没有惦记红色手提箱的命运,因为他没有把手提箱与出现在登机厅里数目不同寻常的武装警察联系在一起。

等到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客们被召集在一起时,他已经无计可施了。米歇尔不得不置身于旅客队伍中,因为两侧站满了凶神恶煞般的武警。

“出什么事了?”米歇尔问道。

一个警察回答说:“跟上!”

“我说……”

“我说:跟上!”

站在一个板凳上的两侧,警察掏出每个人口袋里的东西,神情少有的急切。突然,米歇尔看到地面上堆积着行李,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红色手提箱也在其中。轮到他的时候,一个警官问他:“是你的行李吗?”

“是的。”

“打开!”

“里面只有衣裳和个人用品。”

“打开箱子!”

“可是今天这里出什么事情了?”

“你不知道？有人杀了政府首相。是汽车炸弹。”

衣裳下面露出了七百万现钞，一捆捆的全是刚刚出厂的新币。两个警察抓住米歇尔肘部，带他去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三个穿便衣的先生正在听收音机，一面神情紧张地抽烟。便衣们询问米歇尔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慌张。他镇定自如地要求便衣：让我打个电话，好吗？就在收音机播送行刺的消息时，米歇尔拨了一串号码。电话另一头一个不高兴的声音马上变得亲切起来。

“路易斯·米盖尔，我是米歇尔啊！我在首都机场，遇到麻烦了。”

“你给谁打电话呢？这个路易斯·米盖尔是什么人啊？”一个海关警察打断了他的话。

“是斗牛士！”米歇尔用手捂住话筒喊道，“对不起，路易斯……你问发生什么事情了？简单地说，他们发现我手提箱里有七公斤……不，不是超重，不是；是走私，合法渠道的比塞塔。劳驾，打电话给部长，让部长打电话给佛朗哥将军，或者什么人。”

“几天后，打猎的时候我能见到元首。”电话那一头在打哈欠。

“你知道吗？有人刚才杀害了卡雷罗海军上将。”

“真的吗？”斗牛士问米歇尔。

“抓我的警察刚才告诉我的。”

“没关系。放心吧，米歇尔。我想打猎不会取消的。那对元首来说，不幸就太多了。”路易斯·米盖尔·多明金说道。

米歇尔的不幸是倒卖外汇的常规问题，可是马德里的那天上午人人都长着恐怖分子的面孔，所以米歇尔就进了警察局，就进了审讯室，就直接进了卡拉班切尔监狱。在入口处搜身，随后登记注册和编号，接着一名看守把他送进了第四走廊的一个监室里。那里面关押着亨利·荷兰德斯，著名的盗画贼。虽说二人一见如故，可是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互称同行。



就在打鹿的现场,把面包、巧克力当早餐的时候,斗牛士路易斯·米盖尔·多明金出面为他的酒肉朋友米歇尔求情了。三十位出身高贵的政治家和金融家,个个穿得猎装笔挺,分别坐在长条餐桌两侧,地点就在托莱多山中庄园的餐厅里。斗牛士旁边是一位部长,对面就是元首佛朗哥阁下。路易斯·米盖尔·多明金用近乎无耻的自然声调高声说道:“应该为一桩大冤案平反。”他说话的方式就是要让自己的要求直达天庭:他有位朋友为艺术做了大量工作,刚刚因为一件屁大的蠢事被捕了。

“谁呀?”一个大官问道。

“古玩商米歇尔·威德拉诺。”

“古玩商?我讨厌他们。”

“为什么?”

“你知道他对我这个文化部长干了什么事情吗?他卖给我一张大画家达里的作品,是用玻璃镜框装好的。我把它挂在部里的大墙上,整整一年的时间。大家纷纷祝贺我买到一张名画,连达里本人也来道贺。作品的确很漂亮。有一天,清洁女工用掸子清理镜框上的灰尘,不小心把它摔到地上。玻璃碎了。我们发现原来那幅画是从斯基拉收藏画册上剪下来的一张图片。图片背面还有一段印刷文字呢。”

“米歇尔非常高雅,不会干这种下三烂的勾当的。”路易斯·米盖尔·多明金说道。

“你要我跟你说什么好哇!”文化部长生气地说。

斗牛士看见元首抬起头正在微笑地望着他,便低声道:“阁下!”

“为了什么事情抓了那位先生啊?”最高统帅佛朗哥拿着烤面包片问道。

“他要带些钱去阿根廷,把索罗亚的一幅作品送回西班牙。”斗牛士说。

“不好,不好……这个你说的什么索罗亚,对吗?可能是个好画家。这我

不知道。但比塞塔是神圣的,是神圣的,像国旗一样,比塞塔是外汇呀。”

此时,警察已经搜查了米歇尔的书房;分析了他的书籍和文件夹里的收据之后发现:他最佳的客户中有地位显赫的政府要员,他们购买过米歇尔的重要画作,可是又不能查清钱的来源。米歇尔在监狱里仅仅蹲了一个月,根据他多年后在茶余饭后时回忆博物馆大盗亨利·荷兰德斯以及在狱中院落里见到的吉卜赛朋友的说法,那一个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上述这些故事迷住了胡里娅,路易斯·巴斯托斯的妻子,特别是在布依饭店那次三人共进午餐时,米歇尔的这些故事成为美味佳肴的补充品。而在此之前,米歇尔走过坎坎坷坷的漫长道路,有过两次破产,又以更大的毅力、勇气和决心走出了这两次破产后的艰难境地,亲历过几次经济危机,看见了绘画风格的改变,与种种收藏家打过交道:文雅的,肮脏的,挑剔的和目不识丁的。他之所以能够从这些巨大损失中幸存下来,是因为他总是经常用这个严格的艺术准则衡量自己:面对美,不要在意金钱和道德。

胡里娅今天能够在自己的更衣间里挂上毕加索的作品,走的道路则完全不同。她属于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可以馈赠给你一张美丽之极的面孔和光彩照人的身条,但是却永远在你手上或者旋转的膝盖上打上阶级的烙印。尽管如此,胡里娅从小起就梦想当个艺术家,随后在舞蹈课堂上得到发展;如果说她的父亲,一个性格直爽但是粗暴、从士兵提升为军官的职业军人,没有扯下她化妆的帽带,她最多当个二流舞蹈演员,或者综合演出的合唱队员,因为她长得漂亮。但是,转移她全部创作冲动的是她母亲,后者让女儿学习做菜。这样一来,胡里娅从小姑娘时就开始变成一个浑身性感的出色女厨师,尽管她的舞蹈课没有白上。暑假期间,胡里娅在太阳海岸的金杯酒家当跑堂,她第一个穿着旱冰鞋来往于露天的餐桌之间传送饮料和冰淇淋。她本可以留在柜台后面擦拭酒杯,但是她的自然禀赋再次崭露头角。

她滑旱冰的姿态非常优美,一面随意变换着舞步,一面一手高举托盘,上面摆满了酒杯或者饮料,不断地飞溅出水星。于是,她的表现引起了一位顾客的关注:他袒胸露臂,脖子上挂着金链,正在跟一群朋友喝酒。路易斯·巴斯托斯,著名的大企业家,好几个美人同时在纠缠着他,可是眼下他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身穿超短裙和玫瑰色旱冰鞋的小姑娘。她意识到有人在观察自己,从那位挂着大亨面相的顾客眼前经过时,便冲他努努嘴,双腿一跳,做了一个转身躲避的动作,把穿着三角裤的性感臀部对准路易斯近在咫尺的面孔。胡里娅第三次躲闪的时候,路易斯·巴斯托斯突然伸手一把搂住她的细腰,野蛮地大吼一声:“我的啦!”

“啊——”小姑娘喊叫着,托盘飞向了空中。

“你是我的了。你跑不了了。”

路易斯·巴斯托斯抱住小姑娘,让她坐在膝盖上。这时,酒杯还在地上滚动呢。胡里娅从那个海岸酒吧路易斯的膝盖上,直接来到马德里大教堂的祭坛前。她只会烹饪和做爱,别的一无所知;她会做兵豆熬猪耳朵、墨汁炒鱿鱼、炖肘棒以及各种炒饭;她能够随时、随地、以各种方式慷慨无私地与人分享自己。但是,胡里娅在短时间内净化了自己这种如此直截了当的情欲,因为她有一种特别的嗅觉,能够随时知道男人的热点在哪里。一方面,她的菜谱越来越精雕细刻;另外一方面,每晚在床上的缠绵越来越超出想象,甚至要事先准备好一盘鱼子酱配苹果冻,或者是薄荷醉虾,为的是继续给丈夫表演一个会灵魂出窍的节目。除此之外,胡里娅甚至连毕加索是谁都不知道。起初,他和她在马德里郊区的府邸是这样装饰的:中央餐桌上摆放着树脂葡萄,墙壁上悬挂着鹿群在彩虹般的河边饮水的图画,茶几上有水晶雕刻的烟灰缸、各种木匣、大量托盘和银制烛台。

在布依饭店吃点心时,路易斯·巴斯托斯问米歇尔:“咱们是在哪里认

识的？”

“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一次拍卖会上吧？出了点怪事，对吗？”古玩商人回答道。

“对，是在那次拍卖会上。”胡里娅说，“三年前，路易斯迷上了买画。我们是在那第一次拍卖会上认识你的。你靠在大厅左边一根石柱旁。”

古玩商人问她：“这事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你抢走了我们一幅画。我怎么能不记得呢？那是我们第一次进入那种地方。路易斯看上了吉卜赛女郎扛水罐的画像。”

“是西班牙画家罗迈罗·德·托雷斯的作品吗？”

“正是。一位太太还对路易斯发了火。好像是我们赢了她，就在拍卖师准备敲定的时候，在最后一秒钟你举起手来。路易斯放弃了，你拿走了《吉卜赛女郎》。后来，你很有教养，原价让给了我们。于是咱们就认识了。”

米歇尔爽朗地笑起来，他说：“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我没有举手竞拍。我对那个罗迈罗毫无兴趣。那个时候，因为想着离婚的事情，我有些走神。我举手是为了挠挠头皮。”

“这么说，是拍卖师闹混了？”路易斯问道。

“正是。”米歇尔说。

胡里娅低声说：“这个艺术世界真奇怪啊。我喜欢，我喜欢。”

“当时，我想这个误会应该给我送来好运，就决定买下那幅画。你们说咱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那是我们从你手里买下的第一幅画。”

“好吧。就算是我一挠头，神仙就下了赌注。”米歇尔回应道。

那次在布依饭店谈话之后，美对生命的影响力开始显现出来，因为第二天胡里娅就前往巴塞罗那的医院做化验去了。在饭店里，吃点心时，古玩商人和大收藏家谈了其他许多事情，而胡里娅则沉默不语，一心想着晚霞给她提供的快感。

在更衣室里,有一组镜子,毕加索笔下那张陌生女子的面孔,在一面面镜子里变成了无数个面孔;因为这张画是悬挂在两个栎木衣柜中间的。胡里娅走进这个神龛之前是在床上吃早饭的;然后在卫生间化妆,速度极慢,因为这是她一天中最主要的工作,这活计给她带来了最大的快乐;润肤膏的说明书上保证让她青春永驻,化完妆之后便把裸体奉献给穿衣的礼拜仪式了。她的服装鞋袜,或者直接来自模特的展台上,或者来自专门的商店,衣柜里挂满了各种长裙、短褂、衬衫、运动衣;摆满了鞋子、袜子、手袋、松紧带、乳罩……其种种组合可以达到无限,组合的结果也就变成了又一类艺术品。

胡里娅特别喜欢在更衣室里通过镜子的互相映照,探索自己身段的娇媚;这些镜子都是优质产品,按照她要求的层次反映出苗条的身材。她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这样的难题上:是穿美国著名时装设计师加尔文·克莱因设计的裙子呢,还是穿法国设计师威里诺设计的裤子。有些时候,这样的难题等于艰苦的精神修炼。根据情绪变化,选择丝绸内裤还是棉纺三角裤,难道不是一种禁欲主义的修炼,难道不是一种近乎祭祀的酷刑吗?

在此之前两小时,她丈夫也是在这同一个更衣室里,急急忙忙对付一下湿漉漉的头发,由于吸烟咳嗽,眼珠几乎要跳出眼眶,系鞋带时连吸带喘,与此同时毕加索笔下那个陌生女子正在从画里注视着他,对此,路易斯仅仅是在匆匆离去前瞥她一眼,然后就箭一般地射向企业办公室、建筑公司办公室、出口牛下水的公司办公室。反之,胡里娅在穿衣的同时,总是要

把毕加索那张画当成镜子加以对照；不久，她开始发现画布上的紫红色光线有某些差异，派生出黑色、紫色和红色，甚至形成一种不常见的颜色——是她在任何衣裳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颜色。画上的女子在不经意间开始训练胡里娅的视力了，而眼神正是心灵的窗口。

二十九岁的胡里娅浑身充满了生活的欲望。牙床已经停止出血，那种她归咎于缺少矿物质的疲倦感也消失了。但是，她丈夫隐瞒了她的诊断报告上说，她已经被宣判死刑，只有短短几个月好活了。表面上看，她唯一的问题就是情绪厌倦。其实，她整天没有负担。逛商店，做按摩，跟女友们一起喝开胃酒，独自吃午餐，看时尚杂志，练柔道，在花园里散步，等候路易斯的电话说：今天夜里还要晚归，梦想着为丈夫准备一顿精美的晚餐，可是如果不结束床上的活动，晚餐是没有意义的，大床体现着她时间的价值，床上活动是一项常规，偶尔因为一件新首饰的惊喜、最近则因为收藏绘画的热情，才打破了这一常规。

胡里娅坐在门厅里，眼前摆着一杯胡萝卜汁，抚摸着钻戒，这是丈夫最近送给她的礼物。这时，一个女佣走进来，请她接电话。是古玩商人米歇尔打来的，打听路易斯在不在；如今路易斯已经变成米歇尔最好的客户了。

胡里娅回答说：“路易斯在瑞士，是出口牛下水的生意，或者别的什么买卖。”

“你身体健康吗？”米歇尔问道，声音里露出一丝忧虑。

“好哇，好哇，很好。为什么问这个？莫非我应该生病？”她问道。

“不是，不是。你健康我很高兴。请告诉路易斯：我手头有法国大画家莫奈的《白睡莲》。”

“白睡莲？花园里我们有满满一水池白睡莲。”胡里娅回答说。

“这些白睡莲是很特别的一类。”米歇尔亲切地笑道。

“路易斯不喜欢植物。只有好吃的植物他才感兴趣。有用白睡莲做的凉拌菜吗？”

“没有,目前还没有。”

米歇尔不晓得胡里娅是否在开玩笑,但是他找到了巧妙而不伤害她自尊心的解释方法:莫奈不是一个有名的花匠,也不是苗圃的名字,而是法国印象派的画家,他画的《白睡莲》得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博物馆和收藏家的很高评价。胡里娅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解释,甚至表现出马上要看看莫奈作品的兴趣。道别的时候,米歇尔再次说了同样的蠢话。在再次关心她的健康之后他问了她一个奇怪的问题,这让她挂上电话后沉思了半天。她感觉很好啊。化验结果不令人担心啊,可是她开始觉察出丈夫有些异样的眼神和制定未来计划时特别殷勤的微笑;这样的态度让她得出如下的结论:他们有事瞒着她呢。

胡里娅在花园里散步。走过山毛榉下、草地上潮湿的小路,来到土坯墙边,察看玫瑰花的长势,接着她揪下刺柏的尖刺,揉烂后闻闻它的香味,一面向游泳池旁边的水塘走去,那里她可以看见有些臭味的水面上漂浮的睡莲。发现中午阳光在水塘上反光中隐秘的纬线,仅仅是接近了一种近乎神秘的发觉,但还不是企及,不过她正在学习观察。她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来。就在从水下不断冒上来腐烂茎根的臭气的同时,她的面庞映照在那面腐败的镜面上。胡里娅想摸一摸静静地漂在水面上的白花,她感觉到了那肉乎乎花朵传来的快感。突然,手指上的钻戒滑脱而去,落入塘底。她急忙伸手去捞,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钻戒已经消失在白睡莲的根部。她翻动花根,结果只是把烂泥搅到水面、把大概睡在下面的蜘蛛吵醒而已。不过,也算不得什么大问题。明天吩咐花匠把水塘的水抽掉就是了。

胡里娅除去想自己的事情之外无事可做。她没有忘记米歇尔关于她健康的那些闪烁其辞的话,回到更衣室,衣柜的抽屉里有个信封,里面装着验血结果。虽说她已经可以背诵下来化验的数据,可是仍然又看了一遍。红血

球和血小板的数量都在正常值的范围之内；在髌骨上穿刺得出的活组织检查报告是阴性的；因此，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所以用不着瞎操心。但是，有个基本事实她不知道：这些化验是假的。是化验室的人根据她丈夫的请求炮制出来的，为的是面对大限，不让她惊慌失措。实际上，急性白血症的症状是非常明显的，在原始报告中都有记载。路易斯离开医院时把报告扔进垃圾箱里了。不成熟的白血球急剧增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胡里娅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过。活下去的愿望使得她的美貌更具魅力；虽然面色苍白，她浑身散发着活力的感觉，让她显得特别迷人。另外，胡里娅还有一事不知道：毕加索笔下的那个陌生女子确实整个心灵破碎了。她去过垃圾总站，深受屈辱，这是艺术品无法忍受的。

幸亏经过整修，画面上仅仅留下一点抓伤，实际上是深深嵌入那女子面颊的一点粪便。胡里娅又一次打量着画上的女子。虽然那女子似乎也受过画家的残酷对待，胡里娅一面望着她，一面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她特别喜欢画上的光线，每天她都发现光线上有新的细微变化，如同慢慢显示出来的爱情一样。她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一想到自己拥有这幅画以及它的历史，就打心底里感到快活。胡里娅和那陌生的女子四目相对。花园的光线从卧室的窗户上射到更衣室里来，通过那些镜子变得光芒四射，把胡里娅的身体和陌生女子的面孔组成了一幅立体派的作品，而那个女子是在尼斯的内格莱斯科旅馆倒满玫瑰色香槟的浴盆里自杀的啊。胡里娅突然想起米歇尔在挂电话前提出的神秘问题。

“眼下路易斯不在，你就没什么话对我说？”

胡里娅反问道：“你什么意思？”

“早晚有一天你和我得谈情说爱。”米歇尔笑着答道。

“米歇尔！”

“怎么了？”

“路易斯很尊敬你。要是让他知道了，肯定会杀了你。”

莫奈的那幅作品收藏在喀斯特亚诺大道的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那天上午，米歇尔知道一架私人飞机从日内瓦拉来艺术品市场的一位巨头：塞海尔曼先生。随行的人有一位塑料娃娃般的年轻美人和一个长着瓦刀脸的菲律宾保镖。塞海尔曼是个老人，身穿华贵的外套，戴着眼镜，镜面上的玻璃折射出他那鹰隼般敏锐的目光，颌骨上有股自从拥有十亿美元之后才降落的紫光。银色的喷气式飞机取道莫里斯岛，为的是让主人——塞海尔曼先生在金沙滩上度过周末；但是早在空中飞行时，他就决定在马德里做短暂停留，为了看看莫奈的《白睡莲》，这是米歇尔早就谈过的画。一辆事先就租好的劳斯莱斯豪华轿车已经在机场恭候他们大驾光临了。

在前往喀斯特亚诺大道的途中，塞海尔曼先生的未婚妻在塞拉挪大街下车，她手持爱人送的维萨金卡，在未婚夫允许的两小时内，在珠宝店随意购物。当劳斯莱斯到达银行第二个地下停车场的时候，米歇尔如约坐在奔驰里边吸烟边等候着他。菲律宾保镖拉开车门，请大老板下车。米歇尔和塞海尔曼拥抱，互致问候，因为二人早就一道做过几笔生意了；接下来，他俩向保险库走去。电梯向地下一层落下的时候，二人默默地互相看看对方，唇边露出一丝微笑。

塞海尔曼先生说：“我想这是第二次咱们一道乘这个电梯落入地狱了。”

“是的。”米歇尔说道。

在短短的路上，直到莫奈作品的藏身之处，米歇尔回想起那一次也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犹太佬企图让他难堪，想让他闹明白谁主宰着市场。那一次谈的是高更的作品，是布列塔尼时期爱望桥的风景画。站在画前，塞海尔曼戴上眼镜，弯腰察看画上的签字，随后，拉开距离，表情非常神秘地观察画面，最后说道：“我认识这幅画。是纳粹头子戈林私人的收藏品。要多

少钱？”

米歇尔回答说：“四千五百万比塞塔。”

“好。我给你两百万。这是个合理的价格，假如特别考虑到这幅高更的画是赝品的话。”

米歇尔吼道：“如果是赝品，那么它值一万五千比塞塔。”

“正是如此。不过有个情况你应该了解一下。高更这幅作品只有在你手里才是赝品。一旦收入到我的藏品目录中，它就是百分之百的珍品了。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塞海尔曼先生说道。

“完全明白。”

米歇尔回想起几年前塞海尔曼为了划定领地而上演的场面；同时，他也学习了艺术品市场的第一课：画的价格总是相对的，艺术品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而释放美学和金钱的能量。这个市场造就了自己的领袖，他们发号施令，提出见解，确定品位，做鉴定报告，弄假成真，弄真成假，围绕作品营造吸引收藏家的气氛。

米歇尔在那次会面中虽然受辱，却尊重塞海尔曼先生的权威性，这在另外的机会出现时成为他重拳出击的工具。通过这笔交易，塞海尔曼教会了他有价值的捕鱼术。他在伦敦为卡拉瓦乔的作品竞拍过。他已经开始用他的钱跑大买卖了，因此他认为塞海尔曼是自己的教父。

现在，这两个艺术品商人在菲律宾保镖和一名银行职员引领下一一打开豪华地下室的栅栏，最后来到装甲保险柜前。看管保险柜的负责人用两把配好的钥匙开锁，一把是银行的，一把是商人的。在密码表上旋转了几圈之后，钢门开了。米歇尔取出包装在塑料泡沫里的莫奈作品。他想，看看这次是不是更走运。

这是一幅题为《白睡莲，水景》的系列连作油画，属于莫奈早期的代表作；画面上，有一部分是池塘，水面上分散着白睡莲的椭圆形叶子，呈横向带状，深绿色渐次派生出一道黄色和深紫夹杂深色的反光。米歇尔把画斜

靠在墙上,寻找一个避开霓虹灯光线的位置;随后,与塞海尔曼先生站在一旁,在保险库的气氛下,保持沉默。塞海尔曼先生,耷拉着下巴颏儿,一直在微笑,望着画,看了好大工夫。他是作为行家被请来鉴定作品的,也希望他能变成买主。终于,他知道了价钱。

“您认识莫奈这幅作品吗?”米歇尔问道,打破了那已经变得难堪的沉默。

“当然认识。”塞海尔曼先生点点头。“这幅莫奈是我的。”

“我早就知道您会喜欢的。”

“这幅画是我的。”

“这么说,您有兴趣?”

“我再说一遍:这幅画是我的。”

“我很高兴您能买下它。这是莫奈的大作。”米歇尔快活地微笑着说道。

“米歇尔先生,您没听懂我的话。这幅莫奈的《白睡莲》,51×37厘米,是莫奈画睡莲系列连作的四十八幅油画里的第七号作品,是我的财产。明白了吗?”

“不大明白,塞海尔曼先生。”米歇尔脸红脖子粗地叫起来,“您的意思是说:这画是偷的?”

“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

“大约不到一个月前,我授权巴黎一家画廊出售这幅画。我不知道它转了多少个圈子,但是,结果您逼着我降落在马德里买我自己的画,几乎是我提出的双倍价钱。您不觉得这很好玩吗?”塞海尔曼并不十分在意地说道。

“这种事情我也出过。”米歇尔以阅历过人的转圜口气说。

尽管处境非常尴尬,二人仍然表现得像个出色的业内人士。那位高雅的犹太人、著名的国际古玩巨商,浑身散发着老人的象牙气味,没有揭穿米歇尔为奉承别人而不得不编造的谎言。米歇尔编造说:“这幅莫奈的作品属

于是一位破产的西班牙老妇人，她是一位阿根廷老庄园主的遗孀，老庄园主的爷爷奶奶于20年代来巴黎旅行，随船带来那头著名的奶牛，带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批印象主义的作品。”塞海尔曼也没有提起米歇尔通过转手想赚的大钱；也没有要求米歇尔小心这个围绕着娇嫩的白睡莲身边的贪婪的中间链条，其中就有贝迪娜，米歇尔在莫拉雷哈镇晚会上认识的女郎。

“好了，总而言之，我为这幅莫奈的作品找到了一位大客户。”米歇尔非常放肆地裁决道，“如果您把画取走，拿到日内瓦去卖，那咱们就甩开中间人。”

“两星期后您给我往纽约打电话！我住在皮埃尔饭店。看看能不能一下子跟您做成一笔高尚的生意。”塞海尔曼先生说。

“很好。”米歇尔高兴地笑道，“您会为马蒂斯那幅画竞拍吗？”

“我可以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吗？”

“当然。”

“您蹲过监狱，对吗？米歇尔先生。您愿意再蹲一次吗？”

“我只待了一个月。这您很清楚。塞海尔曼先生，我告诉您一件事。那一个月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好时光。我给您讲过吗？在监狱里，我认识了亨利·荷兰德斯。”

“您给我说过。您是干这行的材料。您脸皮很厚，会对付各种人。”

在前往机场的塞拉挪街口，塞海尔曼接上那个金发美人，她采购了大批珠宝首饰，进入车门时，大腿掀起一股拉班诺牌香水的气味。不久，那架私人飞机向莫里斯岛飞去了。

米歇尔打电话给贝迪娜，请她在特拉依乃拉餐厅共进午餐。二人在这第一次联合冒险行动中运气不佳。米歇尔尽量避免落入互相尴尬的处境，在撕开龙虾大腿的时候，他告诉这位新结交的女友、艺术品市场的新手：关

于画魂的某些理论。有些画家的作品在博物馆里释放出全部能量,有的作品待在老太太存放木炭的地方,有的需要放在勒曼湖畔住宅的大窗前,有的只能在银行的保险柜里才舒服,有的一直没有离开日内瓦海关的仓库,而由于待在那里不动,投机商们激动得反复折腾。

“咱们的睡莲不走运啊。看得出来那是我第一次下手。”贝迪娜无拘无束地大笑起来。

米歇尔说:“下礼拜我去纽约。”

“你乐意的话,咱俩一起走。”

数日后,米歇尔和贝迪娜上了飞机。他很高兴有这么个年轻女郎陪伴,虽然她是个一心寻找强烈刺激的银行家的女儿,可是完全可以充当自己的女秘书。现在他正开始涉猎大金融领域,因此她将来可以为他做向导。但是,假如他打算把她拴在自己身边的话,那么他必须用一种比性爱更加强大的“毒药”引诱她,而在这个领域,虽说他是个有魅力的男子,可是觉得自己缺乏活力。

贝迪娜事先已经通知自己的未婚夫纳尔逊她即将到达纽约。她和纳尔逊见面的地点一如既往:42大街与百老汇交叉的街口。她告诉他:为两个整天的床上工作做好准备!一进入曼哈顿,贝迪娜就产生一种特别的沉醉感,因为那股甜腻的臭气、摩尔人烧烤的气味、从沥青地面散发出来的蒸气,使得她的潜意识里释放出与那位黑人体操运动员保持的情爱想象场面。

出租车穿过昆斯伯勒桥的时候,米歇尔对贝迪娜说:“明天在索斯比拍卖行有拍卖会。咱俩可以一起去。”

贝迪娜回答说:“我不了解那种地方。”

“那里非常好玩。你看看大鲨鱼们是怎样打猎的吧。地点在72大街与约克大道交叉的街口。时间:上午十一点钟。”

贝迪娜把米歇尔放在旅馆门口之后,继续乘出租车前进,去和未婚夫会合。在前往42大街与百老汇交叉的街口路上,经过时报广场地铁站时,贝迪娜回想起第一次来纽约的情景,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呢。那一次,她在这站的站台上突然发现同伴们不见了,孤零零一人留在那个石林里了;那时她感到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吸收了,加以再创造,加以想象,加以变形,甚至把这种恐惧纳入到她特别喜爱的情爱幻想之中。眼下,这位姑娘深陷在出租车的座位上,闭上眼睛,再次塑造那座至今让她激动的地铁车站。贝迪娜再次孤身一人待在荒凉的站台上了,六角形的栅栏封闭了全部出口;她的脚步声在布满污垢的地下拱顶里产生巨大的回响。忽然,她停下来,那时在绝对的寂静中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当然不是她的脚步。她的脉搏加快了跳动。从楼梯上下来了两个经常作案的强奸犯:贝迪娜根据自己堕落的感觉需要,把他们想象成差不多面目凶狠的样子。这一回,两名强奸犯长着下水道里的老鼠模样,不是两个食肉的黑人,而是两个金发冷血杀手,是那种直接从裤子里掏刀子的家伙。贝迪娜站在地铁站台的中央。她撒腿就跑;在为寻找出口的狂奔中,她号哭起来,因为感到那两个流氓的皮鞋声越来越近,他们肯定像从前的分工那样强奸她。贝迪娜双手抓住了关闭隧道的栅栏,分开了双腿,他们手持剃刀瞄准她的腹部逼近了。

出租车司机突然说:“下午天气很好,对吗?显然春天已经来了。”

“你说什么?”

“我说下午天气很好。”

“是的,是的。”贝迪娜闭着眼睛低声说道。

此时此刻,纽约温暖的阳光透过车窗在抚摸贝迪娜的面庞,可是她的心还放在那个地下隧道里呢。那两个流氓已经来到她身边,他们用腰带把她的手腕捆绑在铁栅栏上。随后,又用随身携带的绳子捆住她的脚踝。贝迪娜叉开腿,无法动弹,任凭宰割。一个流氓用刀尖笑嘻嘻地挑开她的裙子;另外一个把一块破布塞进她嘴里,使得她完全不能出声。于是,她的呻吟声



停止了,但是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泪水。

出租车司机说:“今天上午我看见了一个绝妙的场面。我那时走在40大街上,周围混乱得一塌糊涂,路上有三队货车,喇叭声和消防队员在困难地疏通交通堵塞,为了去营救一个要自杀的男人:他挂在屋檐上,突然一只小鸟落在路灯上方,开始唱起来了。纽约的一切嘈杂声都停下来了,只听见那只城里小鸟的歌声。夫人,这是不是很绝妙啊?”

贝迪娜没有回答。脑海里,她正在想象着流氓强奸她的情景,她无法喊叫,因为两个流氓堵住了她的嘴巴。他们歹毒地撕烂了她的裙子。一个家伙面对另外一个歇斯底里的家伙企图用牙齿拉下她的内裤。

出租车司机说:“我想那是一只鹈鹕鸟。不过,您别信我的话。”

贝迪娜努力兴奋起来。在投入纳尔逊的怀抱之前,刚一到达纽约,就在穿越大街小巷的同时,她总是要展开性欲想象的翅膀。可是这一回,出租车司机,一个和蔼可亲、皮肤呈烟色的巴基斯坦人不让她聚精会神地去想那地铁荒凉车站上发生的场面。

“您知道咱们要去的那个街口的名字吗?名叫‘地狱厨房’。那是曼哈顿区最炎热的街口。不久前,城里买卖毒品和卖淫嫖娼的人员还集中在那里呢。您知道如今谁在那个街口站住了脚?”

“沃尔特·迪斯尼。”贝迪娜回答说。

“看来您是知道的。”

“我未婚夫在那里工作。您看,您看!就是那个人!嘿,嘿!纳尔逊!纳尔逊!”姑娘从车窗探身出去喊道。

出租车司机问道:“米老鼠是您未婚夫?”

“是的,米老鼠里面就是他。”贝迪娜说。

在42大街的人行道上,面对沃尔特·迪斯尼大楼,一个身穿米老鼠服装的巨人在与过往行人打闹,开玩笑,好像在做广告宣传。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看见那位姑娘沿着路边飞跑,直到张开双臂扑进米老鼠的怀抱;米老鼠

哈哈大笑，一面用巨爪把她举向空中，超过自己的脑袋，距离地面有差不多两米之高。米老鼠摘掉尖帽，露出黑人纳尔逊的大头来，同时响起一连串洪亮的笑声。

出租车司机在一旁等候，与此同时，那对男女还乐个没完。这时纳尔逊已经下班。他脱下制服，与贝迪娜一起上了出租车，他们继续前进，目的地是哈得逊河边的一幢破旧大楼。米老鼠扛起贝迪娜的行李，一路踢开楼道上的垃圾桶，给未婚妻开路，最后来到第三层。纳尔逊一打开单元房门，立刻闻到那熟悉的消毒涂抹剂的气味，自从她第一次迈进这个巢穴以来，在激动的时刻这种气味总是陪伴着她。立刻，她看到了窗户旁边那张乱糟糟的大床，迈上七八步就能到达那里。纳尔逊走了三四步就把行李扔到地上了。贝迪娜则把手提包丢在行李上，二人拥抱着倒在床上。她无法确定暴风雨是何时停止的。窗户外面天已经黑下来了，而男友疯狂的激情持续不停。后来天亮了，可是潮水依然没有退去。从哈得逊河升起的红色曙光照亮了房间中央还没有打开的行李和手提包。贝迪娜浑身肮脏，披头散发，但是通体舒服。

上午十一点钟，索思比拍卖行的大厅因为发生过种种大事产生的魅力而光辉灿烂。这里拍卖过印象派的画和现代派绘画的作品，其中突出的画家有：表现动态人物的绘画大师德加、现代绘画之父塞尚、先锋派画家胡安·格里斯、艺术大师毕加索、擅长画巴黎街道的郁特里洛、表现派画家弗拉曼克；此外还有瑞士画家和雕塑家吉亚柯梅蒂和英国雕刻家亨利·穆尔的作品。可以说，艺术品市场的大鲨鱼——日本、德国、瑞士、黎巴嫩最有钱的商人都参加过首次拍卖会，他们中间有的代表博物馆，有的代表跨国公司，有的仅仅是受无限的利益驱动而来。虽然索思比有大件拍品，收藏家的爱慕之光却投向马蒂斯一幅令人震撼的炭画：画面上是个裸体少女，她一



面用双手梳理头发上的鲜花，一面好像在伸懒腰，因而显露了火焰般的阴毛。这个女子形象的草稿是名画《生活的欢乐》的组成部分，画稿属于哈斯·德·圣弗朗西斯科的收藏品。定稿现存在美国著名收藏家阿贝托·巴恩托基金美术馆里。

在索思比拍卖行的大厅里，地球上最迷人和最衣冠不整的人们相聚在一起。当金钱的流动磁场凝聚成团时，它会产生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使得最冷漠的鲨鱼发狂；因此，这一次，在控制艺术品市场的著名商人之间达成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六条巨鳄聚会在皮埃尔饭店的套间里，其中就有塞海尔曼先生，为的是分配筹码，而无须特别煽风点火地竞拍。大件作品均已达成协议，除去马蒂斯那幅画稿的价钱，对此，六人争得面红耳赤，充满了巧妙的威胁和利诱。一个日本人准备破坏规矩，准备支付远远超出狂热的价格。

米歇尔坐在人群的旁边，稍微有些沉重感；虽说如此，在这个古色古香坐满了太太和绅士们的索思比大厅里，他在显示自己相当世俗和引人注意的叙事才能，似乎要吸引某些人的目光，再说他的尖牙利齿可以和任何猫科动物的牙齿媲美。他在自己身边给贝迪娜保留了一个位子。竞拍开始白热化的时候，贝迪娜来了。塞尚的一幅油画和德加的《舞女们》标价四百万美元，拍卖的结果高出一倍。人们用目录单充当扇子，空气里散发着女人和男人身上的名贵香水气味；但是大厅里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金钱的铜臭。

贝迪娜穿过挤满人群的过道，四处寻找米歇尔。后者一看见她的身影就挥手指指身边的空位。贝迪娜虽然身穿名牌服装，却好像被人毒打过似的。

“对不起，我迟到了。”

“迷路了吗？”

“我累坏了。一宿没睡。有好玩的吗？”

“你好像疲倦极了。”

贝迪娜看看粉盒里的镜子,惊恐地叫道:“真可怕!”

“看上去有人狠狠地揍了你一顿。”

“很明显吗?”

“好像地铁从你身上轧过去似的。不过眼睛依然有神。”米歇尔说道,面带诡秘的微笑。

这时,正在拍卖法国立体派画家乔治·布拉克的作品。随着拍卖师抑扬顿挫的声音和木槌的敲击,筹码在不断上扬;大厅尽头有八名女服务员用电话与世界各地参加竞拍的收藏家保持联系。观众席上,最贪婪的收藏家不停地举起小白牌,表明他们欲望的水平。巨鳄们似乎遵守了事先的协议,因为德加和毕加索的作品,按照在皮埃尔饭店套间里商定的价钱,已经落入那个黎巴嫩商人手中;塞尚的作品以五百万美元的代价落入高罗尼亚画廊老板的怀抱里;法国印象派的先驱雷诺阿的一幅画以略高于起价的数额让塞海尔曼先生掠走。

在这次拍卖会上,有一幅凡·高的作品,艺术世界对它期盼甚高,在索思比的目录册上,特别为它出版了单行本。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一家跨国保险公司的代表们打算冲破一切障碍,一定要拿下凡·高这幅画;各大报纸的文化副刊连续一周以来天天通栏报道这条消息。凡·高作品的起价给这高雅的气氛带来一片嘈杂和寂静;当澳大利亚人的竞拍价格达到众所周知的顶点时,观众席上响起一阵掌声,鼓掌的人们更喜欢社交或者金融大老板的消息,而不是对艺术的真正热爱。

只有一小撮熟悉这个市场的人才知道:这次拍卖会的真正能量是集中在马蒂斯的一幅画稿上:出现在《生活的欢乐》左侧的裸体少女草稿。在古玩商选择的这家俱乐部的成员之间,一场公开的战争已经爆发,他们中谁也不能说清战争的原因,最多说些作品很美和围绕作品的一些文学故事而已。没人知道为什么这幅画会唤醒如此强烈的激情,但是爱得太深了,也就



离不开恨之切了。

米歇尔竞拍了一些财力所及的拍卖品：一幅西班牙画家塔皮耶斯的石版画，一件美国雕刻家考尔德的“活动雕刻”，一幅英国画家米莱斯的油画。当鲨鱼们在竞争的时候，米歇尔举手的方式让贝迪娜感到惊讶，那里几乎是牢固的色情狂的氛围魅力有些超过了她的预料。在拍卖会的大厅里，她第一次感觉到生命与美丽结合的神秘脉动。马蒂斯作品的售价在挤满大厅的观众里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希望，但是嗅觉敏锐的米歇尔预感到未来将有一场激烈的搏斗，因为他捕捉到了两个主要竞争对手——日本人坂仓准三和塞海尔曼先生——之间目光的交叉和互相掩饰的威胁动作。塞海尔曼先生旁边站着那个菲律宾保镖。日本人坐在第三排。塞海尔曼的位子在日本人身后，半步之遥。当画上的少女放置在拍卖师讲台一侧的画架上时，一道光柱落在她身上，用中国墨汁画出的线条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虽然只有少数观众具备感受那种能量的精神境界。

米歇尔低声说：“看上去是个小品，可是它能让任何人疯狂。”

贝迪娜问：“你熟悉这幅画？”

“我追踪它好几年了。路易斯·巴斯托斯会买下这幅画的。对他妻子来说，这可是理想的珍宝。”

拍卖师刚刚报出起价，观众里马上有四个人举起小牌。随后，价格一路攀升。米歇尔仅仅陪伴着大商人们走完第一个回合。那幅马蒂斯的小小画稿一达到他无法企及的价格时，他就撤退了。但是，价钱还在继续攀升。不久，只剩下日内瓦的犹太佬和东京的日本鬼子了，二人在饭店里协商时就不同意分享这幅画稿。价钱越加越高；日本人的小牌一落，瑞士人的立刻举起。马蒂斯画上的少女站在架上光彩照人地观看两个对手之间的浑身污泥的贪婪竞争。每登上一个台阶就要加上一万美元。大部分观众可能是根据日本鬼子脑袋的硕大，预感到坂仓准三会取得胜利。但是，恰恰由于这个狂热的当口，谁也没有察觉到塞海尔曼先生给身边的菲律宾保镖打了一个手

势。保镖立刻极其小心谨慎地把手伸进内衣口袋里，等待着老板的命令。

正当马蒂斯那幅画稿的价格已经让塞海尔曼难以接受、而坂仓准三似乎有可能取胜的时候，人们突然看到日本鬼子轰然摔倒在地上，会场上响起一片惊呼。原来，坂仓准三摸了一下脖子，接着向后瞥了一眼，最后就摔倒在地上了。日本人像倒在台上的拳击手那样退出战斗了；拍卖师变成了裁判。他数到“10”，木槌落下，判塞海尔曼先生胜利。马蒂斯的少女落入塞海尔曼掌中；坂仓准三被人用担架抬走了。人们都推测：由于过分激动，日本人突发脑溢血；尽管有人以为他死了，可是某人说：鬼子还有呼吸；甚至说：呼吸平静着呢。幸运的是，距离索思比拍卖行不远的地方，位于69大街上就有一家医疗中心，因此救护车几分钟就开到了。

急救担架把日本人送进医院的时候，他仍然昏睡，没有丝毫脑溢血的症状。尽管如此，值班医生们还是给他做了脑电图和心血管检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坂仓准三躺在担架上昏睡，有节律地呼吸着；他的美国女秘书等待着化验结果。

医生说：“这位先生棒极了。”

女秘书问道：“可是他怎么还不醒呢？我跟他说话，他听不见。我摇晃他，他不回答。为什么会昏迷？”

“他不是昏迷就是在睡觉。”

“我一点也不明白。在竞拍最激烈的时候，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入睡呢？”

“这位先生吃了快速安眠药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掌管着他全部的药物。”女秘书说。

“在森林里或者动物园里，如果需要让猛兽睡觉，就给它打一枪麻醉药。这种安眠药可以很快见效，有时速度之快超过子弹打在脑壳上或者心脏上。对这位先生血液化验的结果表明，查出来的药物与用在麻醉猛兽身上的一样。”

“大夫，您看！您看这个小黑点！有关系吗？”

“确实是这里。有人从这里给他注射了安眠药。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医生简单检查了那个小黑点引起的红肿之后说道。

两个小时后，坂仓准三醒了，嘴里还念叨着马蒂斯的名字呢。在医院的走廊里，他苏醒了，从担架上坐起来，询问少女的下落。

“被人弄走了。”女秘书说。

当米歇尔看到画稿落入塞海尔曼先生之手的时候，感觉自己松了一口气。无论如何，那位少女没有离开他们；但是，阻止她去日本、阻止她像被另外一个部落掠走而消失的手段，是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在拍卖会上还是第一次发生。那个时候，为争夺马蒂斯的少女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塞海尔曼看到似乎难以打败坂仓准三，就给菲律宾保镖打个手势。保镖把蘸有快速安眠药的一支箭含在嘴里，随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根竹管，瞄准日本人的后脑勺吹了出去。坂仓准三觉得被什么东西叮了一下，摸摸脖子，接着就倒在地上了。拍卖师全然不晓得鲨鱼之间的这场冲突，举起木槌敲开了塞海尔曼先生通向胜利的大门。

米歇尔脑海里浮现出胡里娅的身影。他想起了莫奈的睡莲。他的命运仅仅取决于塞海尔曼先生的情绪：今天晚上要和塞海尔曼先生见面。但是，假如胡里娅要在短短几个月内死掉，那么她丈夫可以送给她的最佳礼物以便度过弥留的时光，或许就是马蒂斯那张迷人的画稿。一个人如果能欣赏如此美丽的艺术，一生无憾矣！

拍卖会之后，米歇尔和贝迪娜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面对一盘甜菜、蘑菇、奶酪配制的凉拌菜，贝迪娜谈起自己在拍卖激情震动中所感受到的刺激程度。

她说：“比爱的高潮还要强烈。”

“你第一天就发现了这个，说明你适合干这个。”米歇尔评论道。

“你认为会调查日本人昏倒的事件吗？”

“绝对不会。”

“为什么？”

“什么也证明不了。这是极为微妙的事情。在艺术品市场上,还在发生无法认证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犯罪。那不是犯罪,仅仅是激情发作。”

胡里娅突然之间感觉到自己旧病复发了，她把这个归咎于心情沮丧；虽然牙龈又开始出血了，却真的没有觉得哪里疼痛，只是一种浑身的厌倦迫使她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门厅，迷茫地望着莲花池，她的钻戒还泡在水里呢。钻戒落水后的几天里，她甚至不想要花匠放掉池水、捞出首饰来。但是，就在浑身的厌倦中，她刚才接到米歇尔打来的电话：他提出一个非常诱人的建议。

米歇尔笑着问她：“你喜欢什么？是马蒂斯的画呢？还是体验一下爱情经历？”

“路易斯在国外。”胡里娅回答说。

“我知道。”

“说一下我要跟谁体验爱情经历？”

“路易斯从瑞士给我打电话，要我请你出去吃晚饭。”

胡里娅问：“马蒂斯那幅画怎么样了？”

米歇尔说：“神奇得像你需要的情人。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

米歇尔在电话里跟她商定：天黑时他来接她，先去马尔伯勒画廊参加一个开幕式。这是胡里娅第一次置身于这样的观众里：他们中有艺术家、艺术爱好者、收藏家和学者；大家站在美国画家迪克·弗·托马斯的作品面前。胡里娅自然不了解这位美国画家。她的确想努力振作起来，希望自己在那种场合漂亮一些，但是，在洗手间里化妆了一个小时之后、再穿上名牌套装

时,她能够展示的最时髦的模样就是一张苍白之极的面孔,这让她的美貌变成了令人不安的东西。米歇尔站在汽车旁边等候她出来,一看见她浑身挂满了首饰,他忍不住笑了,心里想:在一群围绕艺术活动患神经病的人们中间,胡里娅会显得过分摆阔了。

她有些撒娇地问道:“这样好吗?”

米歇尔奉承她说:“美妙无比。”

“我不知道对付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着装。”

“你非常聪明,很快就会明白其中的门道。”

“你什么意思?”

“是这样,你能对艺术再着迷一些可能更合适,但是不要太厉害。”

走进画廊以后,大厅里已经人满为患,大家不得不在密集的人堆里艰难开路。人群里那虚假做作的气氛与胡里娅过分高雅的举止形成鲜明对照,或许她的举止有些过时,尽管她身边有马德里最著名的古玩商陪同。米歇尔把胡里娅当做刚刚缴获的战利品一样向那些古怪的观众展示。人群里有打扮成天堂鸟模样的姑娘,她们穿梭于按照纽约式剃光头的艺术家和同样怪诞的按照马德里式海盗模样的人群中间,其中有居住在设计楼阁里的百万富翁,有颓废派诗人和某个国际寄生虫。密集的人群挡住了他们欣赏墙壁上绘画的视线。胡里娅的第一个感觉是:没人在意墙上的东西。人们互相点头致意,说上三言两语,同时都在越过对方的肩头去发现什么更有意思的人,或者一面说些废话一面注视着入口处,看看有什么名人,或者附近有没有好看的女人。或许因为胡里娅浑身挂满了首饰,她向大厅尽头走去的过程中,不断吸引着人们关注的目光。大厅尽头处,美国画家迪克·弗·托马斯、展品的作者、画廊女经理以及一些美术界的朋友们,每人手中端着酒杯,正在谈论美国大众艺术运动的发起人、电影导演安迪·沃霍尔。彬彬有礼的问候之后,米歇尔把胡里娅介绍给众人。

一个衣着华丽的家伙有些厚颜无耻地问道:“是你新钓到的鳟鱼吗?”

“不是鳐鱼。仅仅是我刚开始塑造雕像的神奇泥巴。”

胡里娅稍稍有些紧张地问道：“你们把我说成是什么怪物？”

“没什么。别生气。鳐鱼是艺术世界里的神鱼。”

胡里娅笑着与米歇尔一道加入了艺术爱好者的谈话。一个耳朵眼上插着鸚鵡毛的家伙继续介绍安迪·沃霍尔在宾夕法尼亚举办的那场著名的开幕式情况：安迪发现自己作品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挤满大厅的人，而墙壁上是一片空白。由于一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混乱，作品没有运到画廊，而请柬已经散发出去了，开幕式无法停止下来。客人陆续进场了，很快大厅就变成了一个装满银河系物种的水族馆；没有人意识到灯光照耀的墙壁上是干净、雪白，没有半点绘画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那群怪人里面，每人装饰得奇形怪状，他们来大厅的目的不是看绘画的，而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直到觉得自己卓尔不群为止。等到安迪来到的时候，客人们已经沉醉在互相审视之中了；安迪一看到人人都很幸福，他对运输公司的怒火也就烟消云散了。这家公司弄错了地址，把绘画拉到芝加哥去了，而不是这里的宾夕法尼亚。突然，他发现——似乎是一种最深刻的突发灵感——自己真正的创作不是那些眼下睡在错误的画廊仓库里的油画和丝网印刷作品，而是这些新人、活人和怪人，于是他感激那次交通事故了。现在，他真正的“艺术品”正紧张而成堆地活动在画廊的大厅里，背对着空空荡荡的墙壁，仅仅通过审视就产生出自身的能量。

那个耳朵眼上插鸚鵡毛的艺术爱好者介绍到最后，又补充说：“沃霍尔在想：这些欣赏自己的观众是真实的呢，还是虚构的呢？”

“答案呢？”米歇尔追问道。

“沃霍尔拿出那个有名的拍立得照相机，连连拍下那些出席虚假开幕式的各色人等。看到在短短几秒钟之内拍立得照相机就吐出有系列人物的湿照片，他得出的结论是：照片比他的画更有艺术感。也更加真实。”

米歇尔说：“同意这个说法。艺术领域里，凡是能够卖钱的就是真实的；

如今沃霍尔的这些照片非常抢手。虚构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客人。那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能卖钱了。反之，我会花大钱买下第一张宾夕法尼亚的照片。”

胡里娅忽然觉得有些轻微的眩晕，大厅里的嗡嗡声让她感觉脑袋发蒙；片刻后，周围的一切让她觉得在旋转。她问画廊女经理是不是可以用一下洗手间，开幕式期间画廊一般不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因为她有贵宾相伴，便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洗手间在画廊的楼上尽头。胡里娅没有表现出不舒服的样子，上楼后，穿过一片摆满了包装品的地方，包装品上印刷着纽约、克罗尼亚、米兰或者其他海关的字样。宽敞的仓库里有许多画反靠在墙壁上，画布和木框上挂着外国画廊的标签，表明这些商品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胡里娅第一次走进这种地方，这是与她的生活全然陌生的幽灵世界。这时，她觉得好像要呕吐。她预感到自己走不到洗手间了，便极力控制心中的焦虑，找到一个包装箱坐下。她闭上眼睛，缓缓地呼吸，这是她在柔道课上学来的方法。她双手捂住脸，控制心跳，慢慢平静下来。就这样待了片刻。随后，她抬起头，睁开眼睛，望着仓库的阴暗处，于是发现自己身旁站立着一尊铜像，而此前竟然没有看到。这是个裸体奔走的形象。她忽然觉得自己松弛下来了，便一面抚摸这个如此优美的铜像一面寻找延长这种舒服感觉的本能方式。

她不知道这个铜像是瑞士画家和雕塑家吉亚柯梅蒂的作品。她稍微平静了一些，但是还没有完全克制住心中的焦虑，她反复抚摸铜像，亲吻铜像的手指，甚至轻轻吸吮那些漂亮的手指，为的是吸收她不明白的那种神秘之美。胡里娅的体力得到了恢复，甚至体验到某种短暂的愉悦，推动她去想象一些事情。坐在铜像身边，她感受到那些绘画的神奇之处，虽然仅仅是从画的后面欣赏，也不晓得画上的人物或者风景是什么模样。画布边缘上的符号和签字让她觉得非常诱人。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自己突如其来的舒适

感与仓库中的气氛联系起来。她想,这里许多她不理解的艺术品可能价值连城;但是至今高雅地躺倒在这里;她想象着有一天理解这些作品并且化做一种内在美之后自如地活动在这些艺术品中间的情景。

体力完全恢复之后,她走进洗手间,镜子里出现一张极为苍白的面孔,颇有魅力,但是首饰戴得太多。她突然来了灵感。三下五除二,她摘下了祖母绿耳坠、短项链、手镯、金表以及其他“破烂”玩意儿。她也不喜欢那件名牌套装。脱下外套,扔在地上,只穿绸缎胸衣,肩头裸露,锁骨非常突出。擦掉厚厚的脂粉,用冷水洗好脸,重新面对镜中的苍白,惊喜地感觉到头发披肩和裸体的妙处。

胡里娅不知道她回到大厅时本来死气沉沉的面孔现在开始引起人们的青睐。黑黑的眼圈与白净的皮肤相得益彰;眼圈的紫色线条是某个美容院刚刚抛出的化妆手法。这时,一些专注的目光开始在她脸上游走,而她则面朝着米歇尔。

米歇尔看到她来到身边便问道:“你怎么了?”

胡里娅回答说:“刚才觉得有些头晕。现在已经好了。”

“我说的是你脸上怎么了?跟原来不一样了。”

画廊女经理问她:“你美极了。怎么打扮的?”

“我把首饰摘掉了。”

“这样最好。别戴金银。保持本色就好。”美国画家愉快地喊起来。

“我看见楼上仓库有个铜像。我要告诉我丈夫买下来。”

“是吉亚柯梅蒂的作品吗?”画廊女经理问她。

“不知道是谁的。我喜欢。他看上去很神秘。坐在他身旁会觉得舒服。”

米歇尔认为胡里娅是他的财产。对于一个古玩商人来说,一条鳟鱼就是一位艺术品的买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属于你的,你要影响他的欣赏品位,掌握他(或她)收藏的爱好或者冲动。米歇尔带胡里娅前来参加美术开幕式,为的是让她学习通过一种氛围就领会的行为举止。艺术有一种特殊

的礼仪程序。应该学会自然地站在绘画旁边；但是，米歇尔意识到自己把一位女顾客赠予竞争对手是犯了一个错误；于是，当胡里娅望着他似乎请求他表示同意时，他极力冲淡她对吉亚柯梅蒂铜像的兴趣。米歇尔和画廊女经理也交换了业内人士之间的眼色，意思是回扣是神圣的，肯定会得到尊重。米歇尔极力要改变话题，但是胡里娅坚持把路易斯带来看看铜像和仓库里的绘画。

画廊女经理问米歇尔和胡里娅：“你们愿意和我们一道共进晚餐吗？”

“看情况吧。”米歇尔回答道。

“我们在一家非常好玩的餐厅里预订了座位。作为游戏，跑堂的大声骂顾客，另外他们还唱歌剧。”

“不会把肉汤泼在你脑袋上吧？”

“我想不至于如此。”

“那就不去了。我们需要更加强烈的刺激。对不对？胡里娅。”

显而易见的是，米歇尔企图把胡里娅从开幕式结束后准备举行的艺术家晚餐中拉出来，因为他认为如果她不完全服从他的意志，那么进入那个圈子是危险的。此前，米歇尔就准备在一家良好气氛的餐厅请客，目的是迷惑、同时又训练这个收藏艺术品的新手，但是不得不追求一位已婚、非常动人、死期临近的女子，仅仅为了取悦她丈夫，因为不愿意失去这个客户，让米歇尔觉得实在太复杂了，原因是米歇尔不是情爱心理学方面的大师。为了这顿事先预定的晚餐，他已经准备好一套非常讲究的修辞战略：努力引诱那个女子，让她觉得深渊是美丽的。他会暗示她：他早就爱上了她；那种犯罪的眩晕感已经让她重新得到了生活的激情。如此轻声细语、情意绵绵、说给一个对生活厌倦的女人，如此耳鬓厮磨的悄悄话，往往会产生一种摧枯拉朽的效果。他还会说：她非常有魅力；会告诉她，如果她想要达到她买

下的那些艺术品的高度,那么首先应该学会克服任何道德障碍,因为艺术是超越自责的,不过双重生活的女子肯定是无聊的。

这是一些空洞的想法,因为米歇尔不可能在一些证人面前对胡里娅说这种征服者的浅薄话语,还因为在画廊的人群里,二人正要离开那里的时候,他遇到了金发女郎贝迪娜,后者与一位意大利朋友在一起,不可能不让贝迪娜和她的男友加入他俩的行列度过晚间的时光。

走出任何一个画展,朋友们常常会在人行道上提出现代文化中最深刻和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咱们去什么地方吃晚饭?或许饮食学里的最后一条就是根据你穿的时装选择饭店。经过长达几乎三十分钟的犹豫徘徊之后,四人先后选择了印度餐馆、日本料理、印度尼西亚饭店,挑挑拣拣累得三人筋疲力尽后,依然精力充沛的贝迪娜掌握了指挥权,她把大家带到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漂亮的侍者几乎是在黑暗里端上来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泰国菜肴。

泰国餐馆里有蜡烛、高脚杯和厚厚的桌布,四周装点着泉水、热带植物、鹦鹉以及有小小的海里怪物的鱼缸。黑暗让坐在千手菩萨一侧的四位客人可以吐露任何轻浮的话语,而不会有人察觉他(她)们的脸红。黑暗还把胡里娅的面庞——被近在咫尺的死神触摸过的脸——变成了一张娇嫩、迷人的面具,与她身后的菩萨协调一致。在烛光的照耀下,四人刚刚落座,要了一份和尚发明的凉拌菜之后,胡里娅就跟贝迪娜做起游戏来。

胡里娅问:“一幅马蒂斯的画稿和体验一次爱情故事,你更喜欢哪一个?”

贝迪娜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喜欢爱情故事。更不用说一个感到压抑的女人了。”

那位意大利朋友问:“二者不可兼得吗?”

“必须选择。”胡里娅说。

米歇尔插话道:“我会选择马蒂斯的画稿。”

“真的吗？马蒂斯就这么重要吗？我很爱路易斯。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那就听路易斯的意见吧。”

贝迪娜问她：“是收藏家的意见呢？还是丈夫的意见？”

胡里娅回答道：“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

贝迪娜说：“亲爱的，别折磨自己了！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米歇尔，你肯定能二者兼得。”

米歇尔已经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一方面，他根据经验知道，如果激情是全神贯注的，那么它排斥其他的感情。他一心只想卖画。眼下，他仅限于同三位朋友一道分享美味佳肴；与此同时，他在倾听贝迪娜与她新交上的情人之间不知羞耻的打情骂俏。毫无疑问，这位意大利帅哥与一个刚结婚女子的床上活动细节、贝迪娜对黑人纳尔逊裸体的详细描写以及她根据强烈程度细致说明的性欲高潮分类，都给餐桌上营造了一种情欲绵绵的好玩气氛，因此在米歇尔对胡里娅暗送秋波之后，胡里娅大概是因为这样的气氛才利用递给米歇尔酱油小碟的机会，下意识地摸摸他的手。有一条黄金法则，到了这个岁数的米歇尔早就学会了：假如一个女人跟你说话时抚摸了你，那就是为你开了路；如果一个女子没有抚摸你，你永远不要放弃占有她的希望。

虽然五十七岁的米歇尔有着挺拔的颈项、优美的下颌、长及掩耳的银发和尚且灵活的身躯，却觉得自己在这样一个坐满美丽、动人的年轻人中间有些局外人的感觉。他是个阅历丰富的人，拥有在豪华饭店里得来的古色古香的风度，但是尤其拥有曾经掌握过许多艺术品而在身上留下的高贵气质。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后，他第一次考虑：稍稍来点刺激并且考验一下自己也不是坏事，既然他同胡里娅开始的这场游戏已经把他从离婚后高贵得缺乏性欲中解救出来了。他尤其明白，到了一定的年龄，不是女人不看你，而是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视而不见的现象，米歇尔早在参加某些社交聚会时就已经领教过了。在女人面前觉得自己是一目了然的，



实际上等于是一具僵尸。但是,米歇尔还打算做勾引女人的最后努力,哪怕这仅仅是为了能够出售莫奈的睡莲和马蒂斯的一幅画稿。

在那家做东方饭菜的餐馆里,第一个职责就是令人感到自己年轻和有魅力;随后是不被毒死,即使这似乎是次要的。米歇尔讨厌扮演滑稽可笑的样子。几年前,他无论去什么地方总是年龄最大的,但是这家餐馆光线不足的气氛帮了他的忙。那是在一个泰国漂亮少年送来芒果汁之前的事情,胡里娅似乎在不经意间用膝盖碰碰米歇尔的大腿。米歇尔发觉她神情洒脱,笑意盈盈地期待着他做出反应。实际上,胡里娅真的非常激动,因为贝迪娜整个晚餐期间不停地谈及自己与几个情人的交往,特别是与黑人纳尔逊的交往,而笑声和黑暗给四个人提供了帮助。

“有时我想象着有个成年人在我居住的大街前面遛狗。我根本不认识他。可他拉着我就走。他领我去他家。我俩像猫一样爬上楼梯,就在地毯上。有时我还梦见自己待在一座城堡里,外面是暴风雨;在一张古老的大床上,随心所欲。”

胡里娅问贝迪娜:“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实际上,指责是假,鼓励贝迪娜深入泥沼是真。

“你呢?”

“我怎么了?”胡里娅惊慌失措地反问。

“你就没背叛过你的丈夫?”

“路易斯如果知道我背叛,他会杀了我。”

贝迪娜说:“你怎么能剥夺自己的这份激情呢?并不是每个丈夫都会给你提供死在情人怀抱里的机会。”

餐桌下面两人的膝盖互相摩擦,离开再相遇,这样古老的游戏在胡里娅和米歇尔之间产生了一股交流电,随着谈话多次提及高潮的不同形式电流越发强大。最后,话题转向藏在银行保险库里的那幅莫奈的画稿。这是一种新感觉。餐桌的台面上,古玩商人和女收藏家冠冕堂皇地谈论着作品的

质量、颜色的区别,这位印象派画家的重要性,估计需要三亿买下这幅画的巨大投资;可是餐桌下面,流淌着另外一种激情。无论胡里娅还是米歇尔都不会说出究竟哪一种激情更加刺激。她觉得这样轻微的调情十分惬意。实际上,她的压抑感已经消失;在茴香酒曾经引起的眩晕感中,她把现在的惬意归功于吉亚柯梅蒂创作的铜像传达给她的神秘能量。米歇尔把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胡里娅送回家去。而她则不得不重新面对孤独了。

胡里娅在轿车里说:“路易斯总是出差在外。我要在这个可恶的大宅子里烂掉了。有一天,我头疼。那是清晨三点钟,我没穿衣裳就下了床,去厨房找安眠药。在走廊拐弯的地方,我突然撞上了也去找药的女佣。我俩同时大叫起来,害怕得要命,各自向反方向逃走了。”

米歇尔拉住她的手说:“要求路易斯带你一起出差吧。”

“他不愿意。”胡里娅解释道。

“以后咱们三人一起去巴黎旅行。”米歇尔说。

“我很清楚路易斯对我的希望。他在外面做完生意回家,一心只想我给他做上一顿好饭,希望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在床上为他提供特别的服务。每天晚上,他都要花样翻新。为了让他快乐,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想不出别的花样了。”

“骗骗他!”

“我不清楚那些骗局怎么做。”

“欺骗丈夫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或许他喜欢骗局。”古玩商人低声说道。

“你疯啦。”

“让他吃醋。假如你会让他吃醋,他永远也不会离开你身边的。”

“你认为这会让他更激动吗?”胡里娅问道,一面抹着唇膏。

胡里娅一面抱怨自己独守空房,一面允许米歇尔抚摸她的脖子和后脑勺。他驾驶着大奔驰,不快不慢地行驶在通向莫拉雷哈镇的高速公路上。轿

车开到大宅院的门前时，胡里娅在下车前向米歇尔发出邀请：请他进门喝一杯。这邀请几乎是礼仪性质的。米歇尔接受了。夜深了，女佣们已经下班。住宅里一片漆黑。胡里娅一路走一路开灯，最后来到客厅里。去饮料车上拿东西之前，她突然极为敏捷地把两只鞋子甩向空中。然后，告诉米歇尔：请随意，请随意。自从来这里看过毕加索那幅画以来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米歇尔一直没有来过路易斯·巴斯托斯的这处大豪宅。就在胡里娅准备强身杜松子酒的时候，米歇尔望望客厅的四壁。他发现原来那些古老的鹿群画片和城堡照片已经被有签字的绘画代替了，这让他吃了一惊。看来，路易斯已经相当急切地开始收藏绘画了。米歇尔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人出卖了。

米歇尔酸酸地说：“看来你们又买了一些画。”

“路易斯不知道往哪里投钱。大家都说，买画是一种很好的投资。”

“不错，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应该善于收藏。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善于不善于的问题。艺术品市场里有很多骗子。”

胡里娅把酒杯递给他，问道：“你指的是什么？”

“市场上有赝品，有盗窃来的作品，有的干脆就是破烂货。无论有多少黑钱，都不应该乱扔。这个行业里有许多无赖。”

胡里娅喊道：“你可别吓唬我！”

米歇尔说：“你知道吗？我可有点吃醋了。”

“为什么？”

“我原来以为我是你们的顾问呢。看来你们自己已经在拍卖会和古玩店转悠了。”

“不是的。是有人上门送货。自从大家知道路易斯买画以来，电话总是响个不停。”

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些没有任何标准就买下的作品。西班牙画家塔皮耶斯的一张石版画旁边是一张多处修整的吉卜赛食品静物画；一张西班牙

画家本哈明·帕仑西亚的山羊图并列在一张无名氏的抽象画旁边；再过去是一张俄国画家夏加尔的水彩画，一眼看去就知道是赝品，上面画着一头驴和一个飘在空中的小提琴手。墙壁上还挂着一些树脂葡萄，吊着两盏灯，台座上是个大理石制成的中国人像；上面则是几张根据房屋装饰设计师糟糕的鉴赏力强行安排的瀑布清泉图。

就在二人在沙发上喝杜松子酒的时候，米歇尔很想直截了当地拥抱胡里娅，但是在最后一刻他克制住了，担心一旦她拒绝拥抱，自己会落入难堪的境地。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心跟她建立一种情爱关系，因为这是让路易斯夫妇作为他独家客户、不让他俩落到别的商人或者画廊老板手中唯一的方式。当米歇尔漫不经心地把手放在她腿上的时候，她笑着摸摸他的手。忽然间，她拉着他的手站了起来。

她拉着他在前面走，说道：“来！看看我们最近买的东西。”

米歇尔问她：“拉我去哪里？”

“来吧！”

胡里娅拉着米歇尔的手，穿过走廊，向那间有伊莎贝尔女王睡过的大床的客房走去。她点燃一盏台灯——也是古玩店的东西——拿掉灯罩，照亮了头顶上方天花板处的一幅画。这是15世纪佛兰德斯画家韦登工作室的《耶稣下十字架》，是质量非同寻常的大作。尽管灯光微弱，米歇尔还是立刻就发现了画面保存得十分洁净，圣母的面颊上有两颗泪珠，突出了悲伤表情中的美。

“喜欢吗？”

“非常喜欢。”米歇尔强调说。

“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来到这个房间，躺在这幅画下面。”胡里娅说着在床边坐下。

“什么时候买的？”

“几天前，我的白血球数量急剧下降。疲倦得不能走路。我们请了急诊

医生,他给我开了一些维他命,根本不管用。但是就在那天下午有个家伙带着这幅画来了。路易斯想看看能不能给我打气,就买了下来。”

“那家伙是什么人?”

“鬼市上的吉卜赛人。”

“还有呢?”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漫不经心地度过了一个下午,看着他俩讨价还价。他俩一面议价钱,我一面望着圣母痛苦的面孔。我感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不舒服啊,你知道吗? 路易斯不停地保证说:我的病没什么了不得,一点白血球的问题,就是缺乏矿物质啦。我一觉得泄气,他就说这番话鼓励我。可我是有预感的。”

“你什么意思?”米歇尔在她身边坐下。

“我知道自己得了重病。”胡里娅说,表情突然严肃起来了。

“别说傻话!”

“这是真的。我从我丈夫和一些朋友的眼神里看出来的。”

“什么样的朋友?”

“米歇尔,你说实话!我的病是不是非常严重?自打今天下午咱俩一出门,你就始终用目光在询问我。是不是我快死了?”胡里娅问道,几乎要哭了。

“不是。这是你心情压抑的结果。”米歇尔一边温柔地拥抱着她,一边轻声说道。她的头部依偎在他肩膀上。

“你真的这么认为?”

“胡里娅,绝对肯定。”

“如果我得了重病,我想知道病情。”她说,第一批泪水已经流到了脸蛋上。

尽管如此,此刻她觉得很好。她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会,由于喝酒和贝迪娜在晚餐营造的情爱气氛,她甚至有些头晕。此时,二人静静地坐在床

边。米歇尔预感到如果轻轻推一推她的身体,她不会拒绝的;但是,他仅仅吻吻她的眼睛,吸吮她的眼泪,随后亲亲她的嘴唇,弄得她嘴巴湿漉漉的并且有些咸味。

“知道吗?你的哭相很好看。像是韦登笔下的圣母。”

“真的?”胡里娅破涕为笑,但表情有些苦涩。

“你像圣母一样美丽。我发誓。你看看她呀!”

“米歇尔,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

“你很有魅力。你是知道的,对吗?大概有很多女人跟你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如果我开始喜欢你了会是什么样子。”

米歇尔建议道:“那咱们就试试吧。”

这个成熟的男人善于控制胡里娅的感情,因为他没有忘记自身的利益,所以他把她抱在怀里,用手指轻轻抚摸她的整个面庞,轻轻地抚摸她的嘴巴,让她微微张开樱唇,随后搂住她的后颈,有节制,有讲究,有分量地吻住她的嘴唇,但是依然保持一副保护神的样子。胡里娅犹豫不决地回应着他的抚爱,也慢慢地亲吻了米歇尔的嘴唇,并不躲闪对方的舌头。米歇尔隔着绸缎胸衣抚摸着胡里娅,她让他这样爱抚。但是,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于是突然停止亲吻,低声说:“我把外套忘记拿了,好像丢在画廊的洗手间了。”

“不是什么严重的事。”

“明天我得回去找外套。顺便打听一下铜像的价钱。”

“你自己看着办吧。好好考虑一下。”

“可以提个问题吗?”

“什么?”

“你极力勾引我是不是让我只买你一人的画啊?”

“当然是这样。”米歇尔用讽刺的口吻说。

就在那幅吉卜赛木版画下面,胡里娅和米歇尔坐在床边,也完成了一幅《抱着耶稣尸体的圣母像》,这里的区别在于不是圣母望着怀中的耶稣尸体,而是一个年长的男子怀里抱着一位受到死神伤害的妙龄美人。这天夜里,这对刚刚恋上的情人在花园里分手了,二人的激情没有超越在客房里简单抚摸。胡里娅送走客人自己赤脚留在草地上的时候,不知道如何破解这个谜团:自己是不是被那个男人勾引了?还仅仅是被他安慰一番?

自从第一次化验确定了胡里娅与死神之间的距离,她就一直在做倒计时。四十个日日夜夜已经过去了;仅凭简单的直觉,她就逐渐体会到某种不祥之兆在威胁着她,尽管在更衣室的抽屉里、在毕加索画中陌生女子的保护下藏着一份医院的假化验单。血液病专家预测她还能活上九十天;苏黎世各个医院的大夫们看过真正的化验报告之后检验和证实了西班牙专家的看法。在这段时间里,胡里娅的情绪有高有低,但是,除去两次白血球大幅度下降造成她休克之外,还不能说一切全糟,因为突然之间她就恢复了体力,就重新成为那个充满生命力、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了,而谁也说不清楚原因何在。送走米歇尔的那天夜里,她就是这种感觉。她很快活,一面望着水池内溶解在黑影里的月光;一面提醒自己:明天一定吩咐花匠排掉池水,捞出钻戒来。

米歇尔这方面则打电话给日内瓦办公室的塞海尔曼先生。莫奈的睡莲仍然保存在马德里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等待着塞海尔曼甩掉中间商。这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米歇尔本打算不过分多加钱把睡莲干干净净地让给路易斯·巴斯托斯;另外一方面,收回睡莲是塞海尔曼先生在把马蒂斯的画稿出售给米歇尔之前规定的条件。

米歇尔为了解开围绕莫奈睡莲而形成的中间商的疙瘩,邀请贝迪娜去吃海鲜。贝迪娜是这个疙瘩的最后线头。米歇尔从她手里接过来睡莲。而她是从她父亲当理事的一家银行的分行经理手中拿到睡莲的。把睡莲委托给分行经理出售的是玛利亚·撒克拉门托太太——一位跑旧货的侯爵夫人,她与古玩店老板和美术品经纪人过从甚密。其中有个经纪人名叫费德里科·巴美尔,是巴塞罗那地区衣冠楚楚的老骗子,他自称是一家石油公司艺术品投资问题的顾问,在巴黎塞纳大街的画廊里备受欢迎。经营塞纳画廊的老板是黎巴嫩人莫拉维夫,他同意暂存莫奈的睡莲,为的是替睡莲的主人、瑞士大亨塞海尔曼在市场上公布这幅油画的存在。一件艺术上品在最终挂上收藏家的墙壁之前常常要经过一座座黑暗的迷宫,常常要筋疲力尽走完漫长的道路,沿途可能有许多人会分一杯羹,最后栖身在收藏家的怀里。

巴美尔先生启动了睡莲的运行。这位总是衣冠楚楚的代理商,身穿绣有穗形花边的外套、灰色法兰绒长裤和英国造皮鞋,花言巧语地欺骗了塞纳画廊的老板,信誓旦旦地声称:睡莲实际上已经出售。他只需要拿在手里三天,为的是在石油公司的行政会议上展示展示。

画廊老板说:“巴美尔先生,这幅睡莲价值一千三百万法郎。我希望十天内拿到这笔钱。不能再晚了。同意吗?在这个收据上签字吧!”

“不必担心。”

“可以问个问题吗?”

巴美尔先生点头道：“请吧。”

“真有这个石油公司吗？还是您又一个伟大梦想？”

“我让您吃过亏吗？这笔交易的基础是互相信任，是不是？我已经让您赚了好几百万啦！”巴美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巴塞罗那的老骗子根本没有把睡莲拿给什么假设的石油公司总裁、一位阿拉伯省长去看，据老骗子发誓说，总裁下榻在克里雍饭店；老骗子拆掉了画框，把油画藏在一大包干奶酪里，乘坐“太阳门”号列车，来到西班牙；旅途中，奶酪散发出的臭脚丫子气味弥漫在整个包厢里，甚至连查票员都不敢迈进包厢剪票。巴美尔早就发明了这套方法分散检查人员的注意力，让散发的臭气欺骗嗅觉灵敏的警犬和警察。去马德里，就用最臭的干奶酪；去巴黎，就用西班牙的香肠和腊肉，都是为了掩护艺术品的转移。谁也想不到一包腊肉和香肠里面会隐藏着一幅印象派的作品，更想不到会装在一位衣冠楚楚的老者的手提箱里。这一次，巴美尔先生已经平安到达马德里了，他重新装好画框之后，以一千二百万比塞塔的高价，把睡莲存放在撒克拉门托侯爵夫人家中的客厅里，这位地道的侯爵夫人住在奥地利人居民区里。

巴美尔先生竖起一根手指，用警告的口气对侯爵夫人说道：“我答应你的货拿来了。别毁了它！你发誓除了客户不给其他人看！”

“难道我骗过你吗？我不是让你赚了好几百万吗？”侯爵夫人生气地问巴美尔。

“你准备要多少钱？看在上帝的分上，可别涨得太多。”

“再加五百万，怎么样？”夫人摸摸肥胖的下巴，那里挂着一个金制十字架，试探性地问道。

“夫人，别傻了！三百万就可以了。”巴美尔先生答道。

“你看看这座侯爵府吧。快要塌啦。我总得做些什么，保住祖先留下的这份遗产吧。对了，下周我要举办土豆饼晚会，介绍一幅西班牙画家里贝拉

的作品，画上是17世纪最好的宫廷小丑。希望你别缺席。参加的人有政界、文学界的人和几个米歇尔拉来的歌手。你认识米歇尔吗？”

“当然！谁不认识那个花花公子啊！不过，你得保证……”巴美尔一味地重复道。

“放心吧。我不会烧掉睡莲的。”

侯爵夫人只是个二流旧货商，不是每天手里都能掌握莫奈的作品。为了在倒卖艺术品的市场上提高自己的威信，她一个小时后就在画廊、古玩店和代理商中间叫卖起睡莲来，于是睡莲不胫而走，在马德里传来传去，最后落入银行分行经理的魔爪中。该经理名叫阿尔瓦里托·阿优索·德·爱里塞，他自己出资经营艺术品的生意，为准备在艺术品市场投资的客户提供服务。在他的会客室里，每天上午可以看到留长发的怪人、斗牛圈子里的人物、演艺圈子里放荡不羁的家伙、撒拉曼卡居民区里酗酒成性的公子哥以及异想天开的野心家，他们坐在扶手软椅上，等待经理接见。按照爱里塞经理自己的说法，艺术的魔光照亮了他的心田。这道光线并不妨碍他在五分钟内给一幅画开出一张许可证，几百万比塞塔就向空中撒去。那个时代，一个银行分行的经理每月赚二十万比塞塔，但是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藏着昂贵的油画，有时，心血来潮，顷刻之间价钱翻两倍，这种事情仅仅取决于坐在经理对面的买主的无知或者贪婪。

侯爵夫人怀抱着莫奈的睡莲，大汗淋漓地走进银行。她全然不遵守客人们在前厅排队等候的规矩，推开经理办公室的门，探头就进。对于爱里塞经理来说，最刺激的事情莫过于看到有人来送艺术品。因此，侯爵夫人刚一露头，经理在半分钟内就解决了一位客户提出的问题，毫不迟疑地批准了客户提出的贷款数额。随后，他双手亲切地推着客户的脊背，把后者送出了办公室，同时满脸笑容地欢迎侯爵夫人入内，不遵守按顺序叫人的规矩。

经理关好门后,问道:“这回带什么来啦?”

“大家伙。上品。”侯爵夫人说。

“你是知道的:我这里绝对不要赝品!”

“不见宝贝别瞎说!”她一面拿掉睡莲上的包袱皮一面说道。

阿优索·爱里塞一看见放在沙发上的莫奈睡莲,立刻发生了条件反射。他先是老虎般地吼了一声;随后打开对讲机,用只有发生重大事件才叫喊的愉快嗓门,吩咐女秘书立刻前来。

“阿尼塔!”

“是我,经理。”

“你他妈的干什么呢?不在我身边!”

女秘书非常清楚只要一进办公室就会看到她的经理躺在座椅上假装心脏病发作,伸出舌头,眼睛紧闭,一手伸直,一手攥着手帕;她应该像往常那样行动,因此这一次也从抽屉里拿出一瓶薰衣草制成的香水,在手帕上洒上几滴,在经理的前额、面颊和脖子上反复擦拭几遍之后,开始给经理背部做按摩,还不时地用她丰满的乳房摩擦经理的后颈。

“阿尼塔,看看这个,看看这是什么样的艺术品吧。我兴奋得要控制不住了。”经理喘息着低声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这样,经理。”女秘书假装惊慌地说。

“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个倒霉的银行一脚踢开。外面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可我还关在这个鸟笼里不能飞翔,真是无法忍耐!知道吗?我是个艺术家啊。”经理好像魔鬼附体似的低声重复道。

女秘书问:“这些花儿是谁画的?”

“是莫奈。”侯爵夫人说。

“莫奈?莫奈是什么人?”

“白痴,说什么呢?你不知道莫奈是什么人吗?”经理跳起来,愤怒地叫喊着。

“这个名字很像一个自行车运动员。”女秘书飞快地说道。

手里握有莫奈作品的虚荣心,这一回占了上风;他打算让银行的理事萨比诺·艾斯特万知道此事。经理捎去口信,请理事下楼看看。理事从七层来到了大办公室,面对睡莲静静地吸烟。他沉默不语,不是因为莫奈的睡莲让他眼花缭乱,而是因为这位银行家已经把自己全部的敏感投资到其他捞钱术上去了。但是,他仍然感觉到画布上散发出来的光芒。

“这种东西我不懂。但是我喜欢。是菜花吗?”理事问。

“是睡莲,美得令人难以置信。”阿优索·爱里塞高声道。

“允许我说件事吗?”

“当然,当然。尊敬的萨比诺。”

“这些睡莲很好。可是我看你很不好。你自己折腾的这个游戏相当危险,知道吗?”理事告诉阿优索·爱里塞。

“什么危险?”

“我不知道你干的事是不是合法,跟我也没关系,但是看来你是疯了。我看你太有天才了,不适合当个纯粹的银行职员。”

“我有天才?”阿优索·爱里塞自豪地重复道。

理事说:“的确。我女儿刚刚认识了一位有名的古玩商,他有些重要的客户。你为什么不把她叫来呢?你们或许可以一起做些生意啊。”

贝迪娜在同一家银行的证券部做经纪人。她是那种腿脚利落的新型女强人,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证券交易市场的运作时间,脑袋不停地摇来晃去,肩头上挂着几个电话,脖子一动,就发出一道命令,就是一笔不少于一个亿的买卖。贝迪娜是在路易斯·巴斯托斯于莫拉雷哈镇的住宅里举行的介绍毕加索作品的晚会上认识米歇尔的。现在,阿尔瓦里托·阿优索·爱里塞为了搞好与上司的关系,便把贝迪娜安插进艺术品市场,把莫奈的睡

莲交给她。她指望用睡莲一口吃下五百万,这将是她的第一笔买卖。

突然之间发生了短路。就在这个投机链条反复给睡莲加热之时,米歇尔打算把睡莲卖给画的原来主人塞海尔曼先生,那场面着实让二人气恼;但塞海尔曼是业内大玩家,此前已经与米歇尔达成君子协定:把那群中间商轰出跑道,如同赛车场上常有的做法一样。实际上,塞海尔曼先生已经通知巴黎画廊,强迫画廊在三日之内归还睡莲,否则对簿公堂。由于这个压力,人们开始层层向下打电话了。眼下,米歇尔极力控制住睡莲,不让睡莲脱手返回瑞士,怀着这个目的,他宴请贝迪娜去巴哈马餐厅吃海鲜。

贝迪娜一面用夹钳扯开大蟹的骨肉一面问米歇尔:“你有多长时间没见胡里娅了?”

“自从在马尔伯勒的展览会上见面到现在。”米歇尔回答。

“我知道她病得很厉害。如果传言属实,我们就来不及把睡莲卖给她了。”

米歇尔低声说:“但愿她这一次能够忍耐过去。”

“她经过急诊后住进省医院了。”

“啊?是吗?”

“是要输血。”

“她在省医院?太巧了!”

“前天我去那里探视我的朋友亨利·荷兰德斯。监狱方面送他去做前列腺手术。”

“是那个有名的艺术品大盗吗?”

“是的。”

“你认识那个家伙?”贝迪娜问。

“我跟他一起蹲过大牢。恰巧住在同一个监室里。”

“你进过监狱?”

“当然。”米歇尔答道。

“太神了！”贝迪娜非常激动地叫起来。

米歇尔不想让贝迪娜失望。二人一起吃饭,他开始讲述那次牢狱历险记。那段故事曾经让他在上等宴会的饭后和高级社交场合大出风头。米歇尔和亨利·荷兰德斯住过卡拉班切尔监狱;同居一个监室的那一个月里,亨利给米歇尔讲了许多故事,这成为米歇尔传授给贝迪娜的智慧源泉。

“亨利是个非常高雅的审美艺术家,对艺术的热情驱使他屡屡干下极富想象力的惊人之举。有一次,他从纳瓦拉省博物馆里盗走了11世纪属于国王拉米罗一世的宝座,是个镶嵌着黄金和珍珠母的可折叠马鞍。亨利在一个早晨偷走了马鞍,随后就在流经潘普罗纳城里的阿尔卡河畔,骑着马鞍钓鱼。”

“实在神奇。”

米歇尔说:“亨利在河边,像个中世纪的国王那样,坐在宝座上,甩出鱼竿。”

“我想马上见到这个人。”贝迪娜大声说。

“在他被送回监狱之前,我可以把他介绍给你。亨利住在医院三楼,房间门口有个警察。他们允许我进去探视,因为我说了我是同行。”

亨利在大博物馆和教堂里盗窃,总是用老法子。先是在参观的时间里在各个展厅里深入细致地进行“踩道”,突然之间会在一件艺术品前激动起来,感觉一种非占有它不可的冲动。亨利没办法克制这样的冲动。等到闭馆的时候,他躲藏到某件家具或者祭坛后面,等着保安人员或者教士灭灯和关门。他与所有的绘画和珍宝一道共度漆黑的夜晚,直到曙光来临,便采取行动。有一回,他爱上了皇宫里收藏的一套扇子。他藏在一道帷幕后面,选中了一把最罕见的扇子,到了早晨,镇定自若地来到大街上,一路上,与迎面而来的游客打招呼。还有一次,他竟然拉响了报警装置,为的是站在街角欣赏一下保安人员如何运作;还有一次,他被关在布拉多艺术博物馆,在地下室过了一整夜。



贝迪娜问：“他在那里偷了什么名画没有？”

“亨利从来不说‘偷’字。他说他的工作是‘收获’。他告诉我，布拉多的地下室里没有半点好玩的东西，因为别人已经捷足先登了。”米歇尔说。

但是，让亨利最感到刺激的还是在教堂里下手。他至今还在一些秘密的地方保存着古罗马时期的木制浮雕、祭坛装饰品、木屏组画、哥特时期的木版画、银制圣杯、银制烛台以及圣餐杯。亨利从来不偷知名度很高的器物，因为他明白众所周知的玩意儿在市场上很难出手。他给每家古玩店供应的仅仅是无名氏的作品，尽管是上上佳品，他也留给自己欣赏。警方不知道亨利把战利品藏匿在何方，但是亨利与警方或者法官达成一项协议：用一幅盗来的画换取减刑一年。他在狱中度过了十五年，随后自由了十五年。在牢房里，他画了一些风景画，上面有小溪、羊羔和落日。

贝迪娜低声说：“我看艺术是一种比证券更有劲的游戏。我的同行们为了市场的行情可以丧失理智。可是你们这些人更疯狂。”

“以后我给你说说艺术美对人的魔力论，让你看看这种生意并不是那么丧尽天良。这个想法我是在近距离了解了亨利的赃物之后提出来的。艺术美可以让你灭亡，也可以让你永生。”米歇尔说。

“你在床上给胡里娅讲讲这套理论吧。她会非常喜欢的。”

“你这么认为？”

“在这方面，我们女人绝对不会搞错。根据本能我们了解眼神的法则。我不知道胡里娅的丈夫会不会买你的莫奈睡莲，但是我可以肯定只要你乐意就能跟胡里娅上床。”

“你能肯定？”

“如果她不死在咱们前面的话。”

米歇尔快活地说：“胡里娅绝对不会欺骗她丈夫的。”

“从你的经历看，你对女人了解的太少。你对绘画的激情让你远离了更好的快感。如果你不用艺术高高兴兴地做爱，那这么神奇的艺术干什么用

呢？”贝迪娜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你愿意在马蒂斯的作品旁边做爱吗？”

“为什么不呢？哪一天咱俩可以试一试，看看结果如何嘛。胡里娅也会愿意的。”

米歇尔和贝迪娜决定当天下午就去省医院转转。两人刚一走进前厅，就发觉监狱警察们个个万分紧张的样子，他俩无须打听紧张的原因了，因为有人在一旁说，一个江洋大盗趁警察一时疏忽，从房间里逃走了。三楼的护士们看见他肩上挎着体育用品包下了电梯。二人很快就知道了逃跑的人是亨利，他是第二次利用做手术的机会，从医院逃走了。两年前是要做胆囊手术，如今是前列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为他打开了自由的道路。亨利逃走了，贝迪娜感到失望，她甚至认为这个人物是米歇尔编造出来的，因为医院里没人知道亨利·荷兰德斯这个名字，只知道登记簿上有个比利时人肯尼·戈尔登。

“别担心。马上就会把他抓住。”米歇尔说。

“怎么抓？”

“在各大博物馆门口设岗。要不然就是躲在祭坛后面的神甫也能抓住他。”

在医院四楼414号房间门口，门里是一片昏暗。米歇尔用指关节敲敲门，里面无人回答。米歇尔和贝迪娜还是悄悄走到胡里娅的床边。胡里娅睡在注射血清的吊瓶下方，手臂上连接着胶皮管。房间里有个黄玫瑰大花篮；角落里有个类似衣架的东西，上面挂着一件名牌外套。起初，米歇尔和贝迪娜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胡里娅的病情已经缓解，但是她听到了两位朋友



的脚步声,便立刻睁开眼睛,笑着说:“因为缺铁,昏迷过去了,不过已经好多了。”

“路易斯下去喝咖啡了。他刚从阿姆斯特丹回来。”胡里娅低声说。

“什么时候让你出院?”米歇尔问。

“明天。”

“打扮打扮!咱们得谈生意啦。”他故作欣喜地说。

“知道吗?这一回,我真的不舒服了。我以为要死了。医院给我注射了两升血。”

米歇尔走近床边,拉起胡里娅的手。后者飞了一个媚眼。贝迪娜转身向房间一侧走去,那里摆放着玫瑰,深深地吸口香气后,她稍稍掀起那件名牌外套来,发现外套里面不是衣架,而是一尊男子裸体奔走的铜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完全揭开了铜像,仔细观赏起来。与此同时,米歇尔开始亲吻胡里娅的面颊。面对此情此景,贝迪娜小心翼翼地离开了病房,米歇尔和胡里娅没有察觉。

胡里娅说:“你来了,我很高兴。路易斯想见到你。”

“我只希望看见你的笑容,看见你再次跳舞的样子。”米歇尔悄声说,一面用嘴唇碰碰她的嘴巴。

“路易斯很爱我。你看看他给我带来的东西吧。”

“是黄玫瑰吗?”

“看看那个!”胡里娅坚持要他看角落里的一个东西。

“什么?是吉亚柯梅蒂的雕塑!”米歇尔惊叫起来。

“我跟路易斯说我在画廊里见到了铜像。昨天,路易斯刚从荷兰回来,就去画廊找外套并且把铜像买下来了。你知道吗?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以为要死了,可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米歇尔想控制住胡里娅激动的心情,便亲吻她的嘴唇。忽然,她哭了起来。他赶忙安慰她说,只要她完全康复,就带她去纽约,去逛画廊和时装店,

还介绍她认识古玩商大王莱奥·喀斯特依。

胡里娅说：“你、我，还有路易斯，咱们三人一起去，对吗？”

“咱们还带上贝迪娜，让她把那位黑人未婚夫介绍给咱们，据说他身高两米，扮演米老鼠。”

“米歇尔，我非常喜欢你。我爱你们每一个人。我一定要好起来。”胡里娅笑着连连擦掉眼圈下面的泪水。

米歇尔附在她耳边请求道：“让我看看你的心！”

“想看我的心？”

“是的。”

“看吧！”胡里娅脱掉睡衣，一面露出胸脯，一面机灵地微笑着问他，“你想象的是这个样子吗？喜欢不喜欢？”

“让我亲亲它！”米歇尔说。

“不，不成。现在不成。”

就在这个时候，路易斯和贝迪娜走进了房间。二人一面进门一面说着医院混乱的情景，因为一个刚刚做完手术的囚犯逃走了。这时，病房的一侧，四人对面，吉亚柯梅蒂的雕塑作品，已经脱掉了名牌外套，站在黄玫瑰旁边，显得十分醒目。它那被黑影衬托的神秘体态，在片刻间，让四个人说不出话来。这个裸体奔走的男子形象似乎也被剥去了肉感的外衣。这个修长的铜像是人类生存本身的集中体现，它那明显的轻飘神态以一种不寻常的力量扯碎了空间。房间里散发着甜甜的药品气味；血清一滴滴流入胡里娅的手臂里，路易斯拍拍米歇尔的肩膀，打破了沉默。

亿万富翁放下手，问米歇尔：“我委托你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你指的是什么委托？”米歇尔反问，一面带点讽刺的目光望望胡里娅。

“你手里有莫奈的作品啊。”

“的确如此。”他回答说。

“这是一切？没有别的啦？”

“你想说什么？”

“哎呀！我的上帝啊！”胡里娅叫喊起来了。

“怎么了？怎么了？”米歇尔、路易斯和贝迪娜同时问道。

“我刚刚想起来：还没有让花匠把池塘的水排掉呢。钻戒还在水底下呢。”

玛利亚·撒克拉门托在她那破败的侯爵府里举办的晚会，实际上，是变相的旧货甩卖市场。一个穿短裤的男仆端着唯一的菜肴——土豆饼——和贝莱昂牌葡萄酒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与此同时，侯爵夫人向客人们介绍堆在客厅里的绘画和器皿。艺术品市场的人们经常光顾她的晚会，其中有古玩商、投机倒把的中间商；此外还有几个没落贵族、佛朗哥时期的前部长、ABC报的笔杆子、皇家学院院士、从建筑行和金融界拉来的潜在买主。一位名叫卡洛斯·阿尔瓦拉多的著名教授也常常到场，他以浩瀚的专著闻名遐迩，其中有关于17世纪绘画的著作，还是研究里维拉的第一把交椅，专门为里维拉的创作写了一卷，长达一千页之多。恰恰是在这次晚会上，需要请卡洛斯鉴定里维拉一幅油画的真伪，画上人物是个宫廷小丑，眼下挂在主客厅的墙壁上，是旧货市场的一个商人把画送到这里来的。

油漆剥落的墙壁，宅院虽然也抵押出去了，却是那整个空间里唯一属于侯爵夫人的产业。绘画、地毯、灯烛、壁毯以及大部分古玩家具，这一次也委托画廊和古玩店出售给客人们。此时，这些人分别坐在三个敞开的客厅里，用牙签在吃土豆饼。贝迪娜和米歇尔双双进门的时候，侯爵夫人正在对老男仆说：“特奥，别忘了给我买彩票。”

米歇尔问候女主人：“侯爵夫人，您好哇？”

“嘿，亲爱的米歇尔，我请你看一件桃花心木的大扶手椅。你可能感兴趣。”

客人们来回在几个客厅里走动。恰巧，经营莫奈睡莲的全部中间商都

在这里相聚了。他们是：尊敬的巴美尔先生、阿尔瓦里托·阿优索、贝迪娜、侯爵夫人和米歇尔。现在，睡莲掌握在米歇尔开户的银行保险柜里。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了解整个链条，而只是上下环节。但是，自从睡莲的主人塞海尔曼先生声称要把巴黎的画廊经理送上法庭以后，因为那是第一个保管睡莲的地方，压力之大就变得难以承受了；每个投机商就在这次聚会时把急迫的焦虑心情传达给下一个人。巴美尔老先生一改往日的审慎风度，在人群里追逐着侯爵夫人的身影，脸色十分难看。

老先生终于把侯爵夫人堵在一个雕花立橱的角落里，用威胁的口气质问道：“夫人，莫奈的睡莲在什么地方？”

“明天再说，劳驾，明天再说。”夫人回答说，一面打算把老先生推开。

“别蒙我！我需要那幅该死的睡莲。”

“明天吧！明天吧！现在，别逼我！巴美尔，客人们会怎么想啊？”侯爵夫人恳求道。

“夫人，我是个有教养的人。可如果明天您不把睡莲还给我，我能把你给宰了。”巴美尔捂着嘴巴，恶狠狠地发誓说。

女主人刚一摆脱巴美尔先生，立刻在客人里寻找阿尔瓦里托·阿优索。她看见阿优索正在跟独裁时期的一位前部长交谈。那位前部长正在推销一杆猎枪，据说，有一年圣诞节，佛朗哥站在布拉多王宫的窗前射击鸽子时，这杆枪炸伤了元首的胳膊。阿优索正要掏出两百万买下猎枪时，侯爵夫人来了。她把阿优索拉到一个角落里，问道：“谁他妈的拿着睡莲呢？”

“我自己。”阿优索口气肯定地说。

“明天我需要它。”

“好。没问题。不过，我告诉你：画已经卖掉了。”

“明天，要么拿画来！要么拿钱来！”

银行经理阿优索已经把佛朗哥的猎枪忘得一干二净，极力在攒动的人头里寻找贝迪娜那头长发，她头顶上总是戴着太阳镜。此时此刻，这位银行

家的女儿正在专注地聆听巴尔莫勒尔俱乐部一个患酒精中毒症的少爷的讲话,少爷的胳膊上缺少一块肌肉。据说,一家猛兽商店里一头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孟加拉母虎咬了少爷一口。那家商店出售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给富翁们。那是少爷小时候的事情,他走到老虎笼子旁边,以为自己是个小孩,就去抚摸母虎。可是,克里斯蒂娜猛然伸出爪子,穿过栅栏,一把抓掉少爷胳膊上一块肉,一口吞了下去,足有一公斤重。少爷告诉贝迪娜,经过四十次植皮手术以后,最近这一回,在手术室里,医生们使用麻醉剂过量,不得不请驱邪师叫醒他,叫醒的过程充满了可怕的痉挛,好像是从身体里赶走魔鬼似的。

贝迪娜问他:“有没有特别的幻觉?”

“没有经受过这样体验的人,不可能理解大画家戈雅的‘黑色绘画’。”

“你喜欢戈雅画的魔鬼吗?”

“多亏了我出售的戈雅画的群魔乱舞和巫婆的版画,我才能够动手术,我怎么能不喜欢戈雅呢?戈雅救了我的命啊。”

阿优索经理发自内心地尊敬上司的女儿,对她总是彬彬有礼,因此他收起自己傲慢的态度,低声请求她原谅:“我有事找您。”他很有教养地告诉她,出了一点问题。明天一定要把睡莲拿来。

他说:“如果不算冒失的话,可以问问是谁拿着睡莲呢?”

她直截了当地回答道:“问这个可有些冒失。”

“恳求您把睡莲还给我。以后咱们还做生意呢。明天我需要睡莲。”

“明天?”

“劳驾。”

“明天我去纽约呀。”贝迪娜说。

他说:“你不知道你会闹出多大乱子。劳驾,画在谁手里?”

“在好人手里。”

“是在纽约吗?”

“在纽约的只有我未婚夫。我后天回来。等我电话吧！”贝迪娜傲慢地把长发向后再一甩，夸张地露出不快的神情。

晚会上，有一段时间，五个中间商还不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高度紧张关系，恰巧围在一张新端上来的土豆饼周围。而那个穿短裤的男仆则刚刚给女主人圈定了彩票的号码。只有贝迪娜和米歇尔在偷着乐，拿中间商的惴惴不安开心。但是，晚会还在继续进行。

女画家贝博，长得人高马大，歪戴着贝雷帽，这时刚刚进门。她身后还跟着几个吉卜赛歌手，他们怀抱着吉他。但是，在演出开始之前，侯爵夫人邀请评论界的杰出权威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出面亲自鉴定里维拉油画的真伪。在一些客人的翘首盼望中，教授命人摘下油画，以便仔细研究。他先用放大镜寻找签名。随后，贴近画面，嗅嗅颜色，好像狗一样在下面寻找笔画的碎纹和质地。教授把画翻向背面，分析画布的经线，拉拉扯扯，虽然他使用了业内人士的全套手段，任何一个行家都会猜出来教授已经不知东西南北了，除去纯粹的书本知识，他对绘画一窍不通，尽管他聚精会神，眉头紧皱。犹豫不决的神态暴露了教授的底牌。

站在教授身后的一小圈客人，一面开玩笑，一面等候着鉴定结果。他们不时地询问教授油画是真是假，可是这位著名的评论家总是“之乎者也”地搪塞他们的问题。这位权威海阔天空地大谈中世纪现实主义中的阴暗派和单色画；他还说，意大利人称里维拉“小西班牙人”，因为他个子矮小，说他生活里乱子不断，甚至指控他犯有谋杀罪，尽管在犯罪生活方面并没有超过他的导师卡拉瓦乔。后者在那不勒斯的流氓阶层里寻找少年男妓，请他们在画中扮演天使。

“很好。卡洛斯。这幅画怎么样啊？”侯爵夫人刨根问底，非要弄明白真伪不可，因为她要把画卖给一位感兴趣的客人。

“这个宫廷小丑是17世纪绘画的好典型，毫无疑问，17世纪是我们艺术的最佳时期。”

一个站在身后的家伙尖锐地问道：“是真品吗？”

卡洛斯极力避免正面回答，一面用同谋者的目光，向米歇尔求救。老教授实际上承认米盖尔·安赫尔的传统理论：要理解艺术，就必须用双手抚摸艺术，摆弄艺术，买卖艺术品，与画共生，包装艺术品，把画挂上墙，把画摘下来，与艺术品的影子做爱，甚至制作赝品，就像这位天才把自己的画出售给教皇，还声称这是古希腊时期的作品。米歇尔自二十岁以来，天天都在做上述这些事情。

在博物馆里以艺术爱好者的身份做评论，不同于手持目录当摇扇看画，不同于匆匆一瞥、急忙赶在另外一个商人前面冒险花五千万买下一部作品。在不经意间，一个古玩商会养成一种鹰隼般的目光，就像米歇尔这样的眼神，这使得他具有极高的威信。老教授与米歇尔交换目光。米歇尔摇摇头：那是赝品啊！老教授刚一掌握了古玩商传达过来的秘密，如同玩牌时的暗号一样，立刻郑重其事地咳嗽一下，捏捏下巴，最后宣判道：“我不喜欢里维拉这幅作品。”

侯爵夫人吃惊地问道：“是假的？”

米歇尔立刻插话道：“这个‘假’字永远不要说出来。”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老教授一再重复道，他已经再次看米歇尔的眼色，以便确认自己的理解。

“不可能是赝品。这幅里维拉属于里瓦尔扎达地方的侯爵家族。不可能是赝品。”一个在旧货市场上有古玩店、肤色深绿的家伙说道。

米歇尔面向围观的人们说：“我认为这是一幅意思不大的油画。名画目录里没有它。”

“里瓦尔扎达的侯爵家族在他们的宫殿里挂着这幅油画的时间长达两百多年了。这时间是最好的目录。我以我祖先的名义发誓：这幅里维拉的油画是真品。”肤色深绿的家伙愤怒地吼道。

米歇尔平心静气地说：“可以肯定，你的最后一位先人也比这幅油画的

年龄大。”

毫无疑问,肤色深绿的家伙就是拍卖里维拉赝品的人。但是,米歇尔不想让这家伙当众出丑,因为客人们身份高贵。米歇尔没说自己认识那位临摹名画的艺术家。在科尔多瓦省某个村庄里,这位艺术家有个造假的工作室:有个炉子是用来把画面烘烤成古旧的颜色,或者把画面烤出裂纹来,这根据作品需要的时期,还有对准紫外线灯的照射,给画布上涂抹柏油。在买卖赝品的交易中,许多收藏者的无知或者一些投机商的贪财常常有助于其余工作的完成。米歇尔了解制造艺术赝品的这套组织系统。在与亨利·荷兰德斯偶然相遇的监牢里,米歇尔还认识了一位名画家。此公也参加过科尔多瓦省诈骗大网的联系工作。尽管如此,米歇尔尽量比较慎重地戳穿那幅赝品的神话,因为他知道在艺术界有些坏话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女画家贝博走到放置油画的扶手软椅旁边,立刻惊叫起来:“什么他妈的狗屎画!”

肤色深绿的古玩店老板提高嗓门,喝道:“你说‘狗屎’?你敢说是‘狗屎’?”

“我说它是狗屎,因为这画就是狗屎!你没看见它是赝品吗?”

“夫人,应该变变看法啦。评判艺术家的劳动时,应该有些教养。”一位长着小鸟一样细脖的绅士说。

贝博问:“您是谁?”

绅士回答说:“我是心理学教授。”

“什么心理学?呸……我年轻时在妓院里就学过。”贝博侧身嘟囔道。

这时,客厅里响起一声吉他的和弦。但是,在吉卜赛歌手开始演唱之前,侯爵夫人把客人们召集在一起,请求大家不要靠在壁毯和家具上,因为已经出售,东西比较容易损坏。在隔壁的客厅里,夫人已经派人放置了一些塑料座椅,对面就是歌手们即将演唱的舞台。在四周破烂、灯盏、壁桌、画有古代名人和袒胸露臂、肤白如玉的贵夫人包围中,一首田野舞曲响起来了:

“马儿我这么喜欢你
为什么我就卖了你？
今天我又有了银子
我要掏出十倍的价钱
重新买回你。”

集合在那里的古玩商和中间商，没有人觉得吉卜赛人唱出的歌词是影射自己的，只有老贝博例外，老人家激动得哭起来。有些特别的场合，吉卜赛民歌听起来非常悦耳；但是在侯爵夫人这座破败的府第里，有个必要的核心，可以让鬼怪精灵们离开木箱和立柜。侯爵夫人根据经验知道，会后有些客人会掏出支票簿，买下她的某件破烂，她便可以支付男仆的工资。可是，歌声响亮的同时，她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尽快收回莫奈的睡莲；二是体育彩票里，皇家马德里是不是已经踢成平局。

在市场上循环的美术作品，有时也会回家，如同一些人经过好几个夜晚的花天酒地之后，筋疲力尽，备受摧残，甚至被奸污之后，回家歇息。米歇尔把莫奈的睡莲扣在手里一个星期，让对贝迪娜的压力变得难以承受，为的是一旦出手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击中目标后能飞回原地；其效果之强烈，会让作品在短短几天里飞回它的出发点：日内瓦。米歇尔将在睡莲的主人家中——塞海尔曼先生的府邸——等候睡莲回家。

星期一交睡莲，同日上午他坐飞机前往瑞士。贝迪娜把睡莲还给了阿优索；阿优索把睡莲送回侯爵夫人家中；夫人把睡莲退给巴美尔先生；巴美尔拆掉画框，把睡莲装进香肠包裹里，乘“太阳门”号列车前往巴黎，最终把睡莲送回塞纳大街的画廊里。塞海尔曼先生的一位特使手持一份写好的报警信站在画廊门前等候。莫奈的睡莲到达时彻底累垮了。无数的谎言把睡莲揉搓得不像样子。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睡莲在经手者的心目中也唤起了美好的梦想。

当莫奈的睡莲重新回到瑞士的时候,医生们认定胡里娅只能活三个月的期限也刚刚到期。前不久,她再度发病之后,又再次振翅高飞,甚至经历了一个刚好与买到吉亚柯梅蒂雕塑的铜像吻合的兴奋时期。她的丈夫路易斯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带妻子去巴黎,他们事先联系好一位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著名的血液专家进行咨询,虽然旅行的借口是参观在蓬皮杜中心举办的马蒂斯精品展,是在那里与米歇尔会合,是三人一起在高伯乐餐厅吃海鲜。

在巴黎又一次穿刺化验的结果没有改变那可恶的诊断。各项验血的指数都说明胡里娅来日无多了。贝格特大夫无法解释胡里娅至今依然感觉良好的事实;代替答案的是,他耸耸肩膀,表示把一切托付给命运安排吧,因为科学仍然还有不知通向何方的盲人之路。就在胡里娅去圣奥诺留区逛商店的同时,大夫把她丈夫叫到诊室,真诚地对路易斯说:“根据医学,您的妻子没有任何理由能活到现在,但是生命本身就是继续活下去的足够理由。”

“大夫,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路易斯·巴斯托斯悲伤地说。

血液专家坦白地承认:“我也不明白。”

“我从来没有见过胡里娅比现在还好。她精力充沛,眼睛有神,每天晚上都想做爱。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好转以来,她非常强烈地要体验一切,好像世界末日到了似的。”

“您说出了道理。”

“怎么办呢?”

“您应该知道经过了快乐生活的几天之后,您有可能随时发现妻子已经死在床上。原谅我说得这么直截了当。”

“下一步难道就是这个?胡里娅眼下很快活。我希望她继续一无所知。”路易斯向大夫提出要求。

“相反地我可以向您保证,您妻子将来会甜蜜地离开世界。”

米歇尔、路易斯和胡里娅下榻在拉斯帕伊林阴大道的路德西亚饭店。那里的氛围让米歇尔非常激动,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巴黎时盖世太保就把行动中心设立在这家饭店里;后来成为盟军总部。三人同意在这次旅行中最后谈成睡莲的交易,努力让这笔买卖尽可能充满快活的气氛。米歇尔知道绘画需要文学的营养;知道没有文学任何画家都不可能成为大家;同样地,体验美好时光就是让你内心充满美丽与和谐。在路德西亚饭店里,米歇尔的房间与路易斯夫妇占据的套房之间的隔断很薄,此外,一道内门联系着两个房间,任何谈话双方都可以听见。眼下,路易斯就是通过这道内门请米歇尔过去的。

他对米歇尔说:“趁着胡里娅不在,你把睡莲拿过来吧!”

“好的。”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米歇尔双手拿起莫奈的睡莲,举到自己眼睛的高度,笑着想:这个艺术品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不得不走过了多么累人的漫长道路啊。路途中的路口都在画布上和带深棕色标签的画框上留下了烙印:昂布鲁瓦兹·沃亚特画廊,西蒙画廊,迪朗-吕艾画廊,芝加哥研究所博物馆,阿诺德·特莱德画廊。睡莲还走过许多展览会,在一些著名收藏家的客厅里担任过主角,在这漫漫的旅途中,睡莲逐渐积累了主人和观众转让过来的全部能量。现在,米歇尔手中抱着它全部吸引力的负荷,要把它提供给路易斯,以换取成堆的钞票——如果把睡莲的精神部分计算在内,这些钱实在不多。实际上,米歇尔认为在这次能量转运的过程中自己是个附体的神灵。他是怀着这样的情绪敲门的。

胡里娅这时还在大街上逛商店呢。米歇尔和路易斯坐在套间的客厅里,眼前摆着威士忌,敲定了最后的价钱以及把钱转入瑞士一个账号的办法。他俩迅速处理了这些问题,紧紧握手:买卖最后成交。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路易斯方才觉得莫奈的睡莲真正属于自己了,于是舒舒服服地向软椅



上一靠,兴致勃勃地欣赏起睡莲来。画在麻布上,倚靠在立灯脚下。

“咱们可说好了:这些植物是睡莲,对吗?”路易斯问道。

“对。”

“我喜欢这些花。”

米歇尔打气说:“有了这幅睡莲,你们会很幸福的。”

“我只希望胡里娅高兴。”

面对莫奈的睡莲,路易斯告诉米歇尔来自巴斯德研究所的坏消息。为接受命运的安排,应该有精神准备;米歇尔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最大的强度抓紧时间生活。二人就痛苦与欢乐的话题谈了一个小时。胡里娅抱着一大堆包裹回来了。一看见床上的睡莲,她高兴得跳了起来。

“噢……美极了。”

“我们还有个礼物给你。”

“你们两人送的?”女人问道。

丈夫沉着地说:“医生说你身体棒极了。化验结果很好。”

“今天晚上我们带你去高伯乐餐厅吃晚饭,为了庆祝一下。已经预订了位子。”米歇尔补充说。

九月末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蒙马特尔高地的巴黎显得非常迷人。人们的肤色是地中海海滩上的黝黑色;那个时代金钱仍然具有不可抵抗的艺术魅力。证券交易中的投机和艺术品市场的疯狂,已经达到顶峰,虽然谁也不知道黄金时光很快要结束了。与美丽的夜晚保持一致,就应该穿着华丽。三人在路德西亚饭店里不慌不忙地穿衣打扮,直到觉得自己非常漂亮了,方才出门上街。高伯乐餐厅虽然刚刚改造一新,却依然保留着使它在两次大战期间幸福的岁月里成名的特点;现在它显露出一种引起轰动的新貌,因为餐厅的墙壁上挂满了古画和古老的海报,引起了人们的怀旧之情。

胡里娅在收藏家的丈夫和古玩商的朋友的双重保护下走进熙熙攘攘的餐厅。她像个充满稚气的女孩，神态自然地向尽头预订的餐桌走去。没人能猜想到这个女人开始步入体衰的阶段了，因为她本能地学会了在习惯于跳跃各种障碍的人群中活动。他们的餐桌位于一个贴满了博物馆和画廊举办画展的海报的石柱旁边。其中之一是维勒饭店主办画展的正式广告，上面有一百个人物面孔，他们是20年代巴黎的标志。如果说巴黎有灵魂，创造这个灵魂的就是这一百个神仙、艺术家、作家、诗人，那时他们在蒙马特尔高地、圣日尔曼和蒙帕尔纳斯活动。名人都在上面，如：毕加索、阿波里奈尔、亨利·米勒、阿乃斯·尼恩、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吉亚柯梅蒂、庞德、米罗、达里、马思·雅各布、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马蒂斯、斯泰因、瑞士画家克利、莫迪里阿尼。这些身份证大小的照片抓住了那些处于风华正茂中的圣人们的表情。

胡里娅和米歇尔站在石柱旁边，仔细观察那张广告。米歇尔大声念出每个人物的名字，一面用手指戳戳点点。

“这个是……美国舞蹈家优素费娜·贝克。这个是法国喜剧女演员米丝廷盖特……看，看，这个婊子应该是她。”米歇尔低声说。

胡里娅问他：“你找谁呢？”

“看这里！”他叫道。

“谁呀？”

“一个女画家。贝博。阿布都勒·瓦哈布王子的女人。”米歇尔说。

“贝博？这个名字我耳熟。你给我说过她。”

“她给莫迪里阿尼当过模特。”

“真漂亮。是巴黎的明星吗？”胡里娅问。

“如今住在马德里。哪一天我把她介绍给你。”米歇尔说。

有着二次大战期间巴黎著名人物的那张广告上，贝博那张轮廓突出的面孔是个二十岁姑娘的模样，她好像通过闭嘴的微笑和快活的眼神在向世

界挑战；但是，她那高耸的乳房、细长的腰肢、肥大的臀部和结实的大腿，成为莫迪里阿尼描绘的对象，成为世界上最佳博物馆和收藏家顶礼膜拜的形象。可是如今八十高龄的贝博，却像条猎兔犬一样，摇晃着肥大的骨盆，在马德里的酒馆里闲逛。

牡蛎和香槟来了；高伯乐餐厅里响起了音乐。笑声巨浪般地在大厅里滚动，这令人梦想着种种犯法的事情就是幸福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感觉在胡里娅心头痒酥酥地活动。整个晚餐期间，米歇尔都极力给路易斯夫妇提供餐厅气氛里的魅力所在。此时，就在他们餐桌附近，意大利电影演员马塞罗·马斯特罗亚尼也在进餐。其他一些熟悉的名人，虽然谈不上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胡里娅、路易斯和米歇尔周围。这三位朋友立刻听到有人在议论蓬皮杜中心举行的马蒂斯画展，说是次日去参观。三个酒杯第三次举起来干杯。

“为了咱们三个，干杯！”胡里娅提议。

米歇尔说：“为了咱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幸福，干杯！”

路易斯说：“我要为你俩干杯。”

胡里娅吃惊地问道：“为了我们俩？为了米歇尔和我？”

“为了让艺术永远不把你俩分开。”

“你呢？”

“为了让我变得更加富有。”路易斯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无拘无束的气氛使得米歇尔当着路易斯的面亲吻胡里娅的嘴唇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晚餐自始至终的谈话是如此的放松和充满艺术的内容，让在场的任何一个放荡不羁的幽灵的轻浮态度都无法抗拒。超越道德是艺术的最高法则。那些艺术家可以有各种恶习，因为他们发现泥沼里有创造美所需要的动力。美永远是美。凡是感受到艺术激情的人，可以像那些天才们一样地自由。亨利·米勒与阿乃斯·尼恩之间动物性的吸引力，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声名狼藉的酗酒成性，游荡在餐桌之间、模特安托瓦内特苍

白的幻影，高呼着莫迪里阿尼的名字、从阳台上纵身而下的情人们，所有这些文学故事始终陪伴着晚餐的进行。上饭后点心时，路易斯起身去洗手间了，丢下了妻子与朋友独处。米歇尔拉起胡里娅的手，注视着她的眼睛，尽力克制着嗓门，说道：“我要跟你上床。”

“我还不想这样做呢。”

“为什么？”

“我没有准备。我不知道能给你什么。”她坦白地说。

他带几分戏剧性的口气说道：“你应该知道些什么了。”

“你要我做什么？”

“路易斯没对你说过些什么吗？”

“他会对我说什么呢？说我很快要死了，对吗？”

“胡里娅，你不会死的。但是我想如果路易斯看见咱俩在床上，他会觉得非常刺激。”

“我知道。”

“那咱们？”

这番谈话驱散了胡里娅脸上的苍白。路易斯回到餐桌时发现妻子满面通红，尽管为了控制局面她别别扭扭地把话题转向了莫奈的睡莲。她说，晚上睡莲还在枕头旁边等候着他们呢。米歇尔问他俩：是否在浩瀚的远洋上做过爱？二人回答说：没有。米歇尔随后断言，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远远超出在帆船甲板上做爱的强烈程度：就是在大师级的艺术品旁边做爱。胡里娅记住了这些话。三人离开高伯乐餐厅时，她向米歇尔挤挤眼睛，偷偷捏捏他的手，低声道：“我想透过房间的墙壁你可以听到一切动静。”

“是的。为什么说这个？”米歇尔问道。

“今天晚上我做爱的时候心里想着你。但愿你能听见我的声音。”

“我在门后等着，闭上眼睛静听。”

三人到了路德西亚饭店，在总台取了钥匙，穿过门厅，静悄悄登上电

梯,整个过程里三人都明白即将上演的那出戏。在走廊分手时,三人互道“做个好梦”。此前,米歇尔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病态的感觉。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倒了一杯威士忌,把沙发挪到内门旁边坐下,一面细细品味着美酒一面等候好戏开锣:这是三个亲爱的朋友之间商定的游戏啊。

三人穿过满是街头艺人和小商贩的广场，来到蓬皮杜中心。路易斯对于参观马蒂斯画展表示毫无兴趣，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不准备出售的画，对他来说，等于不存在。但是，在巴黎初秋的一个周六的美丽早晨，没有什么能比嘴里品着咖啡的余香看画展更加惬意的了。

米歇尔和胡里娅沿着外部旋梯登上博物馆的最高一层楼。胡里娅是第一次从那里眺望巴黎的建筑。她还看见了自己的丈夫。路易斯站在耍把戏和练刀枪的江湖艺人中间，向她挥手道别。此前，路易斯说，他宁愿在咖啡馆外面的露台上等候他们。咖啡馆就在博布大道的街口。他们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供支配。他们商量好了在里普烤肉店吃晚饭，因为三人必须在那里接受饭店老板罗歇·卡塞司的残酷检查：对陌生顾客进行的考验。

那天上午，米歇尔和他虔诚的女弟子胡里娅在走进马蒂斯展厅之前，一直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马蒂斯给人们提供的好处之一就是把幸福的感觉传达给欣赏者。蓝色、红色、绿色，种种颜色令人垂涎欲滴，都给女性的肉体、海滩、舞蹈、田园诗和躺卧在非洲长沙发上的妻妾们提供一种强烈的情欲感；与此同时，作品的精神会在任何一个刚刚喜欢美术的人心中构成天堂的形象，尽管你受之有愧，也不得不享受一番。

胡里娅在这样一幅画面前停下脚步：一个小提琴手，裸体站在沙滩上，周围是穿泳装的人们。她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如此喜欢这幅画，仅仅觉得观赏着它就通体舒服；如果谈谈这幅画，她只能说说自己的感受，说说爽快的感觉。米歇尔走到她身后，在她耳边说说那些躺在沙滩上的女孩的快乐神

情。胡里娅没有回头就笑了。她仿佛对画上的某个人物讲话似的,压低声音问他:“昨天夜里你听见我喊叫了吗?”

米歇尔回答说:“听见了。”

她追问道:“听见我喊你的名字了吗?”

“听见了。”

“高兴吗?”

胡里娅没等他回答就继续看展览去了。她的目光有时被一幅画吸引住。米歇尔跟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眼下,胡里娅停在一个女孩的画像面前,女孩有两个形象:一个是身穿白衬衫和头戴红色发带;另外一个有金色背景,身穿蓝色衣裳,佩戴黑色项链。

米歇尔说:“这是他女儿,名叫玛格丽特。”

“是画家的女儿吗?”胡里娅问道。

“是的。不过,你听我说一件事。毕加索和马蒂斯常常交换作品。据说,他俩选出最坏的作品拿给顾客看,意思是说:你看那家伙的画多糟糕。毕加索用自己妻子的头像换了一张马蒂斯女儿的画像。毕加索在蒙马特尔高地的画室里举办的晚会上,让他的朋友们用吹管向女孩的画像射箭。谁射中玛格丽特的眼睛,就会得到一份奖品——一瓶葡萄酒。”

“昨天夜里,路易斯在床上一面跟我做爱一面强迫我看睡莲画。你认为一面欣赏莫奈的作品一面获得高潮是一堂出色的美术课吗?”胡里娅低声问。

“面对艺术品高潮或者把它买下来,这是最过瘾的事了。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米歇尔问。

“池塘里的水变得非常浑浊,后来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几乎失去了知觉。”

“我为一幅画掏出几百万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米歇尔带胡里娅去看一幅油画:上面有停泊在克留渔港的几艘木船。

随后又去看了一张女子裸体画，背景是面向尼斯湾敞开的窗户。胡里娅想起米歇尔曾经对她说过：在大师级的作品旁边做爱只能与在帆船甲板上做爱媲美。

米歇尔这时说道：“昨天夜里我坐在门后边，听着你快乐地呻吟。你的劲头赛过新娘。看见你这么娇嫩，谁都不会相信。”

“你那个时候干什么呢？”

“喝威士忌。”

“还有呢？”

“喝威士忌，想心事。”

“什么心事？”

米歇尔把胡里娅的注意力引向一座题为《蛇形矛》的塑像。接下来，他从目录上看到马蒂斯为了这个作品曾经从一本色情杂志上扯下一张妓女的相片充当模特。塑像高五十六厘米，安置在展厅中央一个方形底座上。胡里娅和米歇尔围绕着塑像转圈，互相不看对方的眼睛。

“告诉我：想什么呢？”

米歇尔说：“我在想，第二次大战期间，那座饭店给盖世太保当总部的时候，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在想，你的快感会以某种方式救赎那里犯下的暴行。说不定，从你们的套房里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把犹太人遣送到集中营里去。”

“你想想就是这个？”

“我还想，不是路易斯，而是我正在和你做爱，而你知道是我。你希望我说的就是这个，对吗？”

“你真的想这事啦？”胡里娅低声说，一面用手指抚摸塑像的乳房。

“就在你欣赏马蒂斯裸体画的时候，我在跟你做爱。”

“你以前跟我说起过这幅裸体画。它在这里吗？”

他和她在画展上走了一个小时，一路上无需肌肤之亲，仅靠眉目传情，

就完成了心醉的过程。他俩一一走过画着戴宽边草帽小姐们的作品,有舞蹈场面的作品,在草地上吃午餐的作品。米歇尔边走边谈给她提供的快感。尽管性爱是想象出来的并且与艺术世界有联系,他却觉得自己是个君主。胡里娅则开始体验到一种刻骨铭心的激情涌上脑海时所产生的痉挛般的快感。

胡里娅说:“今天晚上我要在床上听从你的教导。我会给你发信息的。”

“我会喝更多的威士忌等候着你的信息。”

“就像盖世太保的军官?”

“如同德克·博加特在《夜间门房》表演的那样?你看过那部影片吗?”

“我不记得了。”

“讲的是一个犹太女人的故事,她爱上了一名集中营里的纳粹军官。几年以后,她发现他在一家旅馆当夜间接待员。在旅馆的房间里,他再次折磨她,但不是用铁丝,仅仅是用爱情和一根丝绒鞭子。”

“为什么在这里你给我讲这么变态的故事?”胡里娅低声问他。

“女主角是夏洛特·兰柏林。你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她。这样的场面完全有可能出现在路德西亚饭店。”米歇尔说。

就在二人谈论这个性虐待狂的例子的同时,他和她已经来到第二展厅了。那里用整个一面墙展示名画《生活的欢乐》的预备性习作,但是完成的作品并没有展出。那里有安托瓦内特躬身的裸体画。那是马蒂斯画的两张草图之一。二人走到裸体画前面时,胡里娅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

“你给我讲过在这位神女面前用鞭子抽打的故事。说的是她,对吗?”她问。

“是的。”他回答道。

“她就是躲在一千个女孩里面,我也能认出她来。”

胡里娅把轻微的眩晕归咎于米歇尔刚才给她讲述的夏洛特的故事。她脑海里有一片浑浊的云状物,那女艺人总是在梦里与她混淆在一起。现在,

她眼前的马蒂斯的裸体画有些模糊地换成了夏洛特少女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就是胡里娅本人;她一想象那个少女也可能被一个艺术家兼情夫的老人折磨过,就立刻从记忆的阴影里产生出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种快感。

“马蒂斯为了他那幅名画打了两张裸体画草稿。”米歇尔介绍说。

“画在哪里?”

“在美国巴恩斯基金会里。”

“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咱俩一起去看看。”

“马蒂斯疯狂地爱上了那个小姑娘。你能爱上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吗?”

胡里娅毫不掩饰自己的嫉妒,喊道:“贝迪娜非常喜欢你。”

“你呢?”米歇尔带些嘲讽的口气问道。

胡里娅回答说:“跟你在一起我分不清楚你吸引我是因为为人有趣呢,还是因为我喜欢你向我们推销的美术品。你说已经找到了这个裸体画的另外一张草稿,准备出售。能给我看看吗?”

“假如哪一天我弄到了画稿,我会不停地恳求你跟我做爱,直到画中人获得了生命,变成了不朽的形象为止。”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你把我给征服了吧?我喜欢你呀。”胡里娅大声说道。

“我喜欢你。”米歇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马蒂斯画上的安托瓦内特,好像这一表白是献给画中人似的。

这时,胡里娅开始冒冷汗了。她不舒服,几乎要晕倒。但是,在摔倒之前,她的目光死死盯住马蒂斯那张裸体画,仿佛那是个非常结实的把手一样。眼下的感觉丝毫不像一整天来时时发作的眩晕。这是一种情绪上的惶惑。虽说控制住了眩晕感,她还是想离开展厅。二人一走出博物馆就远远地看见路易斯坐在咖啡馆外面的露台上。

二人必须穿过广场,途中,胡里娅累极了,斜靠在米歇尔一侧,艰难地

走着。为了让她歇息一下，二人站在表演杂耍的圈子外面观看。里面一个艺人正在吞刀。那人一点点吞下钢刀。可是胡里娅的心思依然在裸体画和盖世太保的故事上。她想象着米歇尔夜里一面倾听一面忍受煎熬的样子，这是虐待的一种美妙花样。二次大战期间的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们肯定会发给他和她加入小圈子所需要的变态证明。假如胡里娅也像贝博那样生活在那个时代，也会成为楼阁女神，也会为艺术家的杰作提供创作灵感。

胡里娅很久以后方才明白这短短的几个月里自己经历的变化。而在此之前，她只会忍受丈夫的嘲笑，认为她是艺术方面的文盲。而如今，在欣赏优秀作品时，她可比丈夫自信多了。谁也没有给她专门上过课。除去她自己的领悟，没有人教给她什么。另外一方面，在性生活上，她一向是个直奔主题、热情洋溢的女人；在床上，她对丈夫的顺从源于本能地让丈夫快乐；同样，在厨房里，她做花样翻新的菜肴是为了让丈夫感到惊喜。但是，自从她了解了米歇尔的世界之后，一切都变得更加激越和动人，更加复杂和诱人了。秘密偷情的感觉不能把她与艺术和肉体引起的激情分隔开来。

看了一会儿江湖艺人肢体扭曲的样子，二人离开围观的人群，不管那把钢刀为什么会消失在艺人的内脏里。他和她向咖啡馆的露台走去，看到路易斯在微笑，胡里娅问米歇尔：“你坚持认为要保持清洁就一定得自卑自贱吗？”

“是这样的……”米歇尔嗫嚅道。

“有一次是你跟我说的这话。你在什么地方读过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没读过什么。这一辈子我就是买画和卖画。”米歇尔回答道。

路易斯、胡里娅和米歇尔利用上午余下的时间在拉丁区散步。参观的画廊之一就是出售莫奈睡莲的那一家，这个情况只有米歇尔一人知道。眼

下，画廊的墙壁上展览着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油画。这个时间，除了一只在地毯上打盹的狗之外，画廊里空空荡荡。

三人一面逛塞纳大道上的这家画廊，米歇尔一面介绍情况：“培根的成就几乎完全应该归功于向西班牙大画家维拉斯开兹的学习。”

“胡说八道！”路易斯叫起来，“这些魔鬼跟维拉斯开兹的《宫女》或者《长矛》有什么关系啊？”

胡里娅说：“我一窍不通。可是我觉得颜色一样。”

“正是如此。”米歇尔高兴地说道，对于胡里娅的进步暗暗惊奇。

画廊的主人莫拉威夫先生闻声走出办公室，与米歇尔握手寒暄，并没有想到对方会是把睡莲当做赌注留给他的人。他俩交换了市场行情的印象。米歇尔问老板：仓库里是不是藏着什么有意思的玩意儿。黎巴嫩老板回答说，几天前有过一幅莫奈的睡莲。

“睡莲怎么样了？”米歇尔问。

“从战场上消失了。”

“是卖掉了吗？”米歇尔追问。

“确切地说是消失了。”老板说。

路易斯夫妇和米歇尔议论着自己导演的小戏，一面走在开设在同一条街道上的蔬菜和鲜鱼市场。他们与长着络腮胡的菜贩子攀谈几句，菜贩们快活的声音回荡在水果和蔬菜筑起的街垒上空。米歇尔给路易斯夫妇指一指路易王朝饭店。他说，刚刚干古玩这一行的时候，他就下榻在这家饭店。那里是服装模特、电影工作者和爵士乐歌手聚会的地点。萨特、西蒙·德·波伏瓦、加缪等金色幽灵在那里住过。米歇尔不停地讲述着那些让胡里娅激动不已的真实或者虚构的故事，带领这对夫妻去伏落尔咖啡馆喝开胃酒。这家咖啡馆的旁边就是圣日尔曼教堂。三人中谁都不了解这家咖啡馆和另一侧的德维斯·马格兹咖啡馆的文学典故。但是，米歇尔告诉两位朋友：毕加索住在圣奥古斯丁大街时每天晚上光顾这家咖啡馆。那个时候，毕加索

正在画《格尔尼卡》以及那张陌生女子的画像。如今,这幅女子画像已经挂在路易斯夫妇的更衣室里了。现在,除了旅游者之外,咖啡馆的老主顾们还保留着高雅人士的举止风度,尽管在落座的形式上可以辨别出每人的迷人程度。

米歇尔一面在秋天的阳光下喝着康巴里酒,一面对两位喜欢收藏艺术品的朋友说,艺术世界是很复杂的:艺术世界也是一种喝酒、吸烟、抽大麻、进五星级、问候竞争对手、亲吻从前的情人、向名人微笑仿佛你一辈子都认识他、乘坐飞机、拿起一幅画先瞧木框再看画面、买画、把画挂在墙壁上、欣赏画的方式。艺术还在于落座在巴黎著名咖啡馆的方式,还在于纽约卡斯特里画廊接待你的规格。

米歇尔补充说:“艺术家是国际大商人制造出来的。巨商是真正的创造之神。巨商指着某个陌生人说:你是艺术家。不久,陌生人就摇身一变成为闻名遐迩的大画家了。”

“那么是谁创造了收藏家呢?”路易斯问道。

“收藏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米歇尔回答说。

“能要你的命吗?”胡里娅问他。

“不知道。但是,心理学有条原则:收藏家没有自杀的。他总是盼望弄到最好的邮票、最好的钱币、最好的画,来完善自己的收藏,而不是开枪自杀或者投河自尽。”

根据米歇尔的理论,能培养买主的情感,甚至把买主变成艺术品的画是好画。优秀的收藏家追随完美之路。他一面慢慢完善收藏,一面改善欣赏的品位,直到出现这样的时刻:艺术家的天才、买主的灵魂和作品的价格综合在一起了;于是,你登上了唯一的高峰,上面有大作品,写上了你的名字,让你得到了永生。

路易斯高声道:“没有钱就一无所有。”

米歇尔说:“金钱是这种神秘论产生的必要条件。”

“那就如同再领一次圣餐吧。”胡里娅发表看法。

“亏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路易斯吃惊地望着妻子说道。

胡里娅问米歇尔：“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成为谈论支付睡莲方式的入门。三人商定：米歇尔收款的方式是通过日内瓦罗纳大街的瑞士银行联盟的一位主任。后者把钱转入一个密码账户上，开户者的名字是个神秘的印度人，精神导师拉麻尔卡里。按照规矩，从印度人的账户上会有大部分的钱转到塞海尔曼先生的另外一个账号上，开户地点是同一家银行，它的名称用埃及女神做掩护。米歇尔建议他用古代众神的神秘文字或者伊斯兰教神秘论者的文字给活期存款账户加上密码。画价与神秘论结合在一起会产生好运；最后，你根本区分不出来血管中流淌的能量究竟来自艺术呢，来自金钱呢，还是来自上帝或者真主。

在里普烤肉店门口，老板罗歇·卡塞司监视着陌生顾客入门的情况。他一眼就能识别出谁是陌生顾客并且根据他们的外部服饰安排他们到相应的位置。底层的包间里坐满了整天在报纸上露脸的人物：艺术家、著名记者、电影工作者和政治家。有些角落是专门给特权人士准备的。罗歇·卡塞司先生绝对不让旅游者、尤其是日本游客进入餐厅，使用任何借口都不行。凡是没有经过严格检查的客人，他都请他们到楼上去坐。老顾客称“楼上”是“鸡窝”，或者干脆叫做“地狱”，因为在陌生人中间吃晚饭是一种耻辱，因为楼下名人和美人的魅力令人心醉。

米歇尔早就提醒路易斯和胡里娅：提前三天在里普烤肉店订餐说明不了什么。必须通过门口的魅力考试。但是，这道关口也有一个好处：如果罗歇·卡塞司先生目不转睛地审查你并且随后给你安排了一个楼下既可看人又可被看的好位子，那么人们就会想到：你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物。米歇尔



把当开路先锋的大好机会让与胡里娅了,请她走在最前面去迎接“巴黎审美大员”(罗歇的绰号)的可怕目光。

就在三人穿过圣日尔曼大街的斑马线的时候,米歇尔对胡里娅说:“如果罗歇·卡塞司先生冲你微笑的话,那么你就达到很高的水准了。”

路易斯忿忿然地叫道:“那些名人会把我看成草包的。我去那里是吃晚饭的!”

胡里娅回答说:“亲爱的,你有点不明事理了。我很清楚米歇尔的意思。”

“亲爱的,咱们从前没来过这里吃饭吗?”

“我没来过。”妻子答道。

米歇尔这时说:“来这种地方仅仅是为了试试自己的魅力。”

三人来到烤肉店门前。胡里娅以挑战的姿态迈进大门。在前台,罗歇迈步向前,用鹰隼般的目光迎接他们。他不慌不忙地察看着胡里娅的面孔,接着看看她身旁的两个同伴,最后询问他们是否预订了座位。然后,他再次分析了胡里娅的整体情况,终于露出一丝高兴的表情,给一旁的领班下达了命令。领班请三人跟他走,那高傲的神情不亚于任何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米歇尔看到领班没有带他们上楼,而是向楼下一个舒适的角落走去,便立刻松了一口气。那个角落里,这时有几个下巴肉油光的资产阶级老爷和一个披灰色长发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家伙在高谈阔论,一个年轻的女子专注地望着知识分子。

“咱们给老板的印象好吗?”胡里娅问。

“你不知道你达到的水平有多高?”米歇尔回答说。

“家里的更衣室里挂着毕加索的作品,这里就不可能不给你最好的座位。”胡里娅自信地说。

路易斯叫喊起来:“我从来没有花这么多钱才能进餐厅。我得买下毕加索、吉亚柯梅蒂和莫奈的作品。”

“别抱怨啦！”米歇尔劝他。

“要当圣人就必须这样？”

“你还得买马蒂斯的作品呢？”米歇尔画龙点睛地指出。

处于这样的境界，牡蛎的鲜活状态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了。晚餐期间，葡萄酒导致谈话从马蒂斯绘画的精神高度下降到器官潮湿的深度。望着米歇尔和胡里娅当面勾勾搭搭的情景，路易斯显得非常兴奋。他愿意为他俩的游戏提供帮助，因此鼓励妻子与自己的朋友调情。有一段时间，胡里娅的手同时被两个男人抚摸着；与此同时，三人不停地传递着红葡萄酒的瓶子。米歇尔则心里明白，如果他成功地把性爱与艺术拴在一起，那么这个纽带就会是拆不散的了。三人在睡觉前都等待着通过房间的墙壁上演一个特别的节目；为此，到了晚餐的尾声时，三人为夜间的节目干杯，同时传递着狡猾的眼色。

三人走进路德西亚饭店前台时，胡里娅瞥了一眼夜间值班的服务员，无论远近丝毫不像美国电影演员博加特。服务员笑着递给她一个小包裹。经过昏暗的大厅，三人来到电梯里，始终保持紧张和刺激的沉默，最后走进四楼。米歇尔和胡里娅在走廊里亲吻面颊道别时，说了几句悄悄话。路易斯推开房门，微笑着等候妻子进来。

米歇尔进了自己的房间，脱掉外套，倒上威士忌，在昨夜的一把软椅上坐下，等候墙壁那一侧的好戏开场。他先听见衣柜和洗手间里的动静以及笑声。接着，是一阵感觉非常漫长的寂静，随后是可能发自电视机的男女说话的声音。第二杯威士忌喝到一半的时候，米歇尔听见男女对话变成了做爱高潮的喘息声，但是他辨别不出那里面有胡里娅的动静。事先，她曾经告诉米歇尔与丈夫做爱时会给他发一个信息。又经过一段较长的安静之后，再次响起做爱高潮的喘息声，声音的大小是一样的。米歇尔意识到这次

做爱活动是以十分钟的节奏重复第一次的拍子。他猜想这对夫妻会不会在看色情电影，因为在做爱的撞击和叫喊之后是一段没有实质内容的对话。他从听见的对话中，甚至想起某个演员的声音。但是对话有时有些深度，内容让他想起电影中某个片段，但是难以分辨。莫非胡里娅今天下午租了《夜间门房》的录像带？米歇尔耳朵贴在通向路易斯夫妇双人床的墙壁上；正当他准备破译隔壁传来的快乐音响时，连接两个房间的内门响起急促的敲击声。

“米歇尔！上帝啊！帮帮我！”路易斯从隔壁房间大声喊叫。

“出什么事了？”米歇尔也隔着一道墙问道。

“我需要帮助！快来！天啊！”

米歇尔开心地说：“没有我，你俩干得很好哇！你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米歇尔！米歇尔！看在上帝的分上，快来吧！胡里娅要死啦！！”

米歇尔不知道应该如何理解路易斯的喊声。他在自己房间里犹豫了片刻，心里想：会不会是胡里娅的快感强烈之极，因此需要一个接力棒，以便登上高峰。让米歇尔感到慌乱的既有路易斯的求救声，还有肯定是从电视里传出的机械性的喘息声。他决定去隔壁朋友的房间看看。那里的房门大开；路易斯正在床下啜泣。胡里娅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赤身裸体，脸色极度苍白，仿佛进入了休克状态，尽管呼吸的方式不是抽搐性质的。电视机还开着，路易斯和米歇尔都背对着荧屏，因此看不见图像。米歇尔轻轻拍打着胡里娅的面颊，拿起她的手腕，给她号脉，在她耳边温柔地说些废话，目的就是让她睁开眼睛而已。十五分钟后，饭店的医生上楼来了。在焦急等候医生到来的时间里，路易斯给米歇尔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米歇尔突然问道：“莫奈的睡莲在哪里？”

“我放在饭店的保险柜里了。干吗现在问这个？”

米歇尔低声说：“没什么。”

“关上电视吧！”路易斯请求道。

米歇尔向电视机走去时，看见荧屏上有个集中营的镜头：一群骨瘦如柴的妇女排队站在大棚屋的床头前。他按错了一个电钮，声音消失了，图像却定格了。画面上的夏洛特身穿带格子的囚衣，脸上是非常痛苦的表情。一个纳粹军官的身影出现在镜头深处。

“胡里娅请饭店的管理员租来这部影片。”路易斯说，“是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的故事。她想裸体看看这部电影，如同现在床上这个样子。就在屏幕上出现酷刑和用瓦斯杀人的场面时，我努力抚摸她。但是胡里娅告诉我，今晚不愿意我碰她。”

米歇尔说：“我原以为你俩过得非常愉快呢。我听见了胡里娅是怎么喊叫的。”

“胡里娅喊叫？绝对没有。她根本就没有张嘴。”路易斯说道。

“那可能是电视。我想影片里有性暴力的场面。”

“没有。电视里只有囚犯的形象，只有一个讨厌的纳粹军官和一个小姑娘在旅馆里的故事。起初，我想胡里娅大概入睡了。我让她安静地睡一会儿，后来发觉她的脸像集中营里的女主角那样憔悴起来。我稍稍晃动她一下，发觉她不吭声，于是赶忙喊你过来。你看看她怎么了！好像死了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饭店里的医生来了。进来的不是美国电影演员德克·博加特，也一点不像，但是个举止文雅的青年。他走到床边，只用恰如其分的法语问候大家，接着摸摸胡里娅的前额。随后，他掀起胡里娅的眼皮，看一看眼睛的虹膜。她的眼皮是柠檬色的；结膜极为白皙，没有充血。医生一面给她测量血压，一面极力了解这女人从前是否有过类似的情况。听完路易斯简短的陈述，他露出不快的神情，随后默默地打开医药箱，准备注射器，装入治疗休克的药物，在她左臂上扎进血管，注射药物。就在年轻的医生工作的同时，米歇尔又一次低声问路易斯：“你为什么把莫奈的睡莲藏起来？”

路易斯回答说：“放在保险柜里比较安全。”



“胡里娅休克之前没有问起过睡莲吗？”

“没有。”

“她什么也没说？”

“没有。她放好录像，脱光衣裳，上床躺下，立刻就萎靡不振了，就像现在这个样子。整个晚上一言不发。”丈夫说。

“那么如果电视里没有女人的声音，是谁兴奋地喊叫呢？我听见的女人声音会是谁呢？”米歇尔非要弄个清楚不可。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米歇尔语气肯定地说：“我从我房间里听到了胡里娅的声音。”

路易斯不理睬米歇尔的追问，断然否定道：“你说的话我一点也不明白。”

年轻的医生也不明白这两个男人在说什么。他唯一关注的就是病人的反应。当胡里娅开始翕动嘴唇吐出几个不连贯的单词时，三个男人保持安静。片刻后，她睁开了眼睛，但是还没有力气盯住什么地方。可是随后她扭头看看屏幕：夏洛特凝固的面孔占据了整个画面，一副悲戚的表情。胡里娅笑了。

医生说：“可以说她是暂时脱离危险了。”

“脱离危险了？还不错。她经常吓我们一跳。不过哪一次也没有今天厉害。”丈夫低声说。

“您想说什么？”医生用法语问路易斯。

医生道别后走了。两个男人照顾胡里娅，米歇尔看见她的目光还在注视着《夜间门房》的女主角，便重新启动录像。接下来的镜头是一大群被流放的犹太妇女从尸体堆上走过。胡里娅从屏幕上收回视线，第一次说出完整的句子。她看看米歇尔，面带温柔的笑容，用几乎快要哭出来的声音问他：“我好像刚刚从地狱里回来。你答应让我看的少女裸体画在什么地方啊？”

三人回到了马德里。时间过去了，胡里娅本该去世，可她还没有死。好久以来，她就屡屡超越了医生们设定的路障；虽说经常闹危机，可是总能一一克服。很快，她就恢复了健康，无法解释原因。米歇尔开始猜想：爱美可以拯救生命的理论正在这个女人身上兑现。米歇尔恰恰拿起这个理由说服塞海尔曼先生把马蒂斯的画稿委托他出售。

“这是一笔长期的生意。应该让画稿在仓库里休息两年，让市场忘记它的存在。画稿今天还烫手呢。”塞海尔曼先生说。

米歇尔恳求他说：“这是生死攸关的特殊情况啊。”

“米歇尔先生，您说的是什么事情？”

“这幅画稿能拯救一位喜欢收藏美术品的女士，医生已经宣判她死刑了。”

“此话当真？”

“绝对属实。”

“无论您指望这幅画稿创造多少奇迹，也必须遵守这笔生意的规矩。您记得吗？仅仅就在六七个月前，我在纽约的拍卖会上赢得了画稿。大家都了解我为画稿支付的钱数，对不对？甚至还会有不少人记得发生在日本人坂仓准三身上的事情。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赚上一大笔钱，那事情可就不大漂亮了。”

米歇尔语气肯定地说：“无论多高的价钱，我的客户都准备支付。”

“只有暴发户、死心眼或者冒失鬼才会干这种事情；于是我就成了骗子。但是，我说话算数。一旦人们忘记了这幅画稿，我委托您第一个出售它。”塞海尔曼先生斩钉截铁地说。

就在米歇尔使出浑身解数力图说服塞海尔曼先生的同时，贝迪娜正往返于纽约和马德里之间，挥霍着因为参与出售莫奈睡莲而赚来的佣金。长

这么大,她第一次赚这么多钱,几百万让她心跳不已,便开始梦想或许可以跟米歇尔在索霍大街上开一家代理画廊,请她的未婚夫、黑人纳尔逊当店员,换下米老鼠的外套,穿上特别设计、裤裆足够肥大的服装。

经过与米歇尔在画廊后面的仓库里、在艺术品的包围中做爱之后,她的上述梦想经历了一个兴奋时期。与米歇尔的交往是为了庆祝那天上午法院宣判那个海关警察有罪:大约在一年前,这个警察在马德里机场侮辱了贝迪娜。法院当庭宣判:每个妇女都有权利使用震荡棒,在她喜欢的任何地方,无论床上,还是机场,用不着活人替代,哪怕他是警察。毫无疑问,这样的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说不定,使用震荡棒是妇女独立和自由的象征,将会补充到《世界妇女人权宣言》中去。这想法让贝迪娜感到无比的幸福,因此一走出法院,她就对米歇尔说:“你曾经答应给我讲讲荷兰德斯在监狱里给你说过的艺术神秘论。”

“的确如此。”米歇尔答道。

“那干脆咱俩就做爱吧,然后给我讲神秘论!”

“什么时候?”

“就现在。带我去你的画店吧!”

贝迪娜不肯在黑皮大沙发上,也不喜欢客厅的地毯,虽说地毯的质量上乘,不会战斗到最后伤害肾脏。推开一道又一道房门,贝迪娜不停地寻觅,最后选中了店后的仓库,那里堆积着大批绘画作品。二人合作,在瓷砖地面上,清理出一块自由的空间。仓库里,光线黑暗。二人在一条毛毯上躺下来,同时脱光衣裳。这时,米歇尔要把事情办得恰如其分,便说道:“我估计你没有把我跟纳尔逊进行比较的坏毛病吧。”

“放心吧。”

“我的家伙很短,可是你有坏习惯。你的黑人肯定有个长家伙。”

“来吧。别说傻话了。”

这姑娘做爱的经验非常丰富,掌握了方方面面的技巧。她接触过郁郁

不乐的、凶猛残暴的、勇敢无畏的、神经兮兮的、悲伤凄楚的、虚荣自傲的、哭哭啼啼的、单刀直入的，因此，对于米歇尔软弱无力的表现，她并不感到吃惊。二人的做爱动作不凶猛，不紧张，激情有节制，仿佛是青梅竹马和白头到老的终生伴侣。但是，让贝迪娜感到非常刺激的是周围的环境：堆满了价值昂贵的名画以及米歇尔伴随爱抚动作的另类话语。

贝迪娜喉咙嘶哑地低声说：“我喜欢你。”

“真的吗？”

“我很喜欢你。”

“你别动得这么厉害，会把大画家塔皮耶斯的作品踢坏的。”米歇尔贴在她耳边轻声道。

“对不起，宝贝。”

“左腿劈开！别撞在米罗身上！心肝。”

贝迪娜非常激动，呻吟不止：“喜欢，喜欢，喜欢。”

“靠在雕刻家奇利达的石像上！靠住！靠住！靠住！哪怕挤碎了它。劳驾，靠住！干脆压倒它吧！”

强烈的高潮带来了浑身痉挛，她的脑袋撞到了塔皮耶斯的作品上；快感袭来时，她双腿踢翻了米罗的石版画、考尔德的“活动雕刻”、达里的水彩画和其他一些艺术品。最让她高兴的恰恰就是这个：她的高潮席卷了艺术家们的天才。在一个小时里，米歇尔以优美的被动姿态做为武器；而贝迪娜则像一个相信快感高于万物的凶猛动物一样在他身上奋力劳动。现在，二人仰面朝天躺在地面上；他们的眼睛早已经完全适应了照看着全部作品的昏暗光线。欲望之后是身心的松弛。这时，米歇尔把手放在贝迪娜的肚皮上，开始讲解亨利·荷兰德斯的理论。

为什么你在教堂的祭坛前面祈祷，圣母会显灵？而同样的圣母像，如果放在古玩店里，就不会出现奇迹？如果大画家米盖尔·安赫尔的《怀抱基督的圣母像》不是放在圣彼得大教堂受人礼拜，而是安置在卢浮宫让人欣赏，

那它会发生什么变化？一切今天被看作是艺术的东西，如舞蹈、诗歌和绘画，它们出现在历史上的时候，都有宗教意义。它们是用来与某位可以拯救你的神仙交往的。教堂里的圣徒几千年听到了无数的祈祷；古罗马或者哥特式的浮雕，吉卜赛人的木版画，上面有圣母怀抱圣婴的画面，与非洲人的黑色偶像、或者基督教圣物一样，都由于崇拜者的虔诚心理、他们心中的敬爱或者觉醒了的畏惧，而积累起来大量的能量。当亨利·荷兰德斯把这样的浮雕和木版画改变了放置的地点时，为什么圣母和基督就会失去了对人们的影响力呢？亨利的理论认为：宗教的慈悲为怀今天已经被我们称之为世俗的美学激情所替代了，但效果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变成艺术品收藏家的神像崇拜者，肯定会意识到神像上的神秘力量并且把神像看作是信仰的实体。但是，肯定会有人像老巫师们那样解释这个现象的。

米歇尔最后说道：“只要你把生命交给美，如同虔诚的信徒把生命献给上帝那样，美就会让你健康，使你得救，让你永生。”

“如果有人诅咒你，也无法杀死你吗？”

“谁知道呢。”

“让我再摸摸你。”贝迪娜低声说。

“更为神奇的形象总是有的。还有一些艺术品，由于创作它们的艺术家的天赋不同，画面上的能量也不尽相同。不一定非是圣母和圣徒不可。世俗艺术也有神灵。大家称马蒂斯是‘大师’，因为他有传播幸福的能力。他那幅《生活的欢乐》被看作是治病救人的天堂。”

贝迪娜问道：“你相信这个理论对于治疗胡里娅的病也管用吗？所以她才没有死？”

“或许是吧。”

“她能意识到吗？”

“我正在核对她健康好转与买到艺术品的时间关系。有个奇怪的吻合现象，医生们也不明白。”米歇尔说道，一面让贝迪娜柔软的手滑动在大腿

根处。“我记得吉亚柯梅蒂的铜像在她身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印象很深。她一拿到莫奈的睡莲几乎完全康复了。”

“亲爱的，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啊？我喜欢你。告诉我：让我为你做点什么？”贝迪娜非常激动地问。

“我敢肯定那天夜里在路德西亚饭店里，要不是路易斯把睡莲锁进保险柜里，胡里娅绝对不会犯病。”米歇尔断言道。

贝迪娜在把整个舌头伸进米歇尔的口中之前，说道：“亲爱的，应该把马蒂斯的裸体画卖给胡里娅！”

“为了她的健康！”

“为了她灵魂幸福！”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危机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艺术品的投机生意几乎达到了顶点;一支由二道贩子、突然闯入的中间商、新开张的画廊老板以及刚刚捞到黑钱的百万富翁组成的大军占据了艺术品的买卖市场。任何一个画框上都不打凹眼,因为没有人把画挂在墙壁上;甚至连最优秀的收藏家也受到这个买卖游戏的袭击。短时间内,艺术品的价格就翻了一番,可是东西还没出仓库呢;拍卖会已经变成了社交场所,大亨们的嘴巴就是法律;中间商们因为自己能够登上这辆赛车而沾沾自喜。直到有一天,四个车轮飞上了天。

在这场投机狂潮中,在某些人的灵魂深处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由于胡里娅的寿命一再延长,而没有哪个医生能够说明白,于是有人建议路易斯带着妻子去纽约西乃山医院做彻底的检查。米歇尔早就极力要胡里娅了解亨利的理论,为的是让她把自己的健康状态与买到手的艺术品联系起来。但是,那个时候,胡里娅已经落入一个心理医生、同时又是她的瑜伽功老师手中,这位医生兼教师的家伙声称,她体内的全部力量与这样的决定有关系:不把钻戒从睡莲池塘里捞出来。此举是她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禅宗要害;他多次在瑜伽课上用这样温柔的话对胡里娅说:“控制呼吸的同时,要意念到心口……再到腹部……吸气……吸气……现在把意念沉到脚心……吸气……吸气……现在把意念沉到池塘里……寻找睡莲的根茎……找一找钻戒……集中精力找钻石的光芒……那光芒是永恒的……借助那光芒跳出来。呼气……呼气……”

与心理医生相反，米歇尔则不停地给胡里娅重复这样的道理：她身体最健康的时候都是艺术为她注射快感的结果。艺术会永远使她充满活力。最近她浑身的力气来源于挂在卧室里的莫奈的睡莲，而不是花园里的植物，那些真实的花卉。如果那脏水里藏着一枚钻戒，那么莫奈的油画里就是一座装满神奇宝贝的公司，要比那枚钻戒的价值贵重百万倍。

瑜伽功老师，一个名叫卡洛斯·阿尔贝托·皮门特尔的家伙，为胡里娅提供精神食粮；古玩商米歇尔则不断地给路易斯供应画作，虽然如今是胡里娅在买画时掌握大权和确定品位。卡洛斯和米歇尔分别从不同侧面向胡里娅的身心进行渗透，都企图通过奇迹占有她。

那个时候，贝迪娜已经加快了生活的节奏。她在纽约的索霍区中心、布鲁姆大街租下一层楼；她把其中一部分留下来准备开画廊，当然要看与米歇尔的协议条件是否很好。实际情况是，黑人纳尔逊已经变成她的工人，现在正打开隔断墙，往楼上搬运家具。与此同时，塞海尔曼已经捕捉到艺术品市场迫在眉睫的疲软前兆；他建议米歇尔离开马德里，在曼哈顿安家，直接从泉源里喝水。他还暗示米歇尔：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他俩可以合伙做生意。

米歇尔不假思索地就听从了塞海尔曼的建议。他在普林塞大街开了办公室，距离贝迪娜的那座楼很近。而这个时候纽约最机灵的画廊老板正要把索霍区的店铺盘给著名时装设计师们的大公司，而把画廊迁移到切尔西区，位置在第十大道与哈得逊河之间，现在那里只有一些机械工厂和冻肉仓库。黑人纳尔逊就生活在这个居民区里，也是在那里贝迪娜最近几次去纽约的旅行中与他发生了正面冲突。在短短几个星期里，纳尔逊就变成了全职佣人，与此同时又是瓦伦蒂诺的豪华衣架。他已经换下了米老鼠的衣裳，穿上了无领肥大的外衣，剃掉了头发，仅仅在后脑勺留下用一撮头发压

缩成的字母,即贝迪娜打算给画廊命名的符号。

到了这个时候,胡里娅已经做好了去纽约的精神准备。她需要在西乃山医院做新的检查。再说,她丈夫的生意不是特别景气。路易斯已经卖掉了狩猎农庄,还上第一批欠账之后,他用剩余的钱继续买画,目的是让妻子高兴。毫无疑问,买到一幅西班牙艺术家胡安·格里斯的作品要比把铅弹射进小鹿的肚皮艺术得多了。在米歇尔的指导下,路易斯的收藏品越来越多;马德里画廊的所有老板都已经熟悉胡里娅的名字,尽管只有米歇尔一人知道她已经与死神有约。这样的时刻到了:胡里娅家中的每一面墙壁上都挂满了油画。但是,如果床下没有艺术品,谁也不能说自己是收藏家。在胡里娅的豪宅里,甚至在帷幕后面都有绘画;最近,为了收藏更多的艺术品,他们已经盖好了坚固的地下室。

在画市上,凡是在纽约贴上标签和开出发票的作品都要额外加价;因此,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们之所以在那里工作,就是为了自己的画布后面能够打上纽约的图章。贝迪娜已经辞去了银行的职务,因为她明白借助父亲的势力随时可以官复原职。现在,她已经发现了包装、收发、带着艺术品过海关所感受到的快乐;她的心非常自然地习惯了奔走于纽约、日内瓦、克罗地亚、马德里之间的生活。但是,她对艺术仍然心存十分的敬意。那是她要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登机前发生的不幸事件:把一幅毕加索的作品给弄丢了,这让她准确地权衡一下事情的利害。

天晓得贝迪娜正在想什么,那时她在出租汽车里行驶在曼哈顿区,有可能她在想象地铁车站上那些流氓强奸犯。马德里的半夜时分,米歇尔家中的电话响了。话筒里传来贝迪娜泣不成声的呼叫:“米歇尔!米歇尔!!”

“出什么事了?”米歇尔惊慌地问。

“米歇尔,是件倒霉的事!!”贝迪娜在大洋的另一边不停地哭泣。

“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米歇尔,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把毕加索的作品丢在出租汽车里了。

车子拉我去机场。”

“嘿，就这个事啊！你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是你自己出了什么事情呢。”米歇尔非常平心静气地说。

可是贝迪娜仍然抽泣地说：“我不知道在想什么。我要错过上飞机的时间了。可是画丢了。”

“忘掉这件事吧。咱们重新射门把这个球捞回来。下礼拜我跟胡里娅去纽约。咱们一定让她过得愉快。这很重要。”

这是胡里娅第一次去纽约。鉴于纽约永远处于精力充沛的状态，那时对胡里娅来说，就既有魅力，也让她惴惴不安。医生早就对她说过，血液病领域的权威是西乃山医院的博士约瑟夫·布兰顿。做过相关的化验之后，布兰顿大夫的诊断可以说是“终审”了，预测也是如此。此外，还要利用这次纽约之行看画廊，参观博物馆，买衣服，听百老汇的音乐会，全程有她的好友和顾问米歇尔陪同，绝对不把自己禁锢在命运安排的激情里。胡里娅在广场饭店预订了一套房间，因为她丈夫几天以后来纽约与她会合，眼下他得设法解决房地产公司的严重问题。

米歇尔想让胡里娅从整个辉煌的曼哈顿得到第一个强烈印象，于是吩咐旅游车司机从昆斯伯里大桥进城。这一天是星期五，下午五点钟，职员们已经纷纷离开摩天大楼，去度周末了。米歇尔一面给胡里娅指着车窗外的景色一一介绍：这是克莱斯勒大厦，这是帝国大厦，这是联合国总部，让她看街上稀奇古怪的人物；一面只想着塞海尔曼先生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胡里娅刚在饭店落脚，米歇尔就为这一天准备好了计划。首先，他带她去咖啡河，站在布鲁克林大桥上，观赏曼哈顿天际线著名的落日余晖。在东河旁边的露台上，胡里娅要了一杯马提尼酒，这是她早就梦寐以求的。米歇尔陪她喝酒，仅仅为了能够用初吻交换腌橄榄。据某些爱情大师的经验，这



样的交换会有好运。

夜幕降临时，米歇尔数次起身去打电话；虽说每次回来都没有露出微笑，但是对胡里娅表现得十分亲热。胡里娅深深地沉浸在思考中，这时太阳已经躲藏到曼哈顿的身后去了；摩天大厦的巨大光柱刺破了黑暗的天幕。这是牵手和静静地观赏美景的良辰，坐在同一个露台上的其他情侣都是如此。他和她一直在喝酒，直到夜幕完全降临，米歇尔始终没有吐露他非要坚持陪伴她来纽约的目的。

“我在彼得·卢格尔预订了吃晚饭的座位。”

“彼得·卢格尔？”

“那是一家饭馆，30年代时黑手党党徒让它出了名。那里的牛肉很好吃。”米歇尔解释道。

旅游车把他俩送到布鲁克林区的又一个地方，距离威廉斯堡大桥很近。尊贵的客人们已经在人行道上停满了豪华大车；眼下他们占据了整个黑手党人饭馆的全部桌椅板凳。面对一大块牛排，胡里娅极力装出颇有食欲的神情，可是那样的气氛让她不住地感到难受。墙壁上贴满了大人物发黄的照片以及表明旧时期的报刊剪纸。米歇尔告诉她，不久前这里有过敌对团伙之间的枪战，死了一个头目和三个保镖。这时，胡里娅表示担心丈夫的情况。

她在盘子里剩下半块牛排时说道：“我发觉他很紧张。几乎不对我说话。”

“不喜欢牛排？”米歇尔问她。

“肉太多了。知道吗？我有些害怕。我不知道路易斯是为了我的健康担心呢，还是他的生意出了问题。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她问道。

“什么消息？”

“巴萨房地产公司发生一起侵吞财产的事件。”

米歇尔语气肯定地回答：“一点也不知道。”

关于侵吞财产,这是他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如果路易斯的企业发生危机是真的,那么他就失去了最好的客户。他试图改变话题。彼得·卢格尔的气氛为恢复一个充满风险、意大利人的冲锋枪和博尔萨式的帽子的世界提供了依据。的确,这里的气氛与巴黎高伯乐餐厅的不同。路易斯、胡里娅和米歇尔在巴黎期间,回忆起一个由放荡不羁的画家、疯狂的收藏家和神圣的模特们构成的时代。充满荣誉的巴黎之行到现在并没有过去很长时间;今天,在这家纽约布鲁克林的饭馆里,空中游荡着大萧条的幽灵;他俩的思想转向围绕经济的坏兆头。

胡里娅说:“这些人好像是从电影里拉出来的。”

“大导演伍迪·艾伦在咖啡河上拍摄了许多镜头。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为枪战电影构思的。”

“是我丈夫承认已经破产的理想地方。”

“别想那些事情了!你家里已经装满了艺术品。那可是大财富。”

“好吧。咱们干杯。”胡里娅提议道。

二人用加利福尼亚葡萄酒干杯,吃着奶酪饼。胡里娅仅仅是尝尝而已。那天夜里,米歇尔想带胡里娅去格林尼治村的爵士夜总会。胡里娅起身之前又一次打听贝迪娜的情况。

“咱们明天能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见到她。”米歇尔说。

“我想见见她的未婚夫。”

“纳尔逊现在为她工作了。”

“你为谁工作啊?”

“这你很清楚。”米歇尔答道。

“只要我丈夫不再买你的画,我就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

“胡里娅,绝对不会有这种事的。”

“在人生道路上,有某种东西把咱俩永远连结在一起了。”

“你指的是什么?”

星期一,西乃山医院一开门,胡里娅就接受了化验检查。布兰顿大夫留她在医院整整一上午。星期四才能出结果。在此期间,她做了任何一个高水平旅游者在纽约做的事情:去曼哈顿岛北部的哈勒姆,在巴内斯买衣裳,在威亚日咖啡馆喝开胃酒,出席一位画家在自己画室举办的晚会,多次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沿着麦迪逊大街逛商店。米歇尔一路保护她。贝迪娜始终陪伴她。纳尔逊帮助她拿包裹,扶着她上楼梯,当她是弱不禁风的女士,虽然她自己努力表现得神采奕奕,实际上时时都感觉疲倦。

米歇尔心里明白,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拉她上床;但是,他把二人的关系仅仅维持在事先兴奋的状态;这样的关系使人感到愉快,比任何改变这种状态的事情要快乐得多。胡里娅的眼睛越来越黑,越来越大。脸色越来越苍白,越来越细嫩。她毫不费力就很像地道的纽约女人了。米歇尔知道胡里娅有天上午走进索霍区百老汇西街420号一层莱奥·卡斯特里画廊的时候,她作为艺术欣赏者已经很有水平了。

胡里娅评论说:“米歇尔,你看这地面多漂亮。”

“的确。”米歇尔答道。

“好像是水泥的。但不是。是什么材料呢?”

米歇尔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喜,回答说:“不知道。”

“你不觉得难以置信吗?”

他们参观了组装艺术展览。有个组装制品是在雪白的墙壁上装出光秃秃的一个大房间;中央部分有个红鸡蛋吊在一根看不见的钓鱼线上。

胡里娅评论道:“真奇怪啊!”

“你说:真奇怪?我没听错吧?”米歇尔问她。

“没错。我说了:真奇怪啊。”

来到大街上，米歇尔告诉胡里娅：她仅仅无意识地表达了两次看法，却已经概括了现代艺术的美学观点以及现代派针对最新的先锋派的态度。

“怎么办呢？给我讲一讲。”胡里娅兴奋地请求道。

“你一走进莱奥·卡斯特里的画廊，那可是世界上最时髦的画廊啊，就首先注意到了地面。你说，画廊的地面令人难以置信。后来，你走近一个组装制品，你说：真奇怪啊！如今最卓越的美学家也说同样的话。”

“专家也说这种话，是真的吗？”

“祝贺你。我没什么可教你的了。”

这些天来，米歇尔一直在等待一个电话通知。但是，他极力掩饰自己的紧张情绪，便带着胡里娅在曼哈顿逛来逛去。实际上，他在为她张罗一件大事。她在等候路易斯的到来。最后，贝迪娜把刚刚来自瑞士的好消息通知给米歇尔。也是在这同一天下午，路易斯电话通知广场饭店：由于企业有事，他不得不取消纽约之行，因此胡里娅还要单独与米歇尔待在一起，等候新的通知。

路易斯在米歇尔的房间电话录音机上留言，把一件美差委托他办，可是米歇尔没有听见电话，因为他没有注意录音机上的红灯闪烁。录音里的声音非常惊慌：“米歇尔，我是路易斯。我不能去纽约了，因为我跟银行方面的事情有些复杂了。海湾战争以后，这就成了灾难。这个时候，你可别丢下胡里娅一人不管。本来，我要跟布兰顿大夫谈谈，如果化验结果危险，那就得把化验单控制在手里。现在我不能跟医生谈话了。劳驾，你找大夫吧。跟医生谈谈。假如病情仍然严重，那千万别让胡里娅知道真情。但愿我能尽快见到你们。拥抱你。”

米歇尔要求见面时没有旁人在场。他请纳尔逊把木匣直接从海关送到王子大道的房间里。他在那里等候纳尔逊。胡里娅在东奔西跑地玩了几天

之后,要求在饭店里休息一整天。她打算状态良好地前去赴约。米歇尔把幽会安排在那天夜里,太阳一下山,他坐上纽约最长的白色旅游车,前往广场饭店去找胡里娅。他在门厅打电话给她;然后在牡蛎酒吧间里喝酒等候她。半小时后,胡里娅来了。在等她的时候,他又一次想起路易斯在那个晚上对他说过的话:“我希望你能跟我妻子上床。她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好活了。你能帮我这个忙吗?”从那时到现在,两年过去了。可胡里娅依然健在。眼下,她正在房间里梳妆打扮,而他米歇尔正在下面一群吵吵嚷嚷的大亨中间,靠在酒吧柜台上喝酒。女用洗手间距离牡蛎酒吧很近。每次下榻在这家饭店,米歇尔就产生这样的幻想:走进这个豪华的洗手间,跟里面随便哪个陌生女子做爱。如果邀请胡里娅一道进去云雨一番而不管是否有人听见,那会怎么样呢?

米歇尔一看见她进来,就知道发生了严重事件。他从柜台的高凳上下来,去迎接她。胡里娅一言不发,极为忧伤地望了他一眼,但是没有让眼泪流下来。他连连发问。她不肯回答,只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喝下第二口之后,她才开口。出什么事了?房地产公司倒闭了吗?你丈夫的实验室失败了?胡里娅连连摇头否认,只是含着眼泪喝酒。终于,她打开手袋,慢慢掏出一个信封,放在米歇尔的威士忌酒杯旁边的柜台上。要是米歇尔听到了路易斯的留言,那么这个悲伤的场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胡里娅说:“今天上午我去古根海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画展。”

“是啊。怎么了?”米歇尔问她。

“走出博物馆,我经过医院门口。我曾经在公园和第五大道之间散过步。突然,我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四。你跟我说真话。事先没有料到拿化验结果的人会是我吧。如果昨天路易斯到纽约,应该是他去拿化验单,或者是你,对不对?”

“是的,那又怎么样?”米歇尔再次问她,心中有些慌乱。

“这一次没有人造假。化验结果是真的。你愿意的话,就看看吧。米歇

尔,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胡里娅焦虑不安地低声道。

米歇尔喊道:“这不是真的!”

“报告上有分析,说是急性白血病,而且所说的全部症状与我的情况吻合。”

“这不是真的。你亲自跟布兰顿大夫谈过吗?”

“这些美国医生从来不撒谎。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医院。米歇尔,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这张纸上说得很清楚。急性白血症!没救啦!”

“就算这是真的,你为什么至今没死啊?”

“不知道。”

“明天咱们找医生谈谈。你先安静下来。”

胡里娅吃了不少镇静剂,因此像个机械人似的听从米歇尔的指挥。二人走出牡蛎酒吧的时候,米歇尔问她想不想上洗手间。她说,想去。米歇尔跟随她一直走到马桶前。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刚非常温柔地亲吻她的时候,她就号啕大哭起来,声音大得传到了走廊。有人在外面问道:“太太,有问题吗?”

胡里娅回答说:“谢谢。我很好。请别管我。”

外面的声音在关门之前说道:“对不起。您继续哭吧。”

胡里娅一面让米歇尔亲吻一面低声道:“你怎么钻进来了?这是在找麻烦啊。”

“我一分钟也不让你单独一人待着。”

“你担心我会自杀?尽管我知道要死了,我也不想自杀。”

米歇尔和胡里娅在马桶间里默默地拥抱;激动到了顶点之后,他突然中断了这场戏,在她耳边说:他房间里还有个女朋友呢。他俩有约会。不能让女朋友等着啊。

在前往王子大道的途中,胡里娅迷茫地注视着旅游车的玻璃。她回忆起在纽约这几天激动的情景;面对折磨她的死亡临近的感觉,她看见的任何事物,街道上的人群、车辆、商店的橱窗、最简单的东西,都具有了绝对重要的意义。所有的广告都邀请人们积极地生活,因为它们认为世界是永恒的。她要死了,可是那块广告牌将继续怂恿人们去喝可口可乐;她这样想着,最后来到画室的楼梯前面。只是当米歇尔转动着装甲门的钥匙时,胡里娅才问道:“你说有个女朋友在等着咱俩?”

米歇尔回答说:“是的。”

“我认识她吗?”

“她是马蒂斯的新娘。”

单元门开了,迎面是客厅,里面有个画架,一盏灯照在画面上:那是安托瓦内特。女孩浑身散发着魅力,因此立刻让人眼睛一亮。在房间里唯一光线的照射下,画面熠熠生辉。米歇尔让客厅长时间处于昏暗之中;他请胡里娅在面对裸体美人的皮墩上落座;与此同时,他在厨房里准备酒杯。等到他手持杯子返回客厅时,发现胡里娅面带微笑,正在擦干眼泪。对她来说,正当她万分痛苦的时刻,遇见了如此美丽的形象,实在是个惊喜。欣赏片刻后,她一面静静地喝酒,一面问道:“这美人是给我留的吗?”

米歇尔回答说:“是的。”

“让咱俩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是这个美人吗?”

“我希望如此。”

“这画的确非常迷人。可我不知道路易斯现在是不是有钱买下她。”

“他如果没钱,也会去抢的。如果不去抢银行来圆这样的梦,那就成不了优秀的收藏家。”

胡里娅说:“我知道以前路易斯说过:请你跟我上床。”

“我一直拿他的话当儿戏。”

“你应该尽快跟我睡觉。”

“什么时候？”

“在我去世之前。”

他和她在马蒂斯新娘的注视下，坐在皮墩上喝酒；玻璃上的反光是照耀客厅的唯一光线。米歇尔开始抚摸胡里娅的手。他的手指一次又一次摸她手背上发青的血管，那里面流淌着无药可医的疾病。他在她胳膊上寻找血管的走向，感觉到她的脉搏在跳动。他说起马蒂斯想在《生活的欢乐》里表达的幸福时光的美好情景：天堂里一群裸体美人在跳舞，那位少女懒洋洋地在一边欣赏。胡里娅的血液里可能有毒素；但是，她的颈部白皙，挺拔，米歇尔在轻柔地亲吻她时，发现一股热流在她脖子上升降。他和她不慌不忙地亲热着，长时间地排练着这出爱情戏；一想到这一次激情会把他俩带到最后的高潮，二人就激动不已。不停地喝酒。不停地爱抚。不停地说话。

胡里娅问他：“美人多少钱？”

“五千万。”

“我想路易斯现在非常缺钱。祸不单行啊，所有的麻烦都来了。”

“咱们在这里不是很好吗？美人看着咱们呢。她希望咱们幸福。好了，来吧。”

米歇尔开始亲吻她的嘴唇。她张开嘴巴，让舌头与舌头紧紧地结合。他俩有意延长爱抚的时间。第一次拥抱之后，胡里娅只穿着解开纽扣的内衣和松弛的乳罩，她苍白的面孔变得红润起来，口中发出喘气的声音。但是，二人没有松开身体，一面再次喝酒，一面静静地欣赏着画架上马蒂斯的新娘。那个裸体模特是在似乎侧身的一瞬间被画家的笔触抓住的。马蒂斯把女孩的侧身动作变成了永恒的时刻。

二人再度拥抱，他俩的动作不能不让美人感到愉悦。一个成熟的男子和一个年轻、美丽，但是身心憔悴、患下不治之症的女人，正在做爱，仿佛是对马蒂斯的绘画之美进行参拜。自从米歇尔向她保证说，会有这幸福的一幕，她就多次梦见今天这个场景。二人坐在皮墩上喝酒；阵阵快感涌上心

头,使得胡里娅忘记了死神的脚步。但是,在她的喘息声中,米歇尔不清楚她是不是在哭泣,因为感觉到她嘴唇上有泪水的咸味。

胡里娅说:“我要千方百计让马蒂斯的新娘属于我。”

米歇尔轻声说:“我爱你。”

“卖掉一切能卖的,工厂、实验室都卖掉。对我来说,最要紧的是这幅画。”她态度坚决地说道。

“让我吻吻你。”

“我记得有一天你说过:面对艺术品做爱就好像是在大海里的帆船的甲板上做爱一样。眼下,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航行呢。”

“你在纽约,我的怀抱里,面对着马蒂斯的新娘。”

“我想再也没有比这更深的海洋了。”

“过来。把那个给我。”

“你要干吗?”

“把那个给我。”

“总有一天你会扔下我的。”

“绝对不会。”

“我快要死了。要么就是我丈夫没钱了。无论怎么样,我都会失去你的。”

“不会的。”

米歇尔拉开皮墩。胡里娅的眼神开始模糊起来。但是,在一片漆黑的脑海里,有个蓝色的光点从马蒂斯新娘身上传过来。凶猛的高潮席卷而来,她发出一声求救的呼声。这极大地感动了米歇尔,他格外用力地撞击着她的身体。

他紧贴着她呻吟道:“你永远是我的。”

胡里娅在呜咽声中再次叫道:“我爱你。救救我!救救我呀!”

经过一夜的缠绵，起床后，二人来到西乃山医院。虽然他俩事先没有预约，布兰顿大夫没过多久就接待了他俩。诊室的门没开之前，二人在候诊室里没有说一句话。胡里娅呆呆地望着地面；米歇尔翻阅着室内中央桌子上的《国家地理》杂志。一个女护士出现在玻璃门处，呼叫着胡里娅的名字。他和她走进一间木板房，三面都是图书。办公桌后面坐着布兰顿大夫，正在研究化验结果。他和蔼地抬起头，礼节性地问候二人，请他们坐下；随后，他继续看化验单。片刻后，他说话了，口气非常坦率。

“好吧，夫人。我的责任是对您说实话。我是从医学的标准讲实话的。”

胡里娅低声说：“我明白。”

“您是她丈夫吗？”

“我是她朋友。”米歇尔回答说。

“那我就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了。对吧？”

“是的。”

“夫人，您可能有子女、家庭、种种利益……虽然说病情可能很残酷，可我的责任是通知您：应该安排一下自己的事情了。化验结果表明没有乐观选择的可能性。”大夫神情严峻地说。

“两年多以来，我一直在做检查。结果这么糟糕是第一次。”

“有可能。但是，我只能根据化验结果说话。”

“那么，大夫，我该怎么办呢？”

“振作起来！您就这么想：有生没死，有死没生。您活着，死神就不来；死神来了，您也就走了。”

胡里娅直截了当地问道：“我什么时候会死？”

“医生永远不会答复这样的问题。生命是个神秘的现象。不过，您应该有所准备，应该坚强。”

“我的上帝啊！”胡里娅低声道。

医生说：“我知道这很残酷。我不能改变化验结果。这就是一切。您安



安静静地过日子吧。尤其是要自信！”

胡里娅在护士陪同下离开了办公室，去填医疗卡片。米歇尔单独留下来跟布兰顿大夫谈谈。可是，两个男人之间出现了尴尬的沉默。最后，还是米歇尔鼓起勇气问道：“您认为死亡迫在眉睫？”

“如果立刻采取紧急措施，您应该知道您的女友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根据经验，甚至可以肯定：末日发生在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看不出路上有半点光明。”医生站在办公桌后面说道。

二人走出医院，为了平静一下，在中央公园里一看到空板凳就坐了下来，尽管街口处就有乞丐。米歇尔让胡里娅靠在他肩膀上，她用手帕捂住嘴巴，哭泣声依然明显。

“知道有个阿拉伯谚语是怎么说的吗？”米歇尔为了安慰她就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

“谚语说：问行家，别问医生。”

“我的上帝啊！我要死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熟悉你的事情。”

“熟悉我？天啊！”

“有些事你应该知道。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你在巴塞罗那最早做的那次化验，结果就是阳性的，那个时候你们买下了毕加索的一幅画。结论是：急性白血症。医院预测说只能活三个月。后来，你们买下莫奈的睡莲，巴黎巴斯特研究所的报告结果也是阳性反应。结论也是急性白血症。没有办法治疗。”

“你们骗了我？”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你至今还活着啊。你怎么会马上就死呢？”

“真流氓！”

“你叫我流氓？”

“你是想让我相信为了苟延残喘就必须买下马蒂斯的新娘？”

“不是。”

“那是为什么？”

“相信我吧。你就是一件艺术品。我就是熟悉你的行家。”

“布兰顿曾经是休斯敦头号医院院长。他是最高权威。是真正的专家。我是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的，无路可逃啊。”胡里娅边哭边说道。

不远处那个乞丐仍然在注视着他和她，不住地微笑，似乎认为胡里娅流泪的原因是情场失意的结果。他起身告别了这对情侣，预祝二人幸福，因为将来回忆起曾经有一天为爱情哭泣过，就不会感到这么幸福了。乞丐向公园尽头走了。随后，米歇尔问胡里娅：送她去哪里？饭店？还是王子大道的房间？二人沿着第五大街散步，一直走到广场饭店的街口。马粪的气味再次把米歇尔带进大买卖的世界里。这时，胡里娅说，她特别想看看马蒂斯的新娘。

这一次没有开场白。二人刚一迈进房间，就扑向对方，双双躺倒在打开的皮垫上，仿佛祭坛上面对神像；胡里娅好像要把自己吞噬一样，使出浑身上下最后留下的一点力气。她那轻轻的呻吟声已经不再是放荡性质的了，而仅仅有一丝哀求的气息，大概是在哀求情人吧，或许是在恳求马蒂斯的新娘吧。

同一天夜里，在马德里，路易斯知道了纽约发生的一切：化验结果，胡里娅发现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她和米歇尔之间已经点燃的烈火，马蒂斯裸体新娘的报价：五千万。路易斯回答说：他准备买下新娘，哪怕是倾家荡产。如果需要，他打算从土地基金会借钱。他一定是这样考虑的：下决心借钱，就可以解决全部积累的问题。一种激情被另外一种更加强烈的激情给控制住了。就在胡里娅紧紧地拥抱着情人时，就在一对裸体的情侣面对马蒂斯的裸体美人时，路易斯这个痴情的丈夫口头认定要买新娘。他知道米歇尔在日内瓦的银行账号。

他斩钉截铁地声称：“米歇尔，几天后你就可以拿到钱了。不管上帝是不是愿意，我为我妻子买下新娘了。”

米歇尔回答说：“谢谢。胡里娅会非常幸福的。”

“我需要跟她说话。”

米歇尔把话筒递给胡里娅：“拿着。路易斯想知道你怎么样了。”

“路易斯，亲爱的……这打击太可怕了……不过我还好……别担心。”

丈夫肯定地说：“马蒂斯的新娘已经是你的了。”

“我的宝贝……”胡里娅低声说。

“我要马上见到你。去坐第一班飞机，带上画，快点回来！”

“你身体好吗？”胡里娅问丈夫。

“马上回来！心肝！我非常爱你。我需要你。”路易斯充满激情地喊道，随即突然挂断了电话。

去机场为她送行的有：贝迪娜、纳尔逊和米歇尔。在前往机场的途中，胡里娅眼神迷茫地望着出租车的小窗。没人打破沉默。她再次觉得自己是在与眼前的一切告别。后来，只有纳尔逊偶尔开个玩笑。他说，过一会儿他去马德里看望胡里娅。最后，米歇尔和贝迪娜也这样保证。在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柜台前，航空小姐问胡里娅有没有手提包。她回答说，包裹里有个私人宝贝。在她进入安全检查之前，米歇尔最后一次拥抱了她。他悄悄在她耳边说：“我是你的专家。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死的。这个月的最后一周，我会在马德里见到你。”

胡里娅把马蒂斯的裸体美人悬挂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准备在弥留之际从床上就可以欣赏新娘。她这样做是无意识的。她想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视网膜上永远保留着那个充分表现幸福的美人形象。与此同时,米歇尔则在纽约清理旧账。如果像在这个领域的最高权威预测的那样,结局发生在十月底,那么他应该有所准备。实际上,米歇尔已经为自己和贝迪娜在伊比利亚航空公司预订了机票;但是,此前他就检查过自己在瑞士账户上的动态。路易斯已经把钱打到账户,这样就可以肯定马蒂斯新娘的能量正在发挥作用。

胡里娅刚从纽约归来,由于死神的判决,完全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她在接受心理医生兼瑜伽功教师的安慰疗法;路易斯则相反,越来越显得神经兮兮。跑过几家银行的分行办事处之后,一回到家中,一言不发,像块木头。

心理医生兼瑜伽功教师卡洛斯,每天下午前往莫拉雷哈镇的豪宅,让胡里娅行按手礼。这时,睡莲池塘的水浓缩成秋天的青紫色。卡洛斯的哲理就是:那一池臭水里有一颗钻石,许多人的生活就是如此;可是这位医生不知道胡里娅活在人世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瑜伽课上,老师努力要他的女学生“意守池塘”,在她耳边说些长生不老的秘诀。但是,胡里娅根本不能入静,她心猿意马,激情澎湃,思绪从西乃山医院走向王子大道的房间,处于爱情与死亡的苦斗之中。

瑜伽功的老师问她:“躺在水下的钻石是什么样子?”

“钻石镶嵌在一个小眼镜蛇上。”

老师在她耳边低声说：“小蛇盘踞在你身体的哪个点上？闭上眼睛回答我。”

“我坐在蛇身上。”胡里娅下巴抵着前胸，说道。

他下令道：“弄醒它！”

心理医生引导小蛇（盘踞在胡里娅的尾骨附近）沿着她的脊柱向上爬行。瑜伽密宗教义称这条蛇为“贡荼利尼”，它一面经过性、心和灵，一面打开创造、爱情和认知的空间。当贡荼利尼到达头顶第七个圆轮时，练功者会感到成千的花瓣从天而降，幸福无比，但只有少数非常了解密宗的人能够企及。胡里娅对于练瑜伽功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在练功中无法躲避米歇尔在她怀抱里的情景，也不能回避布兰顿大夫那张面孔和可怕的宣判。贡荼利尼必须经过胡里娅的胯骨。这时老师发现这块骨头在顽强地抵抗小蛇的进攻。

胡里娅突然说道：“我不舒服。”

“怎么了？干吗要哭？”老师问她。

“我眼睛闭着呢。没流眼泪。你怎么知道我在哭？”

就在胡里娅走火入魔的时候，路易斯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一家耸人听闻的报纸上，把他和某些政治丑闻搅和在一起；但是，他仅仅是个企业家，从来不掺和党派斗争。起初是关于他交房时不履行合同的消息。随后，有个记者影射说，巴萨房地产建筑公司有侵吞财产的事件发生。最后出现了路易斯的名字，受损害者协会主席指控他有欺诈行为。为了支付马蒂斯新娘所需要的五千万，路易斯毫不犹豫地廉价出售了牛下水出口公司剩余的财产。毫无疑问，卖掉处理鲨鱼内脏和牛下水出口公司的剩余财产，换回来的仅仅是《生活的欢乐》的画稿，这只不过是净化生活。但是或许并非一切

都这么干净,因为人们看到路易斯在与银行家进行艰苦的搏斗;一段时间以来,报刊的呼叫声占据了上风,压倒了债权人寄给路易斯的通知单。海湾战争之后,欧洲经济发生了大危机。追慕虚荣的奢侈交易也随之结束。与路易斯同一个水平的企业家们纷纷落马;虽说他不准备投降,却已经感受到记者们的围攻;这让他暴跳如雷。

胡里娅虽然即将离开人世,却感觉自己比丈夫坚强,她千方百计让丈夫摆脱沮丧的状态。神秘源于无知。胡里娅从自己不幸的实质中,平静地把痛苦与艺术享受综合起来考虑。但是,如此平静的态度惹得路易斯发火。

一天早晨,他在床上问她:“你怎么能对着画稿纹丝不动地待上几个钟头呢?看出什么来了?为什么对着它傻笑?在冲它祷告吗?”

“安托瓦内特的目光是随着窗户上的阳光变化的。”胡里娅回答说。

“要是你有我眼前这些麻烦事,那……”路易斯打算抱怨一番,但是突然打住了。

“麻烦?你知道我快要死了,大概也就是几个礼拜的工夫,你还说你麻烦吗?”

“的确,的确。对不起,心肝。”

“你告诉我:办公室里出什么事情了?很重要吗?”

“你别担心。”

胡里娅问丈夫:“你刚交了马蒂斯的钱。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钱啊?”

“欣赏画吧。什么都别问了。如果你冲画祷告,也替我说上几句。”路易斯做了回答。

每个人面对命运的方式各不相同。喝酒可以忘忧,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路易斯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有时,连续喝上几家酒馆,迈进家门时就烂醉如泥了。夫妻房事早就丢在一边了。甚至不再要求胡里娅讲述她在纽约与米歇尔同床共枕的故事,而不久前这是让他十分开心的事情。相反地,死神临近的脚步声却在胡里娅心里产生一种非常病态的忧伤,



弄得泪水一生都没有这样甜蜜过。夜幕降临以后,她开始听音乐。由艾娅·费兹杰拉德演唱的《我爱巴黎》,让她流下快乐的眼泪,同时回想起幸福的时光。

一切都已经归纳成了协调:绘画、音乐、花园的阳光、秋雨打湿的刺柏芳香、落日的余晖。最近,她常常给晚霞分类,分析天空中胭脂红的层次。如果有飞机从屋顶上空飞过,她会想起那迷失的情人:他大概马上就会回到她的怀抱里来了。她对各种时间表一清二楚。从马德里机场前往纽约的飞机是在喝开胃酒的时候起飞;她从莫拉雷哈镇的花园里看见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可以看清楚机翼上的号码。从纽约来的飞机到达马德里的时间是早晨七点半。她在床上能听见飞机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有许多次她猜测或者梦见飞机。但是,她明白:总有一天米歇尔会坐这班飞机归来。

一天下午,面对马蒂斯的新娘整整看了一小时之后,胡里娅吃惊地发现:膝盖上原来有一块溃疡,现在消失了。这一回她感觉到溃疡永远消失了,不会再在别的部位出现了。腿上还有另外一些溃疡,她正在观察的时候,花匠特欧费罗走进门廊。他再次询问女主人要不要把池塘的水抽掉。

“别管它。”

“夫人,已经有臭味了。两三年没换水了。您知道里面会长出东西的。”

“劳驾,别管它。我害怕。”

“害怕?刚好相反,夫人。臭水会带来疾病的。”

花匠又问问她的健康情况,便动手去剪刺柏的枝叶了。忽然,他举着张开的剪刀,停在空中不动,说道:“夫人,我忘记告诉您一件大好消息了:从上周起,我们家里有医生啦。我的小儿儿子刚刚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可是无论什么人一有点不舒服就找他瞧病。”

“祝贺你啊,特欧费罗。”胡里娅说。

“现在他还得参加考试,好进医院工作。几个朋友打算开一家诊所。看看他们能不能办成吧。您想想吧:整个情况对年轻人很不利。”

十月的最后一周,胡里娅的心理动乱无法与路易斯生意方面的暴风雨相比。妻子完全顺从地听凭死神的摆布了;而丈夫则不能忍受破产的发生。路易斯的名字几乎整天出现在报纸上;或者出现在广播用心险恶的评论中。但是,没有人提及他收藏绘画的事情。他几家企业的经济问题,除去世界石油危机的原因之外,恰恰出在疯狂购买艺术品上:抽调了一些生意上的资金,甚至把几十亿的资金投放在家中的收藏品上;为了这个随心所欲的收藏,他不履行合同,在银行有透支行为。他的处境属于技术性破产;但是如果债主们早就知道他府上的墙壁和地下室收藏着大量艺术品的话,那么会推迟把他送上法庭的决定。

尽管他在收藏方面的情况也出路不明,绝大部分绘画和雕塑制品,他是用黑钱买的。如果他能拿出保证书,税务局可能会向他提出一些不愉快的问题。但是,还有更为严重的事情。石油危机也打垮了艺术品交易,尤其打垮了80年代末期发生的疯狂投机买卖。可能路易斯买下马蒂斯的新娘是那疯狂买卖下的最后一笔交易。现在,许多艺术品的价格连原价的一半都不到。

在纽约,拍卖会决定降低起价。画廊发现客户在减少。米歇尔和贝迪娜察觉到了艺术市场的衰落;但是,路易斯在金融方面的丑闻还没有传到他俩耳中。二人在谈及路易斯夫妇的时候,只提及胡里娅的疾病。由于她的死期日渐临近,米歇尔和贝迪娜等候着随时可能来到的紧急通知:飞向马德里。

可怕的消息来源于一次聚会:米歇尔和贝迪娜出席了西班牙画家阿莱克斯·索莱尔举行的晚会,地点是59大街与麦迪逊大道交叉的一处豪华住宅,因为索莱尔以百万美元的代价把几幅画卖给了一个委内瑞拉人:此公尚且不知经济危机已经发生,有些钱在手里烧得慌。参加聚会的人有在纽

约的几位西班牙侨民、行业人士、记者、艺术家和塞万提斯研究中心的职员。贝迪娜在起身去斟酒时，偶尔听见一个马德里的记者在说路易斯的名字。她停下脚步，因为不敢相信听到的内容。

贝迪娜问道：“你说路易斯出什么事了？”

“说是开枪自杀，或者是有人给了他一枪。不太清楚。你认识他？”

“可是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的是有人发现路易斯死了。他不会是你的朋友吧！”记者惊叫起来。

贝迪娜伤心地走回原地：沙发上几个人在闲聊纽约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她把惨剧讲给米歇尔听。米歇尔心里想，胡里娅终于倒下了：故事结束了。他双手捂住面颊，这时他听见贝迪娜在说：去世的不是胡里娅，而是路易斯。具体情况不详。

“会是自杀吗？”

“我不相信。”米歇尔答道。

“有可能是报复吗？”贝迪娜追问道。

“我不知道。他的麻烦实在太多了。”

“十有八九是自尽。”

“没有一个收藏家是自杀的。这是一条老规矩。我想这一回也不会被破坏。”米歇尔说。

米歇尔回到王子大道的书房时，电话机上的红灯在闪烁：有信息。米歇尔按下键钮，他只听见一阵夹杂着断断续续说话的啜泣声，他虽然听出那肯定是胡里娅的声音，但是弄不懂其中的意思。这时西班牙还没有天亮。可是，米歇尔决定给胡里娅打电话。但是，莫拉雷哈镇的住宅里无人接听。

三天后，米歇尔回到了马德里。有些报纸还在说企业家路易斯这个案

件。除去胡里娅的说法,米歇尔已经知道案件的详情。据报纸说,路易斯头上挨了一枪,用的是收藏家的武器。警察来到尸体旁边的时候,扳机上拴着一个优质卡片,上面写着:“漂亮的左轮手枪,按口结构,收回式扳机,环行火焰,枪柄镂空雕花。出厂价:十万比塞塔。”路易斯自从在拍卖会上买下这把左轮手枪以后,就把它放在餐厅的橱窗里了。现在枪柄上有些属于胡里娅的指纹,血液没有把这些指纹冲掉。

在回答警官的询问时,胡里娅说,枪响的时间是下午六点钟。这个时候,她常常是一个人在家,因为一个女佣休息去了,另外一个去邮局寄信。枪响的时候她在门廊里听音乐。她立刻跑向卧室,看见路易斯躺在血泊中,便本能地从他右手里夺下手枪。调查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尸体上射入的弹孔是在左边的太阳穴上。自杀怎么会用反手呢?

警察还询问了女佣。谁也没有供出夫妻近日来激烈争吵的情况。一个女佣说,实际上,夫妻经常吵嘴,但都是艺术方面的事情。尽管胡里娅的指纹就在手枪上,尽管女佣的证词有些矛盾,人们就是看好自杀的假设,理由是房地产建筑公司出了丑闻以及路易斯这个企业家正遭受经济困难。当胡里娅说,她有不在犯罪现场的铁证时,对她的怀疑就排除了。

警官说:“拿出您的铁证看看吧。”

“您看看这份报告吧。”胡里娅递给警官一个开口信封。

“这是您丈夫给法官的信吗?”

“不是。是我的东西。我的坦白交代。”

警官一面读着西乃山医院布兰顿大夫的诊断书,一面不住地说:“夫人,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

“几天以后我就死了。这证据还不足够吗?”

“足够了,夫人。对了,枪响的时候,您在听什么音乐?”

“一首约翰·科尔特兰的叙事诗。您认识他吗?”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胡里娅又补充说：“我甚至能给您描述那天的晚霞。”

“您还收藏落日？”警官问她。

“山顶上方有红红的光晕，放射出一道五颜六色的霞光，照耀在地平线上。这能用来消除对我的怀疑吗？”胡里娅讥讽地问道。

“我估计有用。虽说艺术也可能扭曲某些人的感觉。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天下午我是打着雨伞的，因为在下雨。”警官顺便说了一句。

“不对。您好好想想吧。”胡里娅叫喊起来，“莫奈的一幅画面上，大山有一道紫红色。您知道莫奈吗？”

“不知道。”

“也不知道马蒂斯？”

“这个名字听过几遍。我看见您的卧室里有一张画。我注意到了那个裸体美人。”警官说道。

“只有为她才可能自杀。”胡里娅说。

经过法医检查之后，过了几天，收藏家路易斯的遗体就火化了。随后在萨拉曼卡区教堂举行了送葬仪式；出席的至爱亲朋人数不及参加展示毕加索人头像晚会的四分之一。其中有贝迪娜、瑜伽功教师、花匠特欧费罗及做了医生的儿子、两个摩洛哥女佣、一直到最后都无限忠于路易斯的职员。露面的还有阿尔瓦里托·阿优索，留着波希米亚人的胡须，曾经开诚布公地最后贷款给死者，此举刚好成为水溢出杯子的关键一滴：阿优索被银行开除。胡里娅旁边站着米歇尔，站在吊唁队伍的第一排。在路易斯飞黄腾达时出现在他周围的艺术家的政治家、银行家和艺术评论家，都没有出席葬礼。队伍的最后一排站着几个旧货商人——他们的老同行拉来做陪衬的。在圣水池边，瘦骨嶙峋的老画家贝博斜靠在那里，好像靠在卡扬格酒馆的柜台前一样。

葬礼结束后，吊唁的人群都前往米歇尔安排的最近一家咖啡馆，那里足以容下大家舒适地喝巧克力茶。自从米歇尔回到马德里以后，路易斯的遗孀没有同他交换过任何信息，只是在葬礼上眉来眼去地传递过同谋性质的目光。但是，现在二人同坐在咖啡馆里，就在别人大谈巧克力是多么美味香浓的时候，胡里娅用神秘的口气告诉米歇尔：“路易斯本来是要卖画还债的。”

米歇尔说：“我猜到了。”

“他没法承受了。我明白他是绝望了。可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胡里娅低声道，口气十分坚决。

“今天那些画价值连城啊。千万保密。”

“市场是像人们说得那么糟糕吗？”胡里娅问。

“市场好坏没关系。把那些画好好藏起来。别让任何人知道。大作永远不会没有市场。不愁没有发狂或者发情的百万富翁。”米歇尔说。

“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让路易斯明白。”

“什么事情？”

“只要马蒂斯的新娘不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我准备付出一切。”

“你的健康情况怎么样？”

“自从我知道新娘是属于我的了，就觉得浑身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力量。多年以来没有这种感觉了。”

“你必须给我讲讲那天下午就在响起约翰·科尔特兰萨克斯管的音乐时，发生什么事情了？”

“改天再说，改天再说吧。”胡里娅低声说。

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杯盘撞击和人声鼎沸的嘈杂声中，胡里娅和她的情人悄悄交谈着。但是，与此同时，就在别人把三张桌子围成一圈喝巧克力茶时，贝博在认真观察胡里娅。突然，她站起来，走到胡里娅身边，说道：“假如你想跟新娘一样，你就得穿戴得像小妓女。”



“为什么？”胡里娅吃惊地问道。

“米歇尔告诉我你有一张马蒂斯的画稿。”

“是的。”

“我想看看。”

“只要您愿意,随时可以来。明天吧。”

“假如你穿上花边衬衫,红色的纱巾,头发上插花,那样子会很好。”贝博补充道,用大下巴努努嘴。

葬礼后喝着巧克力茶,又冒出另外一些大新闻。阿优索暗示贝迪娜,纽约的汉堡包让她肥了一圈。她回答说,不是汉堡,也不是垃圾食品让她发胖,而是她的未婚夫纳尔逊让她怀了孕。没人拿她这番话当真。贝迪娜也不打算为阿优索解惑,因为他问她,父亲是否知道此事;她未婚夫是否会继承她父亲在银行的理事位置。在另外一侧,花匠特欧费罗的儿子、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刚刚在门诊化验室找到第一份医师的工作,他将代替一位已经去国会工作的同事的岗位。医院已经聘用他,试用期一个月。经过花匠的一再坚持和反复请求,胡里娅仅仅是为了让花匠高兴,同意给小医师一次机会:接受尿液和血液检查,小伙子在家中取样品。面对巧克力茶杯,他对胡里娅说,请她明天在家里等候结果。到了茶会的最后,几位好友商定:在胡里娅的府上聚会,邀请贝博看马蒂斯的新娘。

站在马蒂斯的画稿面前,贝博判断说:“对,就是她。这道光线对她正合适。马德里十月的下午真是妙不可言。”

米歇尔问她:“你至今还记得她?”

“毫无疑问,这是安托瓦内特。就是这张画稿曾经挂在我们巴黎的画室里。它在我们的阁楼里度过了世界大战。看见没有?这里还有图钉的痕迹。那时候,她是个小妓女。”

离开卧室之前,胡里娅指着地面上说:“就是在这里。”

米歇尔大声说:“别提它啦!”

贝博问道:“这是你丈夫倒下的地方?”

“他倒在这个家具脚下,眼睛望着画稿,死不瞑目。我再也不能睡在这间卧室里了。我的东西已经搬到客房里去了。”

胡里娅等三人回到门廊的时候,别的客人仍然在喝酒,欣赏着落日的景象。山顶的边缘有一道紫光,画家们常常用这样的颜色表达惆怅的阴影。这时,一辆摩托车开到栅栏门口,接着响起了门铃声。这是花匠的儿子、小医师阿特里安。

阿特里安一面走过来一面挥动着一个信封,说道:“这是我当医生的第一份作业。”

米歇尔心里想:“又是那该死的化验单。”

“给我吧。”胡里娅说。

“我跟一位同事商量之后写出了化验结果。”

胡里娅问他:“小伙子,你真懂医学吗?”

“结果很好。一切正常。根据我同事的看法,你原来有过血液功能紊乱。但是,现在红血球、血小板和白血球的所有指标都已经正常了。”

胡里娅、米歇尔和贝迪娜异口同声地问小伙子:“你那位医生朋友是什么人啊?”

“是个巴基斯坦的帅哥,也在化验室里实习。”

胡里娅迷茫地望着地平线。秋日晚霞的光线已经变得青紫了。所有了解内情的人们都默不作声地喝酒。贝博看看胡里娅。瑜伽功老师也看看胡里娅。等到胡里娅回过神来之后,她冲大家笑笑,接着,把花匠叫了过来。

“特欧费罗,我想应该把池塘的水抽掉了。”

“夫人,早就该抽掉了。”

心理医生兼瑜伽功老师问她:“你真的愿意把水抽掉?”



“是的。”

花匠接通了一个小排水泵；很快，发臭的水面在下降，渐渐露出了睡莲的根茎。所有肮脏的东西都通过水龙头排泄到花园的尽头去了。池水排干净以后，几只蜘蛛失去了保护，拼命在碎石缝隙里寻找藏身之处。胡里娅站在一旁沉思，一面望着花匠干活。她等待着突然之间钻戒显现在水草根处。但是钻戒没有出现。胡里娅坚持要把池塘彻底弄干净，以便在注入新水之前检查每个角落。

花匠问道：“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几年前，我把钻戒掉进这里了。”

“金钻戒是不会腐烂的。如果它在这里，这里一定会有。”

整个池塘一寸一寸地查了一遍，所有的脏东西都被仔细地过滤了，睡莲的叶子和根茎都经过花匠的翻检，钻戒没有出现。客人们都围拢在池塘旁边。

“我不想说自己有先见之明。”瑜伽功教师说道。

“说吧。”米歇尔请求道。

这位教师解释道：“这条有小蛇的钻戒或许仅仅存在于胡里娅的想象中；最后，她把这个名字记在心上了。”

贝博嘟嘟囔囔地说：“心理学家的胡说八道。”

贝迪娜问道：“如果没人碰这个钻戒，怎么可能消失不见了呢？”

胡里娅低声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想。这些年来，这条蛇给了我健康。可能现在我不需要它了。”

花匠端着水龙头问道：“可以灌新水吗？”

“可以。”胡里娅回答说。

那天夜里，米歇尔和胡里娅单独留在家中的时候，二人慢条斯理地喝

酒,不慌不忙地回忆起自从相识以后发生的一切。客厅里悬挂的每一幅画都让他俩想起共同生活中的故事;大概没有比这更加牢固的纽带了。有些作品与简单的利益有联系;另外一些作品传达了爱慕之情。这是快乐的回忆,或者是对死亡临近的焦虑。随着艺术对胡里娅的启示越来越多,缺乏了那种对艺术的激情,她就丝毫不能理解这个世界了,胆量也就大了许多。

米歇尔问她:“新娘在哪里?”

“我把她挪到客房里去了。”胡里娅答道。

“你把韦登的《耶稣下十字架》拿掉了?”

“是的。”

“我想看看。”

这对情侣走进了那个天花板上有大镜子的房间。屋内有园子的气味。在玫瑰色灯盏下营造出来的热烈气氛中,马蒂斯的新娘出现在墙壁上并且注视着他和她;二人手里端着威士忌酒杯坐在床边,回敬着新娘的目光。

米歇尔评论道:“她不是那种威登笔下哭泣的圣母。”

“这个女孩是裸体的,看上去很幸福。”胡里娅说。

“你身体怎么样?”

“还好。”

二人把酒杯放在地板上,双双躺在豪华的大床上。在客房玫瑰色的暗影里,二人赤身裸体的影子映照在天花板的圆镜中。安托瓦内特的裸体也出现在镜中,以同样波涛汹涌的动作,参加这场游戏。胡里娅的眼睛炯炯有神。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马蒂斯的新娘 = L A N O V I A D E M A T I S S E
作者 = (西班牙) 马努艾尔 · 维森特著 ; 赵德明译
页数 = 1 3 9
S S 号 = 1 2 1 7 5 9 1 3
出版日期 = 2 0 0 8 . 0 4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